

吳稚暉先生著

拙齋客座談話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上海泰東圖書局書目

新華春寢記

楊塵因先生著

三國演義什麼書歷史小說也水滸傳什麼書社會小說也紅樓夢什麼書言情小說也全國人誦之百讀不厭什麼緣故乃其魔力足以引動讀者之興味也本書敘事之精神脫化三國寫社會之現狀儼如水滸述兒女之情態勝似紅樓描寫已往之陳跡啓發未來之觀感不僅動人興味實具改良社會之偉力誠近今絕無僅有之大著述也全書七十餘萬言分釘四種錦匣裝入

種 甲

精製布皮金字
裝釘二大厚冊
定價大洋六元

種 乙

平製分裝十冊
定價大洋五元
零售每冊五角

種 丙

縮本精製布皮
金字二大厚冊
定價大洋四元

種 丁

縮本平製美麗
封面五大厚冊
定價三元五角

臚盒客座談話

客問

倫敦有急事。
亦發號外否。

答曰。號外者。晚報不發達國之把戲。倫敦晨報十有一。而晚報亦六。其售價一辨士者。四。售半辨士者二。售半辨士者。一曰「夕報」。一曰「星報」。分隸於保守與進步兩黨。每日各銷七八十萬分。晨報早四時已載送火車。而六時則遍於街頭。所謂晚報者。早上十時發初刊。中午添入要聞發午刊。由是而下午二時四時六時。皆添入要聞。改動行次。發三刊四刊五刊。至七時半而終刊乃出。終刊於要聞欄前。預留空白。倘出板後尚得要聞。則排小板。以特別手機印上。戰時夜間九時與十二時又印戰刊。雖名戰刊。仍爲大張全分。無所不載。蓋平時六次者。至此乃七次或八次耳。戰時晨報社亦間有夜間增出戰刊者

一辨士之四報。次數略減。每日止發刊三次或四次。銷數亦在二三十萬分以上。無論晨報晚報。每次刊布。皆先印其中最要新聞一二端。用拳大字粒。刻於白紙或黃紙之招帖上。售報店前。遍豎招帖之牌。賣報路口。遍鋪招帖之紙。叫喚賣報人之手中。亦各

曳招帖數紙。憶辛亥武昌革命突起。巨兩三月。每日晨報與晚報之招帖上。均五光十色。大書中國革命消息。晚報六七當時不止六七家。招帖時更動色相視。更迭出探。鼓掌馳報如狂。每適鬧市。坐街車上行二三里。見數百處黃白雜糅之招帖。動身時見甲城將下者。途中疊見甲城已下。乙處響應。至市上。又見丙省獨立。其爲狂迅震動。不可思議。故東京市上之鈴鐺。望平街口之人牆。比較而想。各有風味。但望平街之人牆爲至暫。開時較彼行望平街如行墟。慕間嗚呼中國之報况。東京鈴鐺亦遲久而一動。不若彼於世界。幾乎每週皆若有大事。招帖林中。時時表顯其發狂。

客問

所謂晨報與晚報之招帖爲狀若何。

答曰。其尺寸大小。適類於上海報紙之一板。假如中華新報每日三大張。而倫敦報紙之招帖。恰得半大張。前已說明。或用黃紙。或用白紙。而「星報」與「夕報」兩晚報。有時有即用其舊報者。專載新聞之一面。並無廣告等之粗花大字。則以拳大字粒刻其上。遠望亦不礙眼。然此特半辨士之通俗報紙爲之耳。若高等大報。如「太晤士」

等。皆極爲講究。有時套印兩色。插畫甚多之諸報。尙印放大最要圖畫於招帖之上。譬如上海中華新報。亦仿用招帖。則爲狀當如左方。

星期四
報新華中

黎大總統
特將
銀裝鏡邊之小影
特贈
日本公使林權助氏

中華民國六年二月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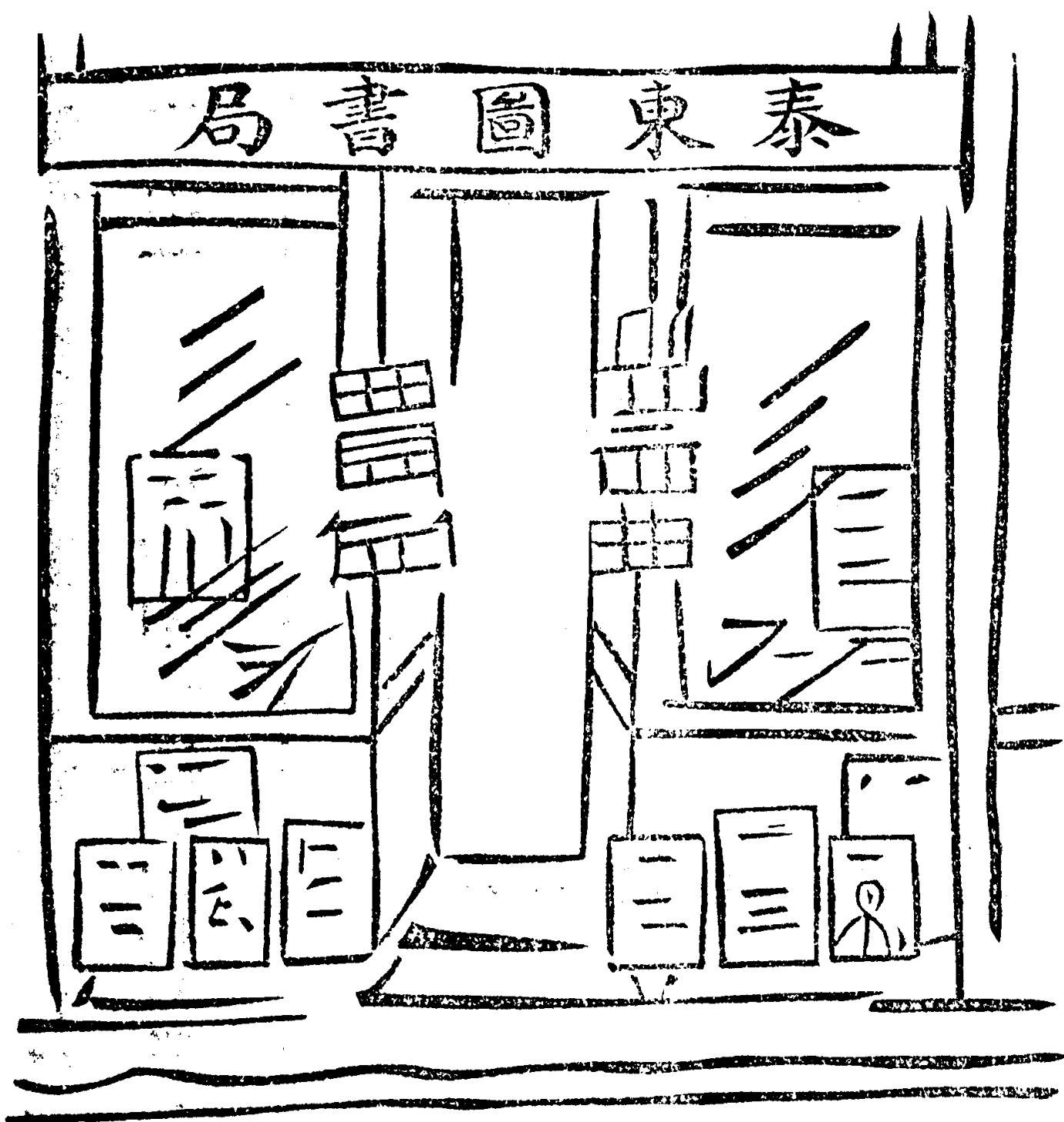
觀於上圖。略見倫敦報紙招帖之形似。嗚乎、中華新報在上海。承讀者諸公之雅意。相待尙不薄。然全日消數。不及萬分。倫敦「郵報」一家之招帖。且有數萬。一錢不取之招帖。其紙數尙多於上海數家報紙之數也。

客問

所謂報帖之牌。滿於賣報店之門前者。爲狀不知若何。若如上海煙紙店之模樣。牌將置於何處。請言其詳。

答曰。上海店鋪。雖近來逐漸改從西式。然舊式鋪頭。與西方大異其趣。非如北京琉璃廠南紙店之形狀。略似西洋文具鋪。上海之煙紙店。則純粹南方舊式。櫃台之一角。放

着七八分報紙。雖比較內地。已如鳳毛麟角。得此裝點文明。感念吾國文化之程度。涕極。不得不破以爲笑也。雖然。若以連帶而想西洋之賣報店。則謬以千里矣。西洋賣報店。十八九皆兼售文具。故吾適纔想及琉璃廠之南紙店。略似其文具店者。卽文具店與賣報店。兩相映帶於吾之腦中也。而文具賣報店之大者。間亦代售書籍。上海朋友



若欲留一形貌相似之意影。則四馬路就華式房屋。改良而裝門窗之書店近之矣。亦文具書籍。陳列滿窗。僅少窗脚下之報帖牌。玻窗門前之懸報架。裏面櫃台邊之攤報檯耳。然此種書報文具店。亦不過局面甚大之街市方有之。本欄草繪一圖。乃倫敦文具賣報店之普通式狀。而每街爲有數家者。觀其窗脚下列有報帖牌六七面。兩面大玻窗內亦各懸一報帖。店之中

間入口玻窗兩旁。則懸鐵絲架。各報橫摺。層列而插其上。所插必有十餘種。每種各數分。客有懶入店內報檯取報者。即可拔自架上。投錢於櫃。忽忽而行。店中人則將新報時時增插於架。報帖牌亦隨時更換。每牌有黏貼十許層者。

客問

然則西洋之煙紙店。與報紙並不作緣矣。

答曰。上海之煙紙店。自是一種特別相連之營業。且多兼換銀洋。西洋固無銀洋之可換。而紙亦不同。煙亦不同。上海紙店之紙。西人視之則原料而已。別有售賣機關。不登於市肆。市肆所有。則文具店中之信箋稿本。已製成尺寸者耳。煙則上海固亦多有兼售紙捲雪茄者。然西洋紙捲雪茄。則爲一種單獨營業。不與紙張有連帶關係。烟店之多。亦每街必有數家十數家。夜深燈火通明。達於亥正者。惟酒店煙店糖店而已。餘則十八九皆八時或十時閉門也。無巧不成話。西洋小街之下等文具書報店。因開銷大不易。多有兼售香烟糖食。及小孩玩具者。然則亦不能謂西洋報紙。絕不與煙紙作緣。蓋文具內有紙。兼售香煙。則又有煙也。一笑。

客問

西洋幣紙劃一。自無兌換銀錢之必要。但日本尚有兩替店。以換多額之貴幣。謂西洋欲挾一多額之貴幣。購買最少數之物。則又何如。

答曰。英之金鎊。法之二十佛郎金錢。與德之二十馬克金錢。僅抵華幣十元左右。在彼人之目中。止看做華銀一餅。假以華銀一餅。向賣菜者購菜兩三角。欲令找錢。大都有難色。若購數十文之物。交涉於負販之人。更無找換之事。在西洋單購數十錢。值英幣一辨士之物。而以金鎊使人找錢者。固屬甚少之事。然遇不得已時。較大之菜攤。亦能欣然樂受。否則彼亦必能代向近處店鋪換得零錢也。若數至兩三角。值英幣六辨士之物。挾中國一元之銀餅。找換有難色者。彼挾十元之金鎊。無不找換自如。毫無爲難。紙幣雖間有一鎊之數。而全世界通行之英倫銀行票。則起碼五鎊。約合中國五十元。而找換亦甚便利。即有人不願使人爲難。欲得零錢以買零物。最便之法。即持五十元紙幣。向郵便局購郵票三角或五角。卽隨意找得零錢。郵便局固數十百步之內。卽可得也。

客問

郵票用處甚狹。非人人所需。因換錢而贖買之。豈不空閣。

答曰。購郵以換票零錢。原不過特別之一法。非人人所必爲。因要求找換可。直向路旁大店乞換亦可。各法皆便。惟大都必犧牲短時之柔言怡色。往往有時非所願。不若郵便局之直接。因郵便局零錢既多。且略有應當收兌國家紙幣之義務。至於吾人之觀念。以爲郵票非人人所需。則彼中人必至不解所云。因卽數齡兒童。亦艷慕與親長通問。故中人之家。每父母與其兄弟通候。其子女亦作書請安。斷無附入父母信筒之理。必向父母乞得郵票。另函發之。父母亦欣然給與。且導之數爲。比鄰小兒女之相見。各屈指而數其所發之信。多則以爲榮。面有得色。不如人者色頓沮。故居家晨起而無郵夫捺鈴打門之聲。衆皆鄙笑之。

客問

西洋既通信如此之盛。每家必有郵筒。何必再有捺鈴打門之事。

答曰。各有郵筒固矣。即無特別受信筒者。於門之下半正中。必有一狹縫。精銅飾之。以便納信。即報紙等亦可塞入。然郵夫既將郵件送入特別之受信筒。或普通之門縫內。有鈴者捺鈴。無鈴者叩其門環。門有一環釘在門之正中。或圓或長。形式不一。或銅或鐵。皆鑄成花紋。頗有高價者。專爲叩門之用。皆報知室內。使

其急往受取。捺鈴與叩環。有一定程式。重且聲急。連爲兩次者。郵夫也。猛作一響。送達商品等之粗人也。輕響一次。其聲甚微者。類似乞丐者也。輕輕疾擊四五次者。賓朋也。或則有身分者也。故若叩門捺鈴之法有誤。往往受婢僕之輕藐。其人望信也殷。在床上聞門鈴猛擊兩下。必披衣急起。或卽不急盼信。聞此聲者。亦公認爲非惡聲。故枕上聞郵夫叩門聲。晨餐桌上在食器邊看晨報。皆早起第一樂事也。

客問

君言倫敦夜深。百肆皆閉。惟煙店糖店酒店仍燈火通明。開至夜半。是無怪上海半夜煙紙店亦於大門開一小竇。售賣紙煙矣。東西洋吸煙之風。何其盛耶。

答曰。倫敦吸煙者固多。然所以每街各有數家或十數家者。其惟一原因。則因倫敦人口七百萬。需求甚多之故。倫敦所售之烟。如強盜牌三砲台之類。與上海所售者十八九相同。惟同一品物。較上海之價昂數倍。其物運輸三萬里。來自倫敦。售價反遠廉。則傷心之事。固因關稅不能增抽。而烟店亦不能抽特別之捐故也。倫敦烟稅則重徵之。烟店又重捐之。故上海售一角之烟。倫敦出產地。反售三四角耳。惟生活程度。彼此相較。上海亦遠下。縱使烟價較賤。不應吸煙之程度。反超過倫敦。乃吾所見之現像。則竟

有如此最可痛之事。西洋除俄國之女黨員。及西歐之妓女等。間有吸烟外。而一般婦女。皆以吸烟爲可恥。貴重之婦人。決不入車船之吸烟室。在宴會之客室中吸烟。必告罪於女賓。得其允許而後可。大都至吸烟時間。女賓皆散往別室。不料行至新嘉坡。卽見上等華僑家中之婦女。與客同一爲吸煙之酬應。上海亦有名門婦女。對客口含紙烟。自以爲寫意。其實口中銜烟之情狀。若令本人對鏡自照。亦必忍俊不禁矣。噫嘻。

客問

酒店之式狀亦與上海之
馬上侯言茂源相同否。

答曰。雖頗不同。然法國之酒店。則列桌而飲之情況略相似。中國舊日小城。有倚櫃而飲者。恰與英國酒店同一風味也。雖英國酒店之裝飾。自然不與中國之酒店相同。然酒者中除內部間有特別一二小室外。其普通飲法。皆倚櫃而飲。英國酒店之裝置。適於街角。故英國城市所有之四達或兩達之街角。無不爲酒店所占。譬如上海福州路與湖北路之四達街角。繡雲天長樂茶社。薈芳茶社。與大新旅館。幾乎莫不當爲酒店也。蓋所占者爲街角。則可數面開門。室心圍一半圓之櫃。當墟酒保。與當墟酒婦。三五

立其中。每門所入。與別門所入者。隔以板屏。各不相見。而皆達於半圓櫃之一面。每門所入之餘地。普通約有五六尺見方。前有櫃。後有門。門皆玻璃。隨入即關。左右有板屏。恰似豬欄。



然飲者立其中。少則三兩。多則十許。各置酒盃於櫃上。錯立而飲而談。其樂陶陶。有立至三四小時而不倦者。酒店等級不同。高等人入飲之店。為數頗少。十有七八。皆為工人流氓等之娛樂場。此等人棄其妻孥之養而不顧。樂此不疲者。大略與昔年我國小烟間之羶聚相似。本欄所附之圖。即倫敦普通酒店中。有若豬欄之一角也。櫃內立當墟女子兩人。飲客三人在櫃外。凡中下之酒店。當墟者皆女子也。

客問

英國酒店之當壚女子。亦如向日
小煙間坐櫃婦人。有誨淫之意乎。

答曰。此純然不同。西國男女之交際。與吾人大異其趣。驟然而以吾人舊習慣。評斷而稱之爲貞爲淫。皆屬隔膜。蓋全社會之組織既異。自然同一舉動。而變成行爲者亦異。今之新人物。既以其自國之舉動。行其放僻邪侈。復來取外國舉動。可助其放僻邪侈者。保障其行爲。其實他人有如是舉動。不必定有吾人行爲。吾人近日效法他人。尙無大謬者。如慈善會之貴女售物。幸猶少有人詬爲招引游蜂浪蝶。執此點以評新舉動。庶得思過半。但此爲別一大問題。當俟有機會。另詳述之。至於酒店之當壚女。不過因西國近時女子受教育者既多。羣起而奪男子之職業。故英國如辦公處之書記。郵政電報局之助手。商品店之夥友。飲食店之侍者等。半爲婦女。而酒店從同。如謂酒店之當壚女。絕無與飲客鬧成曖昧者。此亦非事實。但此當作爲別一問題論斷之。即教堂之牧師。亦或與祈告之信女有邪緣。不可指凡入教堂之信女。皆爲奔婦也。總之英國酒客之倚櫃而飲。僵立三四小時。不以爲倦者。無非結成一種習慣而已。故有種酒店。

純用於思於思之酒保。亦飲客滿室。儘有僻冷酒店。妙女當壚。而立客寥寥。故當壚女子之問題。絕不與於其人之酒癖也。

客問

僵立而飲。有何趣味。真所謂
唧蛆甘帶。別有性癖者非歟。

答曰。此中沈湎糟麪者。固有一二。大多數亦不過工餘之暇。方聚以類。談說無稽。藉增笑樂。又或有失業無聊。尋友一醉。既澆魂魄。又詭消息。下流之社會。甚有舉家轟飲。鄰店男女雜沓於豬欄。自矜至樂。最近數年。禁止十四歲以下之兒童入飲酒店。於是當星期六日之夜。飲興最狂時。往往羣母飲於門內。嬰孩之車數輛停門外。巡警默然有莊容。去車數尺而立。邪睨諸孩。若爲照料。亦若怒其荒唐。幸而西國小孩不畏生人。亦不數啼。或熟眠車中。或各坐車內。兩孩相對。微微作笑。偶有呼噪者。母或携盃出門外。就車微飲其孩。倘若有高等人經過。瞥見之。似有不贊成之色。然亦不顧而去。余寓傭婦有子。失業已有年。無錢買飲。然常日立近處酒店門外。與同病者錯立雜談。時或有人招飲。亦即入得半醉。其母希望彼能赴坎拿大作工。彼不願往。嗚乎。幸而到處酒店

內外。此等衣冠敗舊。戀戀不願離鄉。以窮餓博一飲趣者。尙多其人。否則若各有野心。外殖。彼之政府與社會。固正多方誘導。冀其出走。則每一酒店門外。僵立之客。一至其可以侵欺之鄉。其身分固立變爲洋大人。目中所見者其人甚多其僵立之腿。立變爲外國火腿矣。

客問

素聞西洋消閑廢業之地。則爲加非館。英國於酒店之外。尙有加非館乎。

答曰。英國在倫敦等之大都會。自然亦有加非館。然式狀與大陸之所謂加非館。全不相同。英國之加非館。外貌與上海泥城橋之巴利飯店等略相似。皆關窗閉戶。聚坐於室內。入加非館者。皆富商遊客之類。絕不普通於一般之人民。另有茶店一種。皆集大公司而設。每一牌號。其門面之裝飾。內部之位置。一切相同。全城開設百十處。如是之茶店。在倫敦有三大公司。各有百餘分店。如上海南京路及福州路等街。每隔數十家。必設一分店。清淨之處。卽如楊樹浦徐家匯等。亦必有其分店一二。此雖名爲茶店。實則加非等之飲料皆有。所專賣者。則爲麵包餅食。西洋人視之如餛飩炒麵湯糰燒餅。

之類。吃點心者入之。市上盈千累萬之店夥。或市外之工女學生等。飲食節儉者。午夜皆依時就食焉。故此等茶店。午間尙有限定十餘種之肉食及補丁等。以供簡便之午餐。如是即名之爲飯店亦可。正式小飯店如上海番菜館之類。者又在此菜店以外到處開滿。最近之十年。開設此等茶店公司者。皆占資百兆。賞錫勳爵。其一即爲猶太人。賞錫勳爵之故。因備辦軍用麪包等。能應期候。爲有功耳。歐戰既開。此猶太人之茶店公司。又承辦麪包餅食。倘協約國勝利。此猶太人又當晉爵矣。此猶太人亦如滬上大滑頭。善設繡雲天新世界等別開生面之娛樂場。彼將所謂茶店。提出十許處。皆裝飾格外華麗。與向有之大加非館相似。而價則極廉。故尋常茶店。本鮮有爲消閑而至者。而彼十許大茶店中。年來居然士女如雲。頗有大陸加非館之風味矣。然仍關窗閉戶。終不如歐洲大陸上加非店之暢爽也。

客問

歐洲大陸上之加非館。爲狀若何。

答曰。歐洲大陸上街市之狀況。格外見其美麗。而巴黎以二百萬人之都會。其鬧市之

繁華。居然似勝於七百萬人之倫敦者。蓋有數點。倫敦之外貌。頗與上海南京路之河南路江西路間一段相似。今河南路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之大建築。亦可比於倫敦之鬧市。然英人闢路。吝惜地面。上海之馬路。可比倫敦。決不能比巴黎與柏林。巴黎街道開闊。路旁水泥之道。往往較南京路水泥道三四倍而闊。且遍植路樹。金碧樓臺。掩映於綠樹叢中。此比較一美麗也。英國市中建築。大都與黃浦灘一帶相似。然皆高下參差。且三四層而止。大陸則普通七八層。每一街市。大都房屋高下相同。崇樓聳漢。雕欄彌望。此比較二美麗也。其第三層之比較似繁華者。則加非館亦增形式上之美麗。足以炫耀於俗目。大陸加非館之式狀。在上海無可形容。因即上海昇平樓青蓮閣等惡俗之茶館。亦如英國茶店。陳座於室中。非入門登樓。莫能見其飲客之雜遝。大陸加非館。皆設於平地。樓上往往爲客店。百窗洞開。門戶不設。室中每爲浩大之廣廳。設座千百。延及門外水泥道上。亦設桌三四重。千百其坐位。檐前遍懸大號弧光燈。夕陽在樹。電火萬千。紅男綠女。擠坐千人。數百步之間。街之兩面。六七加非店相對雜設。則狂恣情形。有如日日遊山。天天賽會。感於腦影矣。

客問

枯坐加非館。與南人之枯坐茶館相似。不知此中究何意味。

答曰。無論加非與茶館。皆不過一種風俗上之習慣。有如乾燒紙煙。焦唇涸舌。靡鉅億之金錢。爲貧國之漏注。然嗜此者皆不知所解說而爲之。茶與加非。所嗜更如醉翁之不在酒。不過習於羣聚之熱鬧。若以爲此中有可樂者而已。如茶館之有流妓。加非館之有妖婦者。皆爲少數。姑可弗論。其餘大陸加非館之作用。無非會友消閑。休憩談事等等。大略正與上海之茶館相似。上海茶館則有燒餅饅頭瓜子花生等之佐助品。加非館亦不過加非其名而已。其實奶茶汽水皮酒冰漿等。色色俱有。彼此不謀而合者。上海茶館有星命乞丐。賣書報賣糖果之人。加非店亦有報紙玩物豎蜻蜓打虎跳拉洋琴等各種把戲。沿水泥道上之客座而活動。卽我湖北天門縣賣紙花者之小孩。亦時時出現於巴黎等處之加非館前也。茶館與加非館爲下等之娛樂。自不待言。然偶有一部分。有若吾鄉昔年書院課生之會談。詩畫朋友之聚晤。實足稍補文明俱樂部之缺乏。大陸加非店。亦儘有文士學生等之集合蹤迹。十七八固爲消費時日之社會。

障害物。而其一二好處。亦不可沒。世界最荒謬者。則爲柏林有種繁華之加非館。品類略如上海四馬路之茶館。徹夜開門。燈火終宵。今日下午兩點鐘開始。必至次早八點鐘方歇。逍遙其中者。大半爲軍界中人。嗚呼。所謂海陸軍御用品者。凡奢侈之物。皆供此輩打手消用。期其實行強國主義。以擁護大流氓。可不哀哉。

客問

酒店加非館。如此狂肆。可見西洋社會之浮靡。此等物質。文明日進於中國。我無其強。而先學其奢。可不危殆乎。

答曰。西洋所謂消閑之地。浪遊之場。豈獨酒店加非館。又有稍含教育社會意味。略裨健康人民體魄。有如劇場樂廳跳舞會踏冰室影戲館之類。亦無非消費金錢。耗擲日力而已。倫敦一市。卽劇院有四十有四。而樂廳又四十八。影戲之館。大小約三四千間。自尤狂恣於上海。故上海娛樂場之年盛一年。亦循進演之自然。善進惡亦進。凡物質文明之進行。而奢靡之事。必爲其導俵。此亦人類無可如何之障阻。而善與惡之奮鬪。消極方法。固亦不能盡廢。惟均勢之要義。端賴積極。上海娛樂場如此其盛。而文明集合。幾乎絕迹。文明集合之主要。則爲俱樂部。西洋固亦有不規則之俱樂部。然科學俱

樂部。工藝俱樂部。藝文古物俱樂部。美術音樂俱樂部。言論政治俱樂部。地方懇親俱樂部等。種類不可勝數。所在林立。各皆吸收數十百人。不入酒店。不去加非館。不往劇場樂廳等。商權於午茶以後。論爭於夜窗之前。共爲文化之補助。上海則總會千百。麻雀賭場而已。惡弊更甚於舞臺歌館。西洋各種文明俱樂部之外。倫敦市立之夜校。不收一錢者。已有四五十。皆有文史工藝可習。婦女則另爲設置裁縫烹飪等之專科。而高等工業。理化專門等之夜校。可習理化博物機械電工等之高等學科者。程度直與日班相同。而倫敦大學諸名校。亦開夜班。高等與專門校之夜班。又設種種小造製小藝術等之科目。以適於工匠藝徒店夥等之補習。綜倫敦之夜校。每夜約略吸收數萬人。而猶未已。即僅僅圖書館一種。亦每夜容許一二萬人。爲夜分之消遣。積極補益之機關。如此其完密。故不虞消極腐敗之機關。如彼其狂恣也。

客問

西洋圖書館。究作何狀。其布置若何。

答曰。各國種種不同。即一城之間。圖書館之種類性質。亦彼此微異。然皆便於閱讀。如

日本東京圖書館之出入煩瑣者頗少。至於中國人希望中之圖書館。或各處已設有一二者。其章程之煩拘。藏書之陳舊。直一改良舊式之文瀾閣天乙閣。藏書庫耳。非供人讀書之機關。倘上海市中果有如是之圖書館。吾料人亦懶於走入。即不往繡雲天新世界。亦惘惘而歸耳。今且不暇深論。先述倫敦市中公立圖書館之一種。即每夜吸收一二萬人。使勿再往娛樂場者是也。此等圖書館由市區公立。假如東至黃浦灘。西至泥城橋。北至蘇州河。南至洋涇浜。有如是區域之一地。而又爲鬧市者。至少有市立圖書館六所或八所。圖書館爲與娛樂場作對抗之作用者。當設於殷繁逼近之街後。或徑在街中。上海工部局敷衍市捐。曾設一圖書館於南京路之小菜場前。雖不過具體而微。莫能如倫敦地方圖書館之周備。然地點固不謬於合理之規畫。吾國曾有爲偉人建置圖書館於上海之消息。此真含有高貴閎碩之思想。以視淺人僅爭專祠銅像。爲世俗之榮赫者。清濁甚異矣。然能快意而爲模範之國民圖書館。立之於漢口路九江路之間。使夜間十里洋場。有一開明地點。不僅令青年會等獨盡義務。則偉人尤足千秋。恐習於中國之舊觀念。不知不覺。必尋地於徐家匯靶子場。使多一上海天乙

閣。百年而後。書庫爲鼠蠹所窟。敗窗頽垣。徒憑弔名人遺迹而已。

各處外人居留地。僅失警權與裁判權耳。名義實際。絲毫未嘗爲外人之屬地。一方面固魂夢中有希望警權裁判權之即時收回。一方面又外之曰此洋場耳。一切建築。不可設施於洋場。然請問洋場若始終爲洋場。其不洋場而變爲洋場。可保終無其事乎。他人尙未敢終據爲洋場。我先確認爲洋場。誠可爲惑矣。故除非洋場之地。理當先自興闢。此爲別一問題外。凡興築於洋場。而能補益於百萬人直接之身心。又有廣告性質。可使全國過客。得輕便參觀而作模範者。坦坦可建築於洋場。數百萬資本之大印刷館發行所建之矣。即鉅萬之娛樂場亦建之矣。何獨於文明公益建築。獨懼外人之沒收乎。一笑。

客問

倫敦市立圖書館
之內容請言其詳。

答曰。西洋財力雄偉。卽一市立圖書館。雖於彼中。不過看作蘇州玄妙觀前之福音堂。卽設備亦無多複雜。然稍大一建築。可達一二十萬金。小亦數萬金。今述一接近吾寓

之中等市立圖書館。僅樓三層。建於市街之中。此街在倫敦已算四五等之市街。其冷熱情形。與市房建築。恰與南京路小菜場一段相似。此圖書館之面積。約與小菜場前全座之紅磚樓房等大。

其下層中間開門。

左爲閱報室。即抵現在工部局圖書館之全部。

右爲週報室。

中間後進爲借書室。

其樓上二層。

左爲藏書室。

右爲雜誌室。

中間後進廣樓爲閱覽參考室。

其頂上一層。

皆爲藏書室。

除藏書室外。各處自朝八時至夜十時。皆自由出入。

客問

閱報室之報紙。如英國之圖書館。能將英國之日報全備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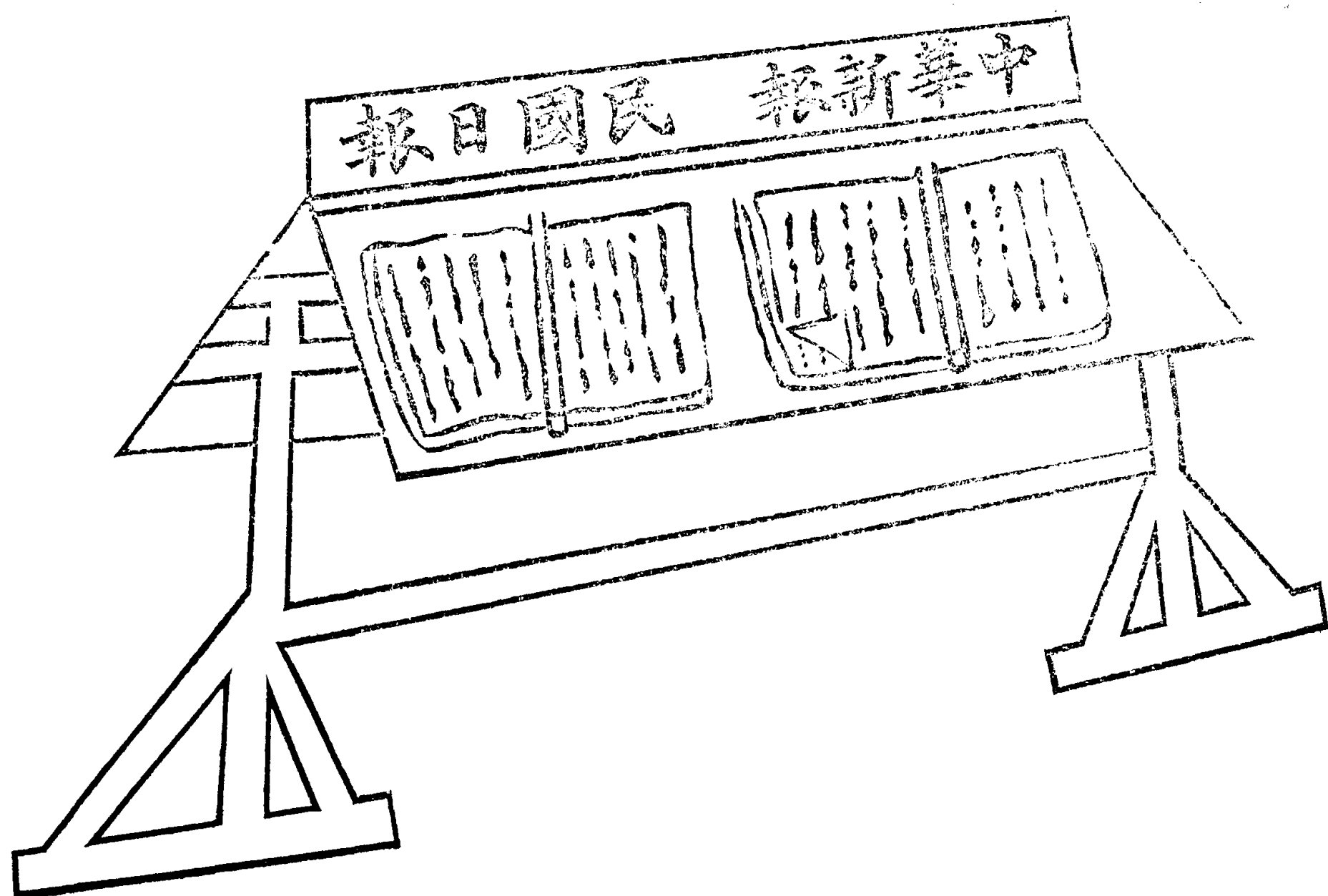
答曰。此萬萬不能。因全英國大小城邑。各有報紙。多則三五。少亦一二。合之其數近十。焉能取備於一館。且州郡之報。局於一隅。稍稍偏重於當地之記載。其地既非都會。自少利害關於全國之新聞。故報紙之重要者。究以都會爲最。英國首都之倫敦。其重要消息之靈通。全世界且有仰其餘息之勢。故倫敦之報紙。於國內及世界之緊要新聞。幾握其完全之樞紐。所以地方之報紙。不必盡行於倫敦。而倫敦之報紙。固通行於全國。倫敦之圖書館。自全備倫敦報紙而已足。即他城邑之圖書館。亦列有當地各報外。其餘亦但備倫敦報紙而已。惟倫敦之外。尙有蘇格蘭都會藹丁堡。愛耳蘭都會達柏林。西北海邊製造最盛處之名城曼哲斯泰利物浦等。均有著名要報。而藹丁堡之「蘇人」報。在昔年幾名加倫敦「泰晤士」而上。此等名報。圖書館亦必備有一分。如中國圖書館。應備上海各報外。而北京天津漢口廣州香港之報。亦有可備之價值。吾所

言吾寓相近之圖書館。大約常備日報二十餘分。開戰後復添比法報各一種。因此法人之避地倫敦者甚多之故。英法德日等諸國。其報界中心皆在首都。獨中國在上海。不在北京。美國在紐約。不在華盛頓。亦兩共和國不約而同之特徵。

客問

二十餘種之日報。將夾之以木。置於案頭。歟。抑懸之以鏡架。張於四壁耶。

答曰。懸張於四壁。占地太多。止有我國一時無力備辦。閱讀日報之圖書館。深盼有好事者能懸張一二種於牆壁。供過客之聚讀。此真大有補益於開通。吾曾見無錫市學務所爲之。若夾之以木。則容易拖散。止能行用於俱樂部。及少數人之會集地。若公開之閱報室。必供數百人聚讀者。普通皆以兩面或一面之斜板架。用銅條固着每種全分報紙之中縫。任讀者自由展揭。立而讀之。每板置兩報或三報。板上有額。大書其下所置之報名。庶入室諸架林立。報紙繁多。而遍觀題額。以索某報。容易即得。本欄所附之圖。即一兩面置報之斜板架。每面可置兩報者。此式到處通行。似上海亦曾見有此等形制之架。不憶在何處見之矣。



客問

週報之式。係大張抑係冊報。

答曰。冊報爲多。大張之週報。僅特別數種。亦入於週報室中。餘如星期所刊之週報。卽張於日報室中。因英國日報。星期日皆停版。故另出星期週報。所謂特別之大張週報。有如客寓及住房告白報。社會主義報。耶教報。倫敦市區報等。因材料畸零雜碎。不適於冊報。故以大張印如日報式。三十年前上海徐家匯曾印大張週報。繼續出版甚久。此外少有所聞。至近年各州邑無力組織日報者。亦或以大張週報代之。而冊報之週報。則以五年前上海之獨立週報爲破天荒。歡迎者甚多。最近時代惟上海商務印書館有英文雜誌。亦流行極廣。聞章秋桐先生之甲寅。又將改爲週

報則冊報之週報。可以稍稍生色。然以視倫敦成冊之週報。五光十色。無奇不有。中國之於週報。未免太寥落。倫敦週報之當置於圖書館週報室者。有圖書報五六種。即與曩年華人在巴黎所刊之「世界」畫報相似。其餘機器報。照相術報。摩託電車報。教育報。小說報。印刷報。職業報。浣衣業報。滑稽報。速記日報等。約三四十類。各有一種或二三種。又如煤氣報。市政報。宣道報。文具業報之類。品類稍雜者。亦常有二三十種。雜置空桌。不爲分設座位。蓋週報室中。列長桌數行。桌列數報。每一稍有價值之週報。分定置於某桌。而以磁牌漆其報名於桌端。閱者安坐椅中而讀之。

客問

此等市立圖書館。藏書亦頗繁富否。以借何書爲最多。

答曰。有名參考之古書。如中國四部要籍中等之圖書館。固莫不略備。即新出之書。亦必時時添購。或經有人贈送。即小說藏之亦富。每日借讀小說者最多。午後六時至八時頃。店鋪青年。住家婢僕。學校兒童。居閑媪翁。充滿於借書室中。各手目錄檢尋。各探號架校核。一面則魚貫而還書。魚貫而取書。一面則三三兩兩。雜立窗邊室隅。嘈嘈小

語。口動而聲不聞。商量取借。其小說之種類。除淫褻之品。自然屏除外。其餘凡父兄可許子弟閱讀者。莫不大備。尤以兒童所能了解者。爲必備及多備之品。假如中國之國民圖書館中。古人名著如舊小說。小說庫。近今傑作。如林琴南小說等。固當賅備。依法每種尤應多備若干部者。則以三國演義、說唐、岳傳、官場現形記等。凡以流行於小攤之書爲要。此必招惹一般之兒童。及店鋪之學徒。紛紛告借。吾人心理。必以爲此供其消閑而已。彼能自取於小攤。何必公家爲之供備。不知圖書館之命意。於誘導淺學之人。多讀文字。文理愈通。愈有迎受有用書報之機會。亦爲一大希望。小攤之書。固消閑而已。迎合其興會。增長其文理。却至有奇效。彼因無力自取足於小攤。而因循不求閱讀。以無意識之遊戲。替代消耗閱讀小攤小說之時間。從而暗中阻遏多數淺學人之文理增進。雖有開通民智之書報。莫能迎受。真可惜也。我國辦圖書館者。其腦影中。反對此等小說之藏借。絕無何等理由。不過忸於舊習慣。以爲彼要享受下等快樂。閱讀小攤小說。公家復從而爲之備辦。未免太受用耳。有如三十年前。有人看報。便遭長老責罵。以爲與閱讀三國演義等。同一廢事失業。當時若有人建議。以爲藏書樓中。應備

報紙。必有人起而笑曰。如此。尙應添備鴉片鋪。供人臥讀。添備瓜子花生。供人讀書時消閑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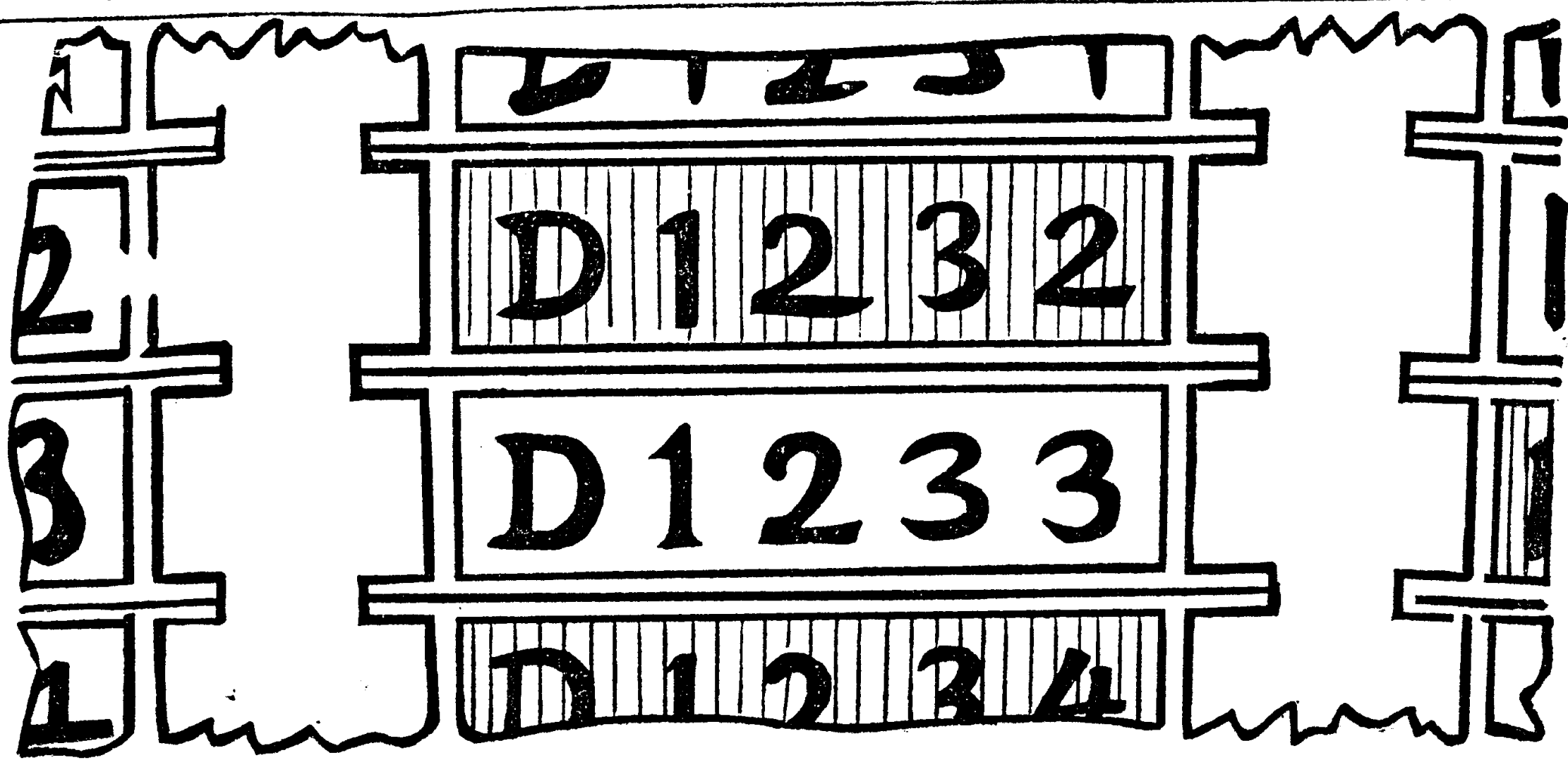
客問

借書之手
續如何。

答曰。借書之法。比較可算簡便。惟初次開借。必當先二日預將姓名地址。在借書室櫃上。乞一格式紙。填寫如例。交與司事。二日後卽往領一借書紙牌。大小恰如上海電車之票。惟彼則硬紙板爲之。所以必隔兩日者。照例卽候調查所開住址。有無其人。然歐洲少有人虛報住址。騙取公物者。此卽所謂重公益也。故雖定例可有調查之一舉。而實行者甚少。圖書館有刻成之書目。旣分門類。又分字頭。欲順門類檢杳。或順字頭檢杳。各從一時之便。每書皆有編號。某字若干號。某字若干號。亦著於書目。此等書目。所以可排板印刷者。因旣供數十百圖書館之借書室。陳列各數分。以備多人檢查。亦復發售於借書之人。各在家中不時翻看。可隨時觸機。以得欲看之書。因書日常有六七巨冊。非細細翻閱。其種類繁富。莫能詳知也。書目之供應於借書人者。爲數益鉅。自然

應當排印矣。惟書目再版。添入新書。必一半年乃行一次。故一半年內新書之目錄。則另用騰寫板印出。隨時懸貼借書室中。借書時。或在家中預看書目。或就借書室翻看。知欲借之書。爲某字若干號。卽就櫃上所陳之號架。查看本號號板。藍色向外者。其書未借出。如紅色向外。已爲他人借去。號架者。約高三尺。闊三尺。是爲一架。櫃上植立十許架。恰如店鋪櫃上之貨樣架。較大之借書室。櫃週三面。其情狀與上海當舖原衣出售處相似。特原衣出售處架上並無號架耳。每一號櫃。用木條隔成十數二十行。如木柵然。條上每隔三分寸之一。鋸成半縫。在兩木條相對之半縫內。嵌入薄鐵片。鐵片上卽放寸寬。兩寸長。三分寸一厚之小木板。此小木板卽所謂號牌。本欄所附之圖。卽截號架內一小部分。以示木條之鋸縫。鋸縫內之鐵片。鐵片上之號牌。卽D字一二三一。D字一二三二。等者是也。此圖號牌之尺寸。與真者恰同。圖中號牌白色者。卽代表真號牌之藍色。此號之書。未經借出者。其有加密線者。代表紅色。卽已借出者也。假如每一號架。用木條隔成二十行。每行置號牌百塊。每架卽得號牌二千。此法至便。中國圖書館若仿行之。號牌上旣寫號數。亦可并寫書名。因中國書名。常止數個字也。如此則

號架兼抵一書目表矣。借書者見架上已所欲借之書。未經借出。即將借書紙牌。交與櫃上司事。并報明號數。司事頃刻即將其書取來交付。因櫃內常列書架二三十行。緊要之書。皆貯其上。依號走數步而檢取。至易易也。書已借出。即將號牌倒轉。使紅色向外。而借書紙牌。亦即置於其上。號架前面。擋以大玻璃。或號牌等不虞漏出也。每



一借書紙牌。止能借書一冊。每冊准借兩星期。逾限者每星期納費一辨士。閱畢持還於櫃上司事。司事收書訖。即取號牌倒成藍色。而以借書紙牌交還原人。以備再借。此紙牌可用三四年。不必更換。因略略檢查之故。每日還借數次亦無不可。

客問

圖書館內之雜誌室。與週報室。其異點何在。

答曰。此無甚異點。雜誌室內固多半為季報月報兩週報

等。然週刊之小說亦入之。雜誌室內除數種有名之小說週刊外。餘皆為政論學術等高貴之述作。近年我國所出之雜誌。大都皆為此等品類。惜我國雜誌銷數至廣者不過數千。彼中則行銷五六萬一期者甚多。雜誌室內往往附列郵便住址。都會指南。車船時刻表冊等一架。備人不時之檢查。我國現在郵政局尙未刻有住戶地址。惟電話局則有電話號數居住冊而已。火車路線無多。止於報上刻有時刻表。已可一覽無餘。

客問

閱覽參考
室則何如。

答曰。中國設圖書館之本意。止重此部。但皆偏於閱覽。幾不知有所謂參考。因文士之三大職業。曰學校教師。曰報社記者。曰編譯著述家。中國惟學校教師。為書院掌教。蒙塾冬烘之嬾媿。亦自然的承認為一職業。而報社記者。至今雖不盡看作斯文敗類。尙隱隱以為不正當之行業。至於編譯著述家。有時尊視。則以為千秋事業。有時夷視。則又以為文丐生涯。似乎皆失業無聊時。借以權得一飽。未嘗承認為職業。故即編譯著述家一項。缺此職業。而圖書館中遂無特備參考設置之必要矣。若在西洋。以倫敦最

大之勃烈顛博物院附屬之圖書館而言。並無讀報諸部。惟有閱覽參考室。閱覽爲附帶事項。而參考爲主要。蓋全室可容五百人。十分之八九。皆編譯著述家。因編譯著述其著作。終年在此室內。縱橫翻檢。長日揮寫不輟。清早而往。夜分而歸。館中供其燈火筆墨。以助成其書稿。假如中國亦有此等圖書館。則上海之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可以裁却編譯部。今則此等書局之編譯部。廣樓數層。日聚十百文士。堆書滿前。列桌而揮毫。而商務印書館且有涵芬樓之大圖書庫。富於天乙閣者。借此等文士之搜討。恰爲一西洋圖書館之參考室矣。

客問

參考之法奈何。尋常市立圖書館。亦有如大圖書館之盛。常有多數編譯著述家著作於其中否。

答曰。參考之設備。卽於閱覽室中之四壁。周列書架。將普通應用之書。皆陳其中。至少必有數千卷。譬之於中國。則四部要籍。如九通二十四史之類。莫不畢備。而叢書詞典之屬。更不必說。尤應置於隨手可得之處。此數千卷之書。無需向司事告借。可以隨便自行抽取。惟參考既畢。當還之於司事所坐監之桌上。其有不在架上之書。要求參考

者。即就目錄中查取號數。告明坐監之司事。立即取送索者之座上。此即實行其自由之參考。每人座上。可以攤書滿前。不似僅供閱覽者每限一部或一冊。多設拘苦之規則也。凡參考室中。每座皆必備筆墨。以供錄寫。尋常市立圖書館。雖以編譯著述爲業。參考其中者頗少。蓋因此等圖書館之參考室。可自由出入。大圖書館必預得閱覽參考券 憧憧往來。少能靜專。所以認真著書者。不樂相就。然因其自由出入之故。而左近學舍之學生。自中學以上。皆即就此等參考室中。自修夜課。蓋日間講義之所引證。亦必需十種八種之書。供其參考。取足於此。爲至便也。

客問

問插架之書自由抽取。難道可保一無損失耶。

答曰。雖圖書館之書籍。每冊既於卷首蓋有館印。而遇插畫等。又必每頁特別蓋印。則其預防竊取。亦甚注意。間有一二圖書館。亦懸失書之賞格。然比較的能愛重公物者。數固遠超於吾國。蓋人人皆知個人貪得小利。即全社會之自由進行。爲之阻滯。有如吾國圖書館之多爲拘苦。遍設禁例。主事者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設亦如英國參考室

之自由取携。可在短時之間。即散失殆盡。或破爛不堪。然因拘苦之故。參考不能行。著述無所出。暗中阻滯於文化之不進者何限。文化阻滯。社會低落。國勢隨之衰敗。然世界種種欺迫。個人與個人之子孫。仍實受其禍也。故公益者。興國之智民。所不願破壞者也。

客問

昨日上海美租界熱河路鐵桶內炸藥爆發。或說水雷。或言炸彈。終之一震之威。其日近邊頗有人覺得疑爲地震。不識歐戰後德國飛艇之炸彈下垂。時厥狀又若何。

答曰。見於報章。吾未親見者。姑不必言。言吾所親見之兩次。自開戰以後。初則閔言德國飛艇將到。然一般人皆看作遊戲之詞。聊言之。以聳婦孺之聽而已。不料數月以後。德飛艇果越海而至英倫東南海市。擲彈毀屋傷人而去。倫敦乃大震。街燈光度減小。漸逼漸近。不惟減小光度而已。有十燈則僅點其五。所點之燈。其罩又將色油漆其上。段僅留下段少許。使光射地。以照車馬。街車之燈。亦塗顏色。僅照車中。過泰晤士江橋上時。並將窗簾扯下。蓋江邊燈火。尤爲注意。因其微光反映於水。憑高下觀。得水面反射之力。可辨爲水道。則市廛要區。不難測知矣。大店劇院等等。平日皆弧光巨燈。檐前

層列高懸。燦如白晝。今則一律禁止。卽窗內小電燈。亦加紅綠各罩。使光不外透。其有家懸明燈。不下暗簾者。罰約華銀二百五十元。上海人夜行南京路福州路。以爲燈火萬千者。而平日西洋市街之燈火。則遠過焉。卽遠郊僻巷。亦百十燭光之電燈。排列兩旁。登高四望。郊外千百街巷。如明珠密排緣其邊。幾疑元宵放燈也。至此則僅賸疎燈三兩。其光若明若昧。恰如內地之僻市冷街矣。防之如是之密。而飛艇之降臨如故。前年秋間。余自友人處夜談歸。其時爲十一時有半。店已收閉殆盡。忽見鄰右大劇院改演影戲者。看客蜂湧而出。峭寂無譁。或數十。或三五。聚於各街口。仰首而望。喃喃細語。謂德國飛艇剛到。余急入寓。升屋頂露臺而望。余寓在南郊。遙望城心。如上海寶昌路之望南京路。距離稍遠。見火光飛燦於城心天頂者五六次。響聲如革命黨攻製造局。砲火者兩三發。或曰擊射飛艇之砲火。或曰下垂之炸彈。此第一次也。過兩三月。一日又近十二時。夜談於友人寓中。所坐談者爲高樓。忽聞窗櫺略震動。又聽如年節爆竹之聲。兩三發。急往前窗揭簾而觀。仍在城心。又見火光兩燦。權辨爲擊射之砲火。奔回寓所。寓所之街口。本一山岡之巔。忽遙見城中探海幅射燈閃過處。天半一長條黑影。

羣微聲。鬩噪曰。飛艇飛艇。轉眼已不見。又見砲火兩三射。聲亦隨之而微覺。及余入寓。登露臺。已一無所見。明日聞此長條黑影者爲人用照相快鏡攝。出後爲圖畫「界報」用五千元買登報上。余亦見之。

客問

熱河路之爆發。毀屋無算。傷人甚多。不識子在倫敦所見兩次飛艇之擲彈。其毀傷若何。

答曰。德飛艇第一次之逾海而西也。至英倫南邊沿海與法國對渡之大埠曰篤佛者。擲兩炸彈而去。無所燬傷。而夜報譏之。標一大題目曰「德國炸彈打傷白菜一大枝」。不料嗣是旬月之間。連續而臨沿海各郡邑者七八次。皆傷人毀屋。甚至死者數十。各報皆攝照壞屋場所。詳記被災男女。英國之報。一二日卽輾轉從荷蘭達德。德人見之。到處開祝賀大會。而飛艇員弁勇氣百倍。臨黷愈不已。英政府知之。遂禁止登載詳情。照相更取締不准發表。由是僅知德飛艇又至某邑某鎮。倘堅稱一無毀傷者。大約卽毀傷亦幾微。如其無所言。或言略有損傷。則必損失頗巨。蓋以吾親見倫敦兩次之情形。卽可推知之也。第一次次早之報章。言德飛艇昨夜來倫敦。毀傷極微。余適有事入城。

至城心銀行街相近。忽行人皆向夾街續續而去。若有活劇可看者。余亦隨行。轉過兩短巷。此間皆他城邑及本京各廠店派出之樣貨所。即上海天津路寧波路等之出莊處是也。巨石崇廈。密接而烏黑。每一大門。皆密釘銅牌。各有數十出莊辦事室在內。而樣貨亦充積。製白木箱及釘鉛皮之工作所。亦雜列於半窗出地之地窖中。至一巷。忽沿途數層玻璃窗。有毀而零落無序者。有已將白木板釘密者。有方事釘板者。巷尾則觀者層塞。不易前進。強進焉。則通路已將板柵隔斷。巡警三五守焉。非有記認者不得越板柵之門。余就板孔以一目內窺。乃知二三巨石之大廈。已全被毀塌。敗石頽瓦之間。餘烟猶縷縷而騰。急轉身由別巷轉至毀屋之後。則近邊大街小巷。萬千玻窗。無一不破。而複街店窗皆尋丈厚大玻璃。毀壞尤可惜。相近壞屋。間有炸彈餘片。毀門石至成尺許巨孔者。有頽屋之一角者。再過一街。有建築古雅之名醫院。受別一近處炸彈之影響。門屋毀去一片。幸病室無恙。然窗亦全裂。醫院之旁。即三百年前之行刑燒人場。今爲最大肉市。去垂彈處里許矣。尙有震破窗子。撼動烟突之事。譬之上海。一彈垂於盆湯。弄相近之寧波路。而東至河南路。西至浙江路。北至北京路。皆受影響。是役或

云傷人二十許。或云損失約數百萬。則記載無可憑。不能考知矣。

客問

第二次之損
失愈大否。

答曰。損失之大小。其內容不能深知。而外狀則愈可聳聽。隔夜余於探海燈光中。略見一長條黑影。中夜記憶其情狀。屢次眠醒。急欲知其究竟。明早偏因天明時倦極沉睡。起已十一時許。略食早餐。急欲乘街車出觀。然不知究在何許。姑往城中留英學會探聽焉。第一次毀損。譬諸上海。而爲盆湯弄相近之寧波路。則學會在四馬路胡家宅。至則無一人在彼。仍赴街車下車處。欲候車而歸。忽見近處救火會之消防所。有一狀似貴婦人者。立而作探問狀。而消防隊員則謹對正殷。時時以手指其街右。余卽趨街右以觀其異。遂見千百行人中。三三兩兩。頗探頭索頸。左右審顧。余遂行去數十丈。乃見兩旁店家樓之上下。皆破窗雜沓。情景大類前日銀行街左近之所見。始知昨夜長條黑影所爲之結果。卽在此處。又行二三百步。一臨街之辨士銀行前。圍觀者如堵。乃見辨士銀行空其中。樓屋三層。牆壁未塌。如烟甬然。中間則已全行炸毀矣。此銀行其地

點如在正豐街，雖近處數十百丈之間，毀窗壞壁之事，與前日銀行街左近相似，而損傷則不如其甚。惟辨士銀行對面一酒店，其店面亦毀去大半。然一夜半日之內，已收拾一整。在內室照常賣酒。於是又轉至如棋盤街者，則大觀來矣。街口亦已以板柵隔斷。然尚有一門放行，惟不許停留。余入柵門通行，見專利注冊所旁一巨石大廈，毀其前門之半。而至可奇異。至今無人解答者。則有三十丈之木磚路，如上海南京路者，全行浮出街面，並無一磚跳躍鬆動。亂雜於外。如地底有人以巨鎚仰擊，然後得此整然。浮離街面之結果。此處蓋有名之法學院在焉。越此街而至如四馬路者，則倫敦第二殷繁之街，報館等在其東，劇院等在其西。此街口又有毀窗之迹。且有一大劇院，因坍毀一角。夜演報告停止。余亦倦而坐車回寓。至寓乃有友人來告曰：汝既過林肯法學院，曾入院見其情狀否？昨夜以考試閱卷之故，聚十許法學有名博士於炸毀之室。幸而其迄事。先炸彈下垂十分鐘，諸博士皆散去。僅死一院僕。若早十分鐘，則法學界之損失，將不資矣。余亦未特別再往探視。至今未知法學院內之損失如何。且聞是夜東倫敦與唐人街相近處，並全毀半里之一街。然其後余雖去唐人街十餘次，皆懶未

往觀全毀之街。不知確否。又有泰興張君在東北郊外一校。則云是夜彼等在校見德飛艇甚清楚。

客問

德國飛往倫敦之飛艇。較之近日美國史天遜女士在上海所演者。如何。

答曰。史女士所演者飛機。飛機與飛艇。雖同爲天空飛行之新產物。其品類實大不相同。近來上海報界亦已詳哉言之。飛艇者氣球之變相。飛機者與張傘從高牆下跳。同一原理。其在天空。飛艇在陸。譬之於電氣街車。飛機則同於腳踏自轉車。飛機止三五千元一架。飛艇則數百萬元一具。史女士謂得彼所乘五千元之飛機五架。可抵百萬磅飛艇一具。極言飛機能善用之。亦費省而功用甚大。又以海軍戰具譬之。飛艇乃戰鬪艦。而飛機則潛水艇矣。飛艇非有國家之大力。莫能製備。經濟困窮如中國。雖數十萬之巡洋艦。尙躊躇莫能添造。何況數百萬之飛艇。至於飛機。自晚清迄袁世凱時代。北京南苑早有飛機隊。馮如譚根諸君亦已屢欲建設飛校於廣東。護國軍起後。袁氏亦曾派遣飛機。達於成都。外人在上海北京。亦於數年間。曾先後演賣其技。近日史女

士之重來演試。不過如日本天勝娘之演其幻術而已。某報云。此等飛行物。再過數年。將視爲空中代步之具。今日空巷而觀。不免過於驚怪。其批評亦是。以飛機技術。比作幻人耍把戲。游行賣錢者。此風以美國爲最盛。吾粵僑美之少年。亦多有湊合資本。選同人中手脚略便捷者學之。謂可去南美等處賣技得財。故我國在美之史女士。不惟有已歸之馮譚。其尙在國外。而能迴翔天空者。又頗有其人。在歐則前年於英國之蒲明罕。國人曾設飛校。特主事者不合法。故以應得飛行之才甚多者。皆廢半途。惟在倫敦外人之校中。習成數人而已。在法亦有習飛之人甚多。上海求新廠主朱君子堯之子。且曾用飛機助法軍擊燬德國飛機。載於去年上海各報。

客問

飛機習之易乎

答曰。其人能乘坐摩托脚踏自轉車者。卽無有不能乘飛機。換言之。卽摩托汽車之車夫。皆可造就爲飛機高手。此雖不免爲粗率之譬況。然亦聊以甚言其易。使客能自壯往。飛機與摩托汽車。爲價略等。上海北京之開闢家。能備汽車者極多。而設汽車行以

備租賃者。亦日增月益。胡爲而新世界繡雲天勸業場接踵而起。而猶未有大滑頭集資三四十萬。在吳淞設一飛行場。挾紅男綠女而翔空。此其阻力。資本與人才皆無問題。則阻於野心家之防止革命。名之曰軍用品。至今恐輸入與製造。皆干禁令。眞可忍。俊不禁者矣。此後更無人敢做皇帝。亦卽更無人再圖革命。不知此種滑稽之軍用品。能卽消除禁令乎。飛機得翔天空者。才十年。故學習之料尙未輕減。倫敦飛校略授構造原理。及摩托駛行修理術。習二十四點鐘。分配於半年而成。納費七百元。西洋七百元。其人心目中之價值。略如吾人視一二百元。將來吾國飛校納費二百元。亦足以善校力。因地塲等皆廉也。

客問

飛機之原理。同於張傘由高牆之下躍。請略詳其說。

答曰。由高牆下躍。張傘以減危險。無非藉傘幅之阻於空氣。使下墜之速度略減。墜地時之抵力輕微。則不復震跌。惜此傘幅之阻於空氣者甚暫。設或其傘有絕巨之幅度。阻勢愈大。則下墜愈遲。必有一時。可見躍下之人。懸於空中。又或持此巨傘者。能在空

中將傘幅舞動。則其理由。一如吾人在平地將傘舞動。合其角度。亦能乘勢上躍。懸空百分一秒之幾。如此則舞動之巨傘。留於空中者。又可稍久。又惜吾人之體重。與其所出之力。能舞動之傘幅度。皆有比例。故欲以人力飛行。雖屢有人製作機關使傘幅增寬。動力增大。皆因力量舞動之有限。終歸失敗。迨入二十世紀。而「摩托」製法愈完。始奏厥功。譬如前日史天遜女士所乘之飛機。其摩托馬力六十。每馬力可抵人力十六。則以九百六十人之力。量舞動一九百六十人所能舞動之巨傘。飛機形式非傘。今隨便談話聊傘之耳。乘者之重量與摩托之重量。又通共止。抵三四人之體重。以三四人之重量。比例於九百六十人之巨傘。若一巨大洋傘。繫一黃柑於其柄。傘又受大力舞動。自然不虞吊重而墜落。而且隨舞力而高颺矣。惟五六年以前。吾人習見摩托汽車。忽停止於中途。竟不能動。至雇馬車拖之而行。故初期飛機之摩托。亦有此缺點。停止稍久。失其舞動之力。體量雖輕。亦即下墜甚速。所以當時飛艇常常發生危險。今則摩托已大改良。故摩托汽車中途停止之事。亦已少見。而飛機之摩托。更多其分管。特別構造。既無停止之虞。自然全無危險。

客問

前日史女士。曾與護軍使盧某同升。不識一飛機之上。能乘坐若干人。

答曰。尋常皆止兩人。故飛行校之學生。初習時不過其師挈之而同升。坐於其後。無所事事。迨飛升數次。卽令學生司機。教師後坐而指導之。洎將畢業。始聽獨升數次。上下皆動合規度。便給證券。學習之時。但乘雙翼機。飛機機件之不易駕駛。卽兩手既司行止之機。而兩足又司上下轉動之機。日光又片刻不能隨意舒休。必前後四旁。不息之注意。兼之天空溫度甚下。風力極猛。御特別之服裝。舉動牽板。故非素來矯捷之人。初期不免困難。所謂飛行校者。其實亦卽兼事賣技。倫敦兩處飛行校。年來幾於日日下午。皆觀客極多。星期六日更盛。故收入甚豐。觀者亦非仍有欣賞新奇之意。不過與出臨行獵擊球。作爲同一郊外之遊觀而已。故出華銀二十元。隨坐機師之後。飛升片刻。下窺川原之異觀者。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亦實繁有徒。擁擠之日。往往以三五飛機應客。而候乘者立圍場內。升機處之一角如堵牆。有不及乘坐而更候明日者。特別應客之機。已有可坐至十人者。安徽劉君亦一我國在倫敦習飛行者也。吾訪彼於飛校兩

次。與觀飛行之盛。彼言曾有乘坐十人之飛機。由倫敦飛往白麗登。白麗登者。英國南海邊第一名勝。卽黎世昌薛福成皆曾爲之作記者。去倫敦約華里二百。乘機之客。每人納乘資華銀五十元。此十人之飛機何狀。余却未之見。

客問

摩託之力量。
如其大乎。

答曰。能動之物。除日星地球等之大物外。動物能動。風能動。水能動。火能動。電雖半藉他動之力而能動。但化合之電。其物質之衝動。非目力所及見。姑可權認電亦能動之一物。牛馬引車。人力操舟。風揚帆。水轉磨。火旋走馬之燈。在十八世紀之上半。全世界使用動力。不出於以上之數者。迨十八世紀下半。英國華特氏改良蒸汽機。實地應用。動力之量增大。遂換一新世界。彼蓋連結水火。以火煎水。使水爲風所變相之一物曰汽。我們作不根之劇談。不必有學究理窟氣。不妨認結果爲原因。爲動力界增多一大動品。曰汽能動。汽動之利害。輪船鐵路堅甲大砲。皆爲汽之產物。使我中國既成弱國。又爲貧國者。亦隱隱汽爲之主謀。此意不必解說。客自會意。故中國動矜百姓之多。爲

數四百兆。不知以英國三島論。血肉之百姓。確止六十兆。然數十匹馬力。至於論千數萬馬力之汽。百姓何止六千兆。此六千兆之汽。百姓日所食者。惟烏煤與機油二事。不似我四百兆血肉百姓。欲食白飯肥肉之奢費。彼食烏煤機油。却做出種種衣物之品。供我等使用。罄我等之囊橐。我等食白飯肥肉者。反多無所事事。故我四百兆百姓。能生利者。恐不夠六十兆。彼六十兆百姓。得汽。百姓之助。可生六千兆人之利。彼富我貧。彼強我弱。已明白了當。何必再從別一論點上推想。而此汽世界之汽。百姓業竟執掌貧富強弱之大權。吾人若不能製造汽。百姓恐圖強祈富。萬般皆空。雖然。至於十九紀之結尾。卽以一柄大傘。欲其舞動飛行而論。六十四之馬力。若請汽先生擔當。彼其龐然大體。一鍋一爐。卽至少數千斤。爲之備糧於天空。每時所食烏煤。卽代以火油。又加數百斤。不但不能飛行。恐飛機翼上幾根鋼條。將如傘骨遭巨石之壓折矣。於是有人遂請油將軍生汽。電大王生火。以火燒汽。變而爲烟。特遊戲名之耳。實乃一種發漲之熱力。此烟百姓止需油電以爲糧。食糧既無幾。而體積遂輕便。具六十匹馬力之機之重量。汽機當萬斤者。摩託止需百餘斤。於是飛艇、飛機、潛水艇、自行腳踏車、自行馬車及其他種種。其能力

遂表顯於空水陸三界。而氣燄含蓋於一切。是又可戲爲動力界再增一大動品。曰烟能動。且可名十九世紀曰汽世界。名二十世紀曰烟世界。烏乎哀哉。惜我國不重摩托烟。而重鴉片煙。於十九世紀早成一烟世界矣。悲夫。

客問

摩托之使用。盛行於何時。

答曰。余方舉十八世紀以來各種器物之歷史。別爲述作。今談話之際。姑勿乾燥無味。博引故實。記余在西歷一九零三年夏間。將赴歐洲時。上海已有摩托汽車三四輛。爲最富厚之西商所有。僅數日一遇於道路。上海人稱之曰電氣車。余抵倫敦。亦不多見汽車之迹。且余止在倫敦住三日。卽去蘇格蘭之都會藹丁堡。藹丁堡亦三十萬居民之大城。城心太子街。一面爲公園。詩人史穀德之紀念塔。聳峙於花畦層布之園首。古蘇王有名之舊堡。臨小山之顛。而傍於疎樹之園外。故愈顯此城之清麗。其時藹丁堡之汽車亦寥寥無幾。且斷無沿途兜攬之汽車。僅能特別向汽車行訂雇。如上海之今日。然決無今日上海汽車行之多。西洋人無力車。故沿途兜攬乘客。馬車時代則馬車。汽車時代則汽車。非如上海至今馬車已式微。仍除車站邊火車將到之時。

外。亦少有街頭攬客之馬車。是年之冬。太子街忽有蕩空人。買得人家坐敞之汽車兩輛。於約有黃浦灘至泥城橋之距離間。往來開行。每人納一辨士。滿四人即開車。其情形與其時上海三洋涇橋至金利源馬頭間。亦有蕩空馬夫。以破馬車攬載四人。各納制錢二十。開行一次。惟妙惟肖。上海坐破馬車者。固皆爲鄉里破舊漢。而藹丁堡當時坐敞汽車者。亦皆爲村漢傭婦等一流人物。迨一九零五年至倫敦。倫敦街上之汽車。已數倍於今日之上海。且有乘載二十八人之摩託街車數十輛。零六年之春去巴黎。巴黎之汽車。止如上海之今日。迨零八年離開巴黎。巴黎城已有攬客之汽車五千輛。及重至倫敦。倫敦則有二萬輛。摩託街車且增至一二千。去年離倫敦之時。摩託街車幾達萬輛。而途中攬客之汽車。號數有書八萬幾千幾百者。馬車輕易不一遇。一如十年來之上海。忽有一二萬橡皮黃包車。其鐵皮人力車。非至郊外窮街。不易尋覓。在上海者。幾嘆不知世界上有幾許樹膠。可供黃包車輪子之銷耗。而今日入西洋都市者。亦嘆世界不知有多少汽油。且又不知有多少橡膠。供如許汽車之銷耗。殊不知樹藝開採發達。世界百物。供人之利用者。尙如九牛一毛。工作製造發達。一三千匹馬力工廠所出之品物。

已足供數十城之取給而有餘。樹藝開採工作製造不發達。則患寡。太發達且患多。患多而欲外輸。外輸無隙地。遂開歐戰矣。以摩托汽車一項。就余到歐洲後之歷史觀之。則二十世紀初開幕。猶爲其搖籃時代。不及十年。即達成長時代。在此成長時代中。除汽車外。復應用於百端。而飛艇飛機亦歸此寵物所恩護。一九零五年余初在倫敦聞巴黎飛機上天。六年親見巴黎天空之飛動。故英有文豪。頌讚維多利亞女王。百福皆備。無所缺憾。惟不曾見得飛機上天。真美中之不足。而我等則眼福勝於該女王多矣。致謝摩托。

客問

子所謂摩托街車。與上海之電氣鐵道街車相等者乎。抑爲上海福建路之電氣街車相等乎。

答曰。皆不同。就街車之歷史而言。當追溯西洋之乘合馬車。余見英人一記載。開口深謂中國無乘合馬車。余初以爲乘合馬車之有無。何足算做有關係之大問題。既而思之。深悟作始之簡。而將畢之鉅。實有可以躊躇慨嘆者。我國公共旅行之物。在水則有吳越之夜航船。而在陸爲何物。惜余非北人。亦未多行北方。然約略就記載傳說而斷

言。惟窮民短搭二把手車等。或有三數人之乘合。但皆爲臨時湊起。並無如航船之依期往來。能容十數人乘合之車。然則我國陸行之交通。乃數千年以來。爲私人單獨自由行動的。未嘗爲公共集合。期約交往的。是宜乎由修闢道路。以利公衆。而至欲製造火車。以縮期限。皆彼人切圖之。吾民之觀念。至今冷淡。是則一乘合馬車之有無。豈不所關甚大。且所謂乘合馬車者。既能容受一二十人。形式巨笨。則製作非易。輪軌寬廣。則道途必闊。免於多人之跌撞。則土地必平治。其民能勉構巨製。辦治坦道。與其民之不能者。較量性質之堅忍與苟且。後日所得遭際。舉可不察而知。此其人所以於區區一乘合馬車。代其先民有驕色也。乘合馬車者。其實彼人發明。亦止三數百年。其製約如今日電氣街車之半。而拉以兩馬或三四馬。中間對坐十許人。車頂置行李雜物。窮苦者爬坐頂上行李間。而廉其值。其初以定期行於州郡之間。如吳越之航船。至今雖形式鬆治。大加改良。而鄉村尙有此車。其規制不甚異同於圖畫中之古物。迨晚近百年來。小變其式。但載乘客。不載行李。行於城市間。遂爲今日街車之祖。乘合馬車之名。日本本謂街車。余則取而泛稱多人乘載之客車。古行州郡間者。但曰郡國公車而已。

上海惟三數年前曾於靜安寺及梵王渡之間。見有小號之乘合馬車。東京街車。余於癸丑年在彼。尙無電車。但有乘合馬車。惟已行於軌道之上。街車行於軌道之上。全世界未滿五十年。初於軌道上但行乘合馬車。二十年來遂行電車。初則電線掛於杆上。如今日東京上海之式。今則歐洲大城市。電線皆安設地中。惟歐洲大市間。在其最殷繁之處。深以軌道爲阻礙。故不設有軌道車。而以無軌乘合馬車代之。至於一九零六年之前後。遂突以摩託街車。全代乘合馬車。今則惟郊外窮街。尙有馬拖街車之迹。餘則止見電氣有軌道車。及摩託乘合街車矣。若上海福建路之無軌電氣街車。余却未見。在歐洲見過。恐以上所述。凌雜無序。容易混亂。故復條列之如左。

(一) 郡國公車之乘合馬車。大都一層。卽歐洲舊時陸上之航船。今惟村鄉有之。

火車初行時郡國公車聚衆反對甚劇烈

(二) 街車之乘合馬車。初皆無軌。繼則或有軌。或無軌。有一層。或兩層。倫敦皆兩層。東京有軌者止一層。上海梵王渡無軌而得其形似者。亦一層。

(三) 有軌之電車。線有掛於杆上者。有掛於地溝者。歐洲多兩層。東方止一層。惟前

年過印度錫蘭。亦見有兩層之電車。今則香港亦有之矣。

(四)無軌電車。余止見於上海福建路。

(五)摩託街車。皆無軌。有一層。或兩層。倫敦皆兩層。

客問

街車有兩層。其上下當甚不便利。高而任重。又必易於傾覆。不知何所便而取此。

答曰。倫敦之乘合馬車與鐵道馬車。通行兩層。由來已久。故近來代用之摩託街車與鐵道電氣街車。仍沿曩制。電氣街車之寬廣。過於上海者遠甚。通常下層額坐乘客二十八。上層三十三。摩託街車之大小。略與上海無軌電氣街車之大小相似。不過其形制遠不同。而且此為單層。彼為雙層。下層額坐十六人。上層二十有二。上層之扶梯。電氣車與摩託車皆在車尾。英國街車無頭二等之別。惟法國有之。法國每以上層為二等。下層為頭等。若英則風和日麗之日。喜乘上層者多。名相葛蘭斯敦曾言。據街車之頂。遊行倫敦市。亦算一樂。自有此故實。故乘坐車頂者。愈增其興味。且摩託街車之車頂。短欄四周。列椅前向。豁然爽朗。在市則窗貨山積。歷歷入目。出郊則川原遙矚。樓閣

彌望。迴與自馳平車者不同。誠可爲寒酸客之一樂事。至於扶梯之上下。其層級雖窄狹。但頗極坦適。精銅之欄。盤旋而稱手。在西方則孩童婦女。皆彘升矯捷。毫無危苦。但不知於我寬博病夫。蹣跚從事者。能合式否。則非我所知矣。

客問

子言摩託街車。但行於殷繁之市街。何以又赴郊外。

答曰。電氣有軌街車。但在郊外及附郭。殷繁之市街。不利於行。若摩託街車。既在殷繁市街。終日如穿梭之往來。而復郊外僻巷。無所不至。電氣街車所經行之道。摩託街車亦行之。其不經行者。摩託街車獨行焉。自有摩託街車。代用乘合馬車。其氣燄幾有掃除電氣街車之勢。從前街車止達近郊。如上海則達楊樹浦而已。今之摩託街車。漸推漸遠。遂達吳淞。達南翔。甚則徑達松江。有哲雷斯敦者。去倫敦城心三十英里。正如松江之與上海。向爲獨立之城市。今爲街車所聯絡。已附屬倫敦。而爲其外郊。摩託巨車之製。日漸一日。皆視爲新寵物。去倫敦三五百里之海口。舶來之貨。從前皆由火車運送倫敦。貯於郊外貨倉。今則因倫敦倉地昂貴。卽建倉於海口。源源由摩託巨車。零星

輸送。零星運載爲火車所不便。而摩託巨車便之。火車運入貨倉。轉運肆中。又需換車。摩託巨車能由海口貨倉直達市肆。而且取攜之時間。皆可隨便。其價又不高於火車。安得而不樂用。所以前年江陰欲通鐵道於常州。孫中山先生曾勸但造馬路。費可遠省。若行摩託。功用又不讓火車。孫先生從前堅言我國支路。皆可以摩託巨車濟其急要。余亦甚韙之。然吾民平治道路之興味。甚爲薄弱。亦可爲劣等民族之表證者矣。前年孫先生又曾言。美國人常憎火車速度之低。故新有企畫。東自紐約。西至舊金山。北由朱家角。南達聖魯伊。開一十字水泥道。馳行摩託車。期紐約一晝夜可抵舊金山。火車須行五日。不識後來此種工程。果着手乎。然亦可見摩託力量之非凡矣。

客問

美國人憎火車速度之低。不知其最速之度。究有若干。

答曰。美國獨立於新大陸。如歐洲各國之國際競爭。略較減少。復以歷史上之可保守者不多。故其建置。都有自由規畫。任意擴張之便。而產物豐厚。工商業適又異常發達。製造之能力。駕英法比而抗德意志。宜乎其人皆喜新好大。務爲超勝。即如火車之速。

度。中國之特別快車。如滬甯鐵道等。大約爲每小時四十英里。即中國百二十里。而英國特別快車。則每小時皆六十英里。合中國百八十里。美國之特別快車。通常爲八十英里。合華里二百有四十。然美國人猶以速度爲未足。常開過量之快車。而火車失事之多。亦以美國爲特多。更可笑者。美人至英。皆譏英車爲癩蝦蟆。在車中時時作擲揄聲。顯露其不痛快之色。憶辛亥之秋。我國武昌起事時之前一二月。有美人四十餘。由輪船在英國南海邊主要軍港柏雷茅塢登陸。乘車赴倫敦。適其時間中。並無交互之車。美人又驕其富厚。隱輕英之工役。愛得老酒資。易於指撥。遂於開車時私給駕車人酒資數金磅。而英之老工役。亦老氣橫秋。視美人爲鄉間暴發富翁之子弟。狎昵之而狗其好弄。遂漫應焉。且知車中人侮其車之不速。乘此時機。亦欲以加速者顯其神通。不料甫行數十里。於轉灣處突然出軌。得金之駕夫。固不曾享得老酒風味。而已成爲血漿。彼四十餘之新大陸游客。亦不曾到得倫敦。同爲肉餅於車箱中。此種好奇之惡戲。我黃面皮之東方病夫。素有登高臨深之戒。固萬不肯爲也。

客問

西人視性命如如此之兒戲。則因火車失事與街車肇禍等。忽起根本之反對。想決然無之。但西人甚重經驗。凡駕駛不精熟者決不任其從事。而禍事當然減少。然乎否乎。

答曰。因禍事而起。因噎廢食之反對。如因火車失事。而曰火車到底要不得。因街車肇禍。又曰街車實爲禍根。其不開明時代。在古書中亦常有此種論調。惟今則決不聞有此聲。且人情少見則多怪。習則安焉。假如中國遭風遇險之船。及乘舟落水之鬼。亦時時不絕於聽聞。不聞因此遂咎舟楫要不得者。安之數千年之故也。駕車御機。必選熟手。此不惟西人甚重經驗之故。而其營業之資本系之。亦挑選出於天然。失事肇禍之因。由與四圍之種種。皆有關係。西方火車。路線繁複。往來錯雜。街車所經。般繁阻礙較多。故火車之失事。遠比中國爲多。中國一二年中。輕易不聞有禍事。若西國則時時聞有火車失事之記載。至於城市車輛之肇禍。街車括其中。而居大部分。倫敦近年平均之報告。傷損者每年約二千次。因而釀命者。亦年過五十次。故若正命之君子。不願立巖牆之下。惟有沉舟毀車。老死不相往來。以樂其桃源之樂而已。雖然。何處是桃源。此必問津於滇黔山中之苗大哥矣。若拖其辮子。而臥於窮鄉積薪之上。厝火其下。而不知自以爲桃源。是使子孫把臂於苗大哥。相哭於滇黔山中者也。

客問

罵人名詞之多寡及其含義重輕。似於文化程度有關。不知西人何似。

答曰。言不雅馴。搢紳先生難言。搢紳先生一名詞。含有階級的意味。演而爲紳士派之輕侮平人。固覺不合。然其本義。實止含受過教育之意味。蓋古世受教育者。但限於士大夫。史公所由以搢紳先生狀之。英人所謂溫恭之人（Gentleman）亦卽此意。惟溫恭之人。含意卽較搢紳先生爲精潔。梁任公先生所以譯之爲君子。不譯爲搢紳先生。（因彼中極小部分之無意識人。亦以溫恭之人。看作階級高於餘人之搢紳先生也。）君子一名詞。在今日普通含意。至爲高潔。初少階級及矜誇之意味。含於其中。但其起原。亦如西人稱有大才德者曰王子（Prince）無非贊人之高貴。推極帝王。則曰天子。推極帝王以外之人。則曰君子。故在位治人之君子。卽謂搢紳先生也。今覺搢紳先生與君子之名詞。皆不如溫恭之人者。不但於其正面見之。正將於其反面而含有罵人之意味。見之。搢紳先生之反面。必爲鄉里鄙夫。或則閭巷小民。君子之反面。習慣卽稱小人。以鄉里閭巷爲不名譽。卽見有名譽之搢紳先生。全屬階級問題。至小人之稱。因其爲人之不名譽。而并藐小其形體。其輕侮之情。亦甚粗悍。而彼中溫恭之人之反面。則止曰粗人（Rough people）言其受教育較少。不精細也。但執此等片面之稱。謂以觀。

姑揚人而抑己。便覺彼中毀譽之取義。自古即較吾人爲含蓄。吾人即言尙雅馴之搢紳先生。已微露虛誇。其反面之注射。即極粗悍。所以於不雅馴之罵人名詞。極其褻侮。自當比較而加甚。若今日之西洋。其罵人名詞。必斟酌盡善。以愈不褻侮者爲愈善。不待僕之縷數。吾人早已譽之不絕口矣。實非過情之譽。若如我國受有教育者之肆口斥辱。未受教育者之恣情醜詆。皆彼中所惶駭。推之至於隨便行文。亦佻言傷雅穢詞夾雜。大約今之少年略少。而成年者則甚。亦如今日廣場演講。若盡爲學生。則必喧囂略減。涕唾不聞。倘延得一二老師宿儒。與夫達官貴人。則談笑隨意。涕唾自如。彼有不自覺者矣。僕亦老朽。頗能自覺。文不雅馴。語每佻狎。漸悔漸忘。習慣已成爲天性矣。故執進化之論。時人而曰道德已每況而下。吾終不敢信也。

客問

如子所言。西方罵人之名詞。自古即較少於我。有之。而其含義亦較輕於我。然則東西文化之程度。本有差池。其信然歟。

答曰。淺陋如我。無詳備之論證。欲追論古代文化。而遽下判斷。我即不爲「國拘」。儘可揚人而抑己。然與事實相遠。終屬癡人說夢。吾偶然較量幾個之名詞。竊嘆他人早有

一長者。亦不過稍含賞奇之情。故抑揚其詞而已。若即欲從而論定東西古代之文化。則吾豈敢。且吾個人僻見。以爲十九紀以後。爲世界新文明另外出產時代。與十九紀前之舊文明。夙然不同。在舊文明空氣中者。而行動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決無不同。在新文明空氣中。而行動言論。其較進之狀態。東西亦將無不同。今就罵人一端而論。罵人之輕重。與其心曲之慈悍。有比例。復與其行動之仁暴。亦有比例。彼中於十九紀前黑暗之時代。如倫敦城心之燒人場。常常將異教之人活燒。百餘年前倫敦橋之古畫。今張圖書館中者。亦有梟首示衆之人頭數十顆。最可笑者。史事中曾載某次政爭。有武士數十人。拘得一攬權之教正。繫之於柱。而椎牛鬩飲於其旁。投牛骨滿壁角。乘醉起詰繫囚。數言不合。羣拾棄骨。剝其頭。血流蔽面。此時之人。其行動如是。而口所詬詈者何詞。書不詳載。然但知此時之人。貴至王公。無一不因肢體之異點。而受有綽號。稱者但以綽號不以名。有如紅鼻頭。四眼狗之類。彼中亦曾盛行也。即此而推。可想彼時詬詈之詞頭。亦必有大可憫笑者矣。十九世紀初。於郊外之大道口。尙設頭足之枷架。械盜賊以示衆。至一八一八年始廢之。自是而刑法減輕。監獄改良。因之粗暴之

舉動亦漸漸減少於社會。在其教育積極方面。曲謹細行者。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也。故對語決不曰爾。婉之曰爾們。此亦由來已久褻所非人所樂想像也。故如廁必詭其詞而問浣洗之所。且不可問於女子。穢衣決不能直呼婢僕以付浣。必置於相當之所。俟其背人自取。普通凡置枕上者不洗者。也置床心即付洗者也見人衣履有穢迹。好意告人取去者。告之之時。反必先行謝罪。諸如此類。皆於言詞多所謹慎。而疾言遽色之不作。自穢詞褻語之更少。而且致謹於行動之細者。如食物決不可作聲。且必合其口而嚼之。雖苦力偶食其茶點於街頭工作之所。亦必隱蔽於器物之後。不使人見其朵頤之頻動。凡此皆不願以粗鄙之狀態表示於人。自然亦即無粗鄙之言詞出於其口矣。籐條竹板之器。實與混帳忘人之聲。相爲運命。欲我國道路上不聞車夫相話之聲。必在官廳上已不聞高坐喝打之聲之時。

客問

吾國人應酬。於行路則讓人先行。於就席則讓人上坐。互讓之間。有延至數分鐘之久者。西人有此習尚否。

答曰。禮者所以節凌犯。免粗略。協人類交際間之感情。實有不可盡廢者。惟禮有整齊

和協之速效。談禮者珍異其作用。遂與道德倫理。同其致謹。有以繁爲貴者。有以簡爲貴者。有以得中爲貴者。議禮之書。紛紛聚訟。而中國且以禮教治國。聞於世界。若今粗略斷之。得中則甚難言。而繁與簡。皆有其失當之處。西方禮節。自亦甚多可議。然行之今日之社會。又若粗當於情理之處。彼較其多。而我較其少。豈吾個人好惡之偶僻歟。此吾不之知矣。蓋中國之禮。似乎定名分之意較多。彼人之禮。似偏重於協情感。定名分之意較多。則凡可以維持名分。假借名分者。雖明知爲虛詞虛意。必當爲之。故如帝王之傳位。爲至大之事項。既名實必歸。或篡襲既成。行之可矣。而必有南向讓。三北向讓。再之禮節。故古人亦曰禮者人情之僞。窮其矯僞之情態。無一非勞謙而費事。極其流弊。且至於實利可捐。而面子必爭。彼人曰。吾之外交內政。盡於「遮救體面」四字。(To save the face) 亦至確也。體面自亦世界人類之所重。然有相當之體面。其始固無所可讓。其實當至死力爭。吾人則不然。其始則可以假借。其實則可以拋棄。惟其名不可不居。欲居其名。初可故意放任。而後乃以代價易之。所謂遮救是也。此其情態。卽可以讓行讓坐。得其見端。行必誰先。席必誰上。此自有其儀節。彼中之行。無先後之別。

却有左右之分。普通之法。行於道路。三數人者。必雁行而進。非魚貫而前。此或其一失蓋雁行甚碍行人也。故其排列之法。以近於街心而危險者爲下。近於內面人家而較安舒者爲上。大約必以孩童婦女老朽尊長賓客得其安。而餘犯其險。別一禮節。兩男一女者。女必在中。兩女一男者。男亦中行。行於階梯。又必魚貫而進。上則其應得安者在。前。下則應犯險者爲導。方下而過人之上。或方上而過人之下。例不交錯並進。必俟上者既上。或下者既下。而後上者上而下者下。其先後之例。亦以應得安者先上下。或則已據上下之勢較多者先焉。此其行路禮節之不苟。亦有如此者。然皆不言而喻。各循其當得之分。和悅而赴節。或有錯誤焉。其應讓者讓之。受者亦稱謝而已。無所謂姑可假借。徇其錯誤。謬詞以返之也。或有特別事故。不得已而當反乎常則。以便個人之私者。但致原恕之詞。竟可自由超越。無所謂避免凌犯。強忍而廢急要者也。其就坐之禮節。如平時以近火爐者爲上座。几筵則以近主人者爲上座。男女則必相間錯坐等等。分別亦繁。然亦循乎自己之分位。自然而協應協之節。不爲謬詞之推讓。其有賓客既多。不相知其分位者。主人必精確而指派。既經指派。決無復互讓。蓋其制禮之意。無非重實際。而協應有

之情感。並非假名分。而致過情之推仰。是所謂誠敬。而非崇敬者也。且其失儀之監督。寓於全羣。而不煩勞於個人之自護。蓋其人兢兢於儀節之有愆。皆恐社會譏其粗陋。非僅恐受者致其拂逆。恐社會諷貶之意多。是行動冀其不妨於公益之意多也。恐受者拂逆之意多。是行動冀其能瞻徇於個人之意多也。失之毫釐。謬將千里。然吾非謂吾人全不顧詬諷於社會。彼人全無個人之拂逆。蓋謂用意似有多少之別耳。

客問

然則有人以爲西人簡質無文。各相見以脫略。亦不盡然。

答曰。殊不盡然。有時有其繁細者。有時亦有其脫略者。既偏重於實際之情感。而不偏重於虛詞之名分。雖亦不能無所煩滯。無所厭嫌。然返諸吾國過重名分之禮節。似乎彼之繁細處。既儀文協意。而彼之脫略處。亦真摯可愛。吾國評禮者亦知失野失史。君子必要於彬彬。故客所謂推行讓坐。動延小時者。亦爲大雅所勿尙。居鄉每見市廛暴富之子。及江湖之墨客。相見於賓筵。甲曰請教尊姓。乙必曰先請教。甲亦曰先請教。乙又曰先請教。甲固請之。乙方聳然而答曰。小姓某。甲乃贊曰。久仰大族。乙又謙曰。慚愧。

寒門。於是乙乃請甲之尊姓。其聳然致對。此贊彼謙者如之。甲復從而請曰。請教台篆。乙又必曰先請教。甲又必固請曰先請教。或至再三。或至四五。乙始聳然而對曰。草字某某。甲亦聳然而贊曰。高雅已極。乙又歉然致答曰。粗草粗草。於時乙之還請於甲。而手續不可稍略者。又如之。設其時有學生在旁。固忍俊不可禁。卽老輩之方雅者。遇之亦必縐眉。執此以推。又可發見我國北向讓三南向讓再之儀節。高明通達之古人。亦微悟其煩重。於是於禮又有至敬無文。父黨無容之明訓。遵而行之亦數千年。但此之用意。一則直自暴露其制禮之矯僞。亦知不可施於其至親。二則仍從名分着想。欲保持其至親之名分。故嚴拒以矯僞相施。從而矯枉過於其正。並失其慈愛怡悅之情感。雖孝子有深愛。必有愉色。必有婉容。片面之救護。自古亦甚注意。惜其尊長之又一面。欲絕矯僞。必嚴靳詞色。第五倫兄子之病。夜起數視。歸寢皆酣。親子之病。未嘗一顧。終夜不寐。其反對至敬之文。而以義制情之矯僞。又有如此。故中國家庭之中。父兄如官。子弟如囚。或父兄如木石。子弟如鹿豕。雖有深愛。絕少怡怡之情。爲之曲達。未嘗非過。刪至敬之文之故。彼人晨起相見。必互相道好。不惟子弟敬呼尊稱。父兄頷之。或不一

顧而已也。晚寢道好又如之。予受必道謝。踐觸必道歉。使令請願必道勞煩。離別必親其口。送迎必搖其中。子可施父。父亦施子。故其家庭之間。融融之樂意較多。吾人之嚮閑舌者。乃謂西人較薄於倫理。而吾人則敦。我則不敢爲此過情之自譽。故破壞家庭制度。吾之所熱贊。然以弑父與兄。或棄子絕弟。表顯其破壞之精神。則其所謂博愛者。父兄子弟。非卽久相扶持。好友中之一人。而當先施其愛者乎。故西人之不重家族制度。與最新學說之破壞倫理。皆組織上問題。非情感上問題。凡一主義。公共欲認爲多其優點者。必愈多其愛情者也。大同之世。愛路人如愛其父兄。可見愛父兄。決不薄於路人。孟氏非墨。而曰兼愛無父。真武斷也。雖然。墨之兼愛。果與新學說之所謂博愛。同一物否。吾又不敢妄斷。

客問

今日歐洲因戰事乏人。盛倡添招華工之議。於俄於法於英。且已實行。不識此等招工之結果。與昔日南洋美斐澳各州之豬仔問題。有無異同。

答曰。此種問題。繁複已極。各地方之情形。種種不同。每一時之時勢。種種不同。而我國人民前後之開通閉塞。文明野蠻。種種又不同。故若執去年之歷本。查今年之節氣。執

東鄰青菜蘿蔔店之帳簿。算西邊粉條麵筋店之盈虧。不免生出隔靴搔癢之弊病。今答執事之問題。當先以種種不同之情形。拉雜舉答。以爲討論之前提。

客問

請先舉其一端

答曰。世界人類冒險之性質。本不甚相遠。遠古不必論。但言近古。彼中盛稱麥哲倫在哥倫布之先。尋得好望角之航道。然我明三保太監之繞好望角而西行。卽在其時。惟彼則漸啓海外殖民之野心。我則至今以家食爲吉。雖明季因國變而流亡。以極多數之福建人相率移殖。零星隨時南行。漢唐以來。卽不絕其人。故壻於土酋。王於島國者。記載不勝書。皆視爲逃死而已。自毫無殖民之觀念。然此雖自由赴海外覓食。而工作舉動必多少已受葡萄牙荷蘭人等之支配。稱之爲最早之華工。亦無不可。在其先之零星外赴者。爲巫來由等土人之客民。未與歐人接觸。華工之名莫由賦與也。自是而因海禁之甚嚴。其外逃之客。必感當時工作耕植。頗可饒給。於是記憶親友。而欲誘導其出境者有之。廣據田園。而思得邦人佐助。其闢治者亦有之。由私越關口等之詭秘。自又生出騙誘販賣等之把戲。其時在南北

美釋奴戰爭之先。殖民地之白流氓。必皆有販賣黑奴之氣習。吾逃人之不肖。以內地拐騙之性行。加受白流氓待遇黑奴之氣習。於是販猪仔之組織以興。最近不滿百年。海禁既大弛。歐人之殖民南洋者。又日多一日。墾闢之廣。隨在需人。黑奴已不易販賣。於是得販猪仔者之迎合。而我國之猪仔。遂代黑奴而為南洋華工之祖宗矣。當時美其名號。亦可但稱為華工者。蓋明白招赴之自由工人。亦實居其一部分者也。若招赴舊金山之華工。則自由人居八九。而猪仔惟一二。此實為華工改良之第一步。今人與猪仔一概討論。不免粗略。至於南洋之猪仔。曾極盛於美洲華工之前後。而且至今尚有一種組織。不免含有三分猪仔之意味。是猪仔者。實受黑奴之餘波。在前三十年。追溯至前一百年間。一種之傳染病。今日此種微生物。已有撲滅淨盡。無從發生之理由。今所存者。止其變形之新黴菌。已進種者耳。

客問

猪仔時之情狀究若何

答曰。猪仔之歷史。零星瑣記。與夫傳說於口碑者。頗不為少。今惟就我所躬親聽聞之。

數事而言。亦足以見一斑。在猪仔已經衰微之時代。卽十五年前南非洲招工之時代。此屆之招工。實尤較五十年前美洲招工爲改良。然深印於國人之腦中。亦若有猪仔之凌暴。則斷然不合。倘以爲工頭管理過當。有若上海黃浦灘碼頭虹口碼頭等處之工人。遭印度巡捕及三道頭巡捕等之侮辱。當時頗多此種新聞。雖據彼中人之口碑。而謂華工在南斐。多以不規則之舉動。有時召辱。其說亦當可信。蓋此次李石曾先生由法回國。述及梁士詒招去之工人。已出有強姦偷盜數事。卽此亦足以爲我國苦力失教者之悶損。然幸而此次在歐洲。亦止處以相當之罰。未嘗多加侮辱。而南斐之情。形必至今尙大大不同。前五年余乘德國郵船東歸。親見船上茶房水手。甚而至於下等之船員。在地中海濱尙和顏悅色。一入蘇夷士運河。遇見埃及土耳其人。卽時時用其拳足。其時卽對待東方客人之面目。亦頗改換。所以上海之流氓。無所可畏。亦畏外國火腿。去年黃蔡兩公之行喪。觀者如堵。余親見所謂三道頭巡捕者。在人叢中故意用其外國火腿。以施威風。且時時出其巨掌。擊看者之嫩頰。清脆有聲。受者亦有憤而不敢爭者。亦有笑而怡然安者。此等使用外國火腿之人物。在彼中固亦微賤。然爲其

同類之初至東方者見之。其始亦必爲之忸怩。因侮辱他人之事小。失其品格之事大也。然久而習之。亦遂安焉。且或效而尤之。故彼中有道之士。深嘆此等東行之人。得其利益。而墮其教育。故南斐華工之已事。謂爲曾受侮辱。必爲事實。若以比於豬仔。恐儼不於倫。然此一問題。當別加討論。吾答三十年前豬仔之情狀。忽引起十五年前南斐華工之故實者。因有一事。足以證明當日豬仔之機關。南斐招工之年。友人徐子鴻先生秀鈞。卽爲衆議員。而遭袁世凱鎗害者。振奇人也。由東京至香港。欲以苦學赴歐洲。忽遇南斐招工之事。彼亦赴招。欲親察華工情形。且欲開通此曹。歸爲革命之佐助。彼於報名收錄後。卽爲載往香港口外之小島。不任離島。以備集有成數。載入海船而放洋。雖在島飲食周給。並無凌虐。然已失行動之自由。望海天而迷茫。於是想見當日豬仔機關。卽爲此等之設施。故彼時可零星騙拐。頃刻卽隔人境。無可追求。徐先生畢竟因在島中對衆工爲劇烈之大演講。爲工頭所忌。除名逐回。然昔年豬仔之鬼門關。得先生之好奇。依稀求得矣。

客問

島上暫拘工人之自由。
於豬仔問題。有何關係。

答曰。此有絕大關係。當日之私招華工。必爲白人所承認。其招工之若何困難。華官之若何干涉。手續當若何之離奇。止去其狼藉過甚者。又必爲白人所首肯。而加以蓋護。其時之豬仔。皆零星騙拐。據我向日常常所傳聞。其騙誘之法。首出於賭博。次取於冶游。更雜得於酒食招邀。道路劫奪之中。道路劫奪者。直伺伏於僻徑。待可欺者經過。卽一人突出遮其口。數人強納於麻袋中負之而徑行。此與強盜劫財無異。難而且險。過狼籍。亦必爲白人所不許。其酒食招邀之法。卽借種種之因緣。輾轉而得親近。漸爲酒食之往來。或久或暫。視乎機會。乘醉或下藥。引於下手地。卽迷之入小船。或強納於麻袋。而後負之入艙。各隨所便。故當日常聞南行者作信口之劇談。謂至汕頭香港。切不可擾人酒食。至於冶游場中。則牽引自易。而酒食之緣亦多。而其最後。亦不外乎酒醉藥迷。遮口入袋等之結果。若賭博之法。既爲粵中所最流行。而又爲最穩便。以賭博而接近酒食。接近冶游。仍當用上舉之老戲法者。固亦有之。然對於強硬者。皆就輸錢過多。虧負甚鉅。卽劫而勒贖。此固振振有詞。常可於白晝通衢。行其遮攔。至十六七之愿者。因負博資之故。而賣其身。或聽信作工之獲利。能暢續其博興。皆自願入小船之艙。

與麻袋客同行。或此中竟有健者。能助紂爲虐。造就而爲異日豬仔之頭。此等賭博賣身。因貪作工獲利。而持續其博興者。至今內而澳門。外而新嘉坡等處。皆不能絕迹。常有一屋駢居數十人之多。其人作工用錢。皆失其自由之意志者。卽吾前日所謂尙含豬仔之意味者也。惟待遇之凌虐。今已銳減其度。必入山深處。或尙留一部分之黑暗。以待樸愿之子。則未可知。蓋耳目近接之地。華僑中之志士仁人。防察不遺餘力。卽一般苦力。亦聞所謂人道主義。能得其同胞之保障。而敢與頭腦違抗。則質而言之。今但有所謂受欺之苦工。而不得名爲豬仔。豬仔者。行動身體性命。皆永無自由之一物。在黑奴籲天錄中。或可想像其情狀。前所言者。至入於麻袋入於小船而止。而海天萬里。如何倏忽卽失蹤迹。則恃有海上孤島有人。認爲貯工秘密所。加以蓋護之故。旣入島中。則呼籲不聞。身雖尙寄母疆。不啻已入異域。豬仔之滋味。卽於此而初嘗矣。觀於徐先生以堂皇招雇之工人。尙失自由。而豬仔到此之先。受下馬威。其苦趣可知。可笑。三十年前海島之地點。猶是。而海道之通行亦廣。何以華官贖贖至此。此語於今日學生時代。海情甚悉之人。固有所不解者也。

客問

當日猪仔之出口地。既在澳門香港汕頭等處。大約所騙拐者皆爲粵人矣。信乎。

答曰。以今日南洋羣島之工人而言。閩籍與粵籍外。誠少別省之人。當日之猪仔。其強倭者已轉變爲工頭。爲富室。而弱劣者早填溝壑。猪仔興於粵境。自以粵人爲多。然遭騙之人。以吾所聞。實不限於粵籍。恐異鄉人而入賭場與妓館。尤易遭騙。其既入猪仔之隊。尤遭凌虐。故易填溝壑者。必爲此輩。是以今日南洋猪仔之子遺。無復此輩蹤跡。吾所親聞之猪仔故實。止有數則。皆不關係於粵人。其一則三十餘年前江陰有某觀察之公子。因省親粵東。忽失其所在。某觀察方有權力與粵官場。然雖知爲猪仔頭腦。從妓館誘去。而一無可以着手根追之處。止能付諸悲痛而罷。事隔數年。方由其子輾轉託人。幸達一書於其父。始知落於猪仔欄中。以後凌虐作踐。無所不至。轉鬻數處。無一苦工不作。最後賣入某埠西人之手。令爲鞋匠。幸公子素聰慧。以製鞋合式。得主人歡。故能略得自由。設法傳書於其父。聞某觀察後備五百金往贖。始得其子生還。又聞一事則在二十五年前。今日鼎鼎大名屢欲運動交通總長之楊士琦。當日與其兄楊

士驥楊士某楊士某等。皆方爲舉子及小京官。居於北京之前孫公園。其父曾任兩廣總督。故有大宅於京華。士琦之兄士某。辛卯中舉人。南至廣東打抽豐於其父服官之地。壬辰二月入京會試。乘海舶至汕頭海中。據其同伴者所言。夜起如廁。遂失蹤迹。落水則不類。投海尤不合。遂喧傳被劫爲豬仔。余時恰在都中。親見渠家圓光問卜。無術追尋。以今懸斷。大約失足於海中。如謂其兄其弟。此後方於國中。大出風頭。做總督。爭總長。此人尙在某埠製皮鞋。似乎二十年來。海情大通。不應留此秘密。然當時有豬仔之傳言。則可見彼日豬仔之氣燄。猶如火如荼。豬仔之運氣。與中國之國運。皆衰於甲午戰敗以後。因爲木屐客打開大門。國人知海外尙有人境。而海外之鬼蜮。其技亦漸窮。方楊舉人在汕頭失蹤之日。正張之洞方卸粵督之時。張之洞之督粵。鄉人吳孟棗先生亦說一事。與豬仔有關。有粵人富室某氏。海外歸來之暴富兒。羣指日爲豬仔頭。然莫得顯然之佐證。且其所交豪棍惡役甚多。潛勢力頗大。張之洞訪確。一日邀請署中宴飲。某氏心雖知其有異。然無恐怖。蓋卽繫獄。自恃官吏皆受其支配。可以立出。不料既入飲。初則酬接甚歡。席甫撤。張令人突數其罪。出甲士及劊子手。命立決於客廳。

前之庭院中。就刑時。某氏顏色從容。以臂上值價千六百元之翡翠鐲。向階上摔斷之。曰。我今始無所需若矣。乃受戮。或云此爲李瀚章時事。總之三十年前有此一事。粵中老輩必人人能道及之。

客問

美洲華工及斐洲華工。其與豬仔不同之點。究何所在。

答曰。美洲華工及斐洲華工之詳細情形。吾少有所知。不敢瞎說。但與豬仔之分別。兩言可決。卽一有自由。一無自由是也。華工縱在工作之地。所受之待遇或苛。皆家屬能知其所在地點。工約有一定。最後復可認虧而辭工。若豬仔則已爲賣奴。出於拐騙與非拐騙。皆不任交通於家屬。並無所謂工約。載重扶疾。一惟主命。違則撻楚。死則委棄。眞與牛馬同一待遇。此必昔日南洋之豬仔。曾遭此酷毒。若美洲與斐洲。不聞有此慘狀。美洲今日之華工。已與華僑相夾雜。或昔日華工之子孫。已轉變爲華僑。且地屬於白人之家室。更無從發生過於野蠻之待遇。故今日美洲華工之自由。似又勝於內國上海之工人。而五十年前之舊情。則吾無所聞。不知曾否有甚惡戲。至於斐洲之華工。

開招於一九〇三年。全遣於一九〇八年。今日已絕其迹。今日南斐且嚴禁華工入口。故余此次歸國。過好望角東邊之「都班」埠。聞尙有華商數十百在彼。華人乘客登岸者。受關吏詰問。當斐洲正有華工往開金鑛之日。卽余初寓倫敦之時。曾因王亮疇先生之介紹。晤一黎君。彼乃都班之華商。因領事劉玉麟不能阻止華工之受虐。黎君不平。將赴英倫。控訴於公使汪大燮。余問其受虐之狀。無非華人工頭倚廠警之勢。任意鞭笞工人。抗者反受禁錮。或則疾病強令工作。偶至殞命。此等待遇。在豬仔時代。必甚尋常。惟彼時已爲我國公理人道。爭論發達時代。故在黎君甚憤慨。而劉汪則漠如。蓋入英人先入之言。以爲此等工人。皆去自北方。無一携有家室。而不規則之奸亂。肇事甚多。今此等故實尙爲彼中人纂入一通俗百科詞典。我等老鄉親之稍欠教育舉動離奇。亦實有三分召侮之處。余問黎君。黎君亦不能爲諱。然因時間已入二十世紀。所有野蠻之待遇。不過甚小部分。其大多數在彼。皆熙熙皞皞。頗多樂事。黎君既歸都班。又曾寄示華工在彼演戲賽會等之照片。想見其中尙有人境。決非當年南洋豬仔所曾享也。但其地既在斐洲。正黑奴求生不得之地。於此而欲討論華工境遇。曾否留改良之歷史。吾既非所深知。必當略之。若今之招赴歐洲之華工。其

事既爲破天荒。其論斷必有所特別。固不可牽混於南洋昔年之豬仔。又未可例以美洲華工。例以斐洲華工。惟此次歐洲華工。劃分赴俄赴法。英所招者。今日以前。亦令赴法。俄雖號稱歐洲。但其自待流人及猶太種人之名譽。素不甚華。且報載俄人虐待華工之事。已非一次。俄情非吾所悉。今亦止可略而不論。吾所可就執事歐洲華工之問題。一加深論者。惟西歐英法方面之情形而已。然於討論此次西歐華工之先。最好又必舉昔日華人在彼之似工非工。與竟在工以外者。澈底叙述一番。而頭緒又較可清晰也。

客問

西歐華工之情狀究若何

答曰。作工於西歐者。雖久有其人。然不得被以華工之名詞。西歐之有華工。當自法國去年招工始。然內國人之意影中。覺西歐亦多華僑。倘非作工。何由而集於彼。且昔日作工之華僑。與今日法國之華工。其分別何在。此皆甚費猜量。故吾昨日以爲如欲細說今日華工之真相。當舉昔日之作工華僑。先叙其大概。欲叙昔日之作工華僑。不若並舉西歐向來華人之歷史。亦罄吾所知。縷述其品等。自更覺頭緒清晰。

客問

西歐之有華人。
自何時始。

答曰。其真確之歷史。甚難考求。因我國無名之英雄。亦頗不讓於其他種族。儘可十四五世紀以來。常有華人赴歐。因彼中古籍。常及華人幻術等等。可見必有江湖賣技者。流輾轉達彼。我所知之較確鑿者。已在晚近。即倫敦南金星墩博物院中。有中國海船之模形一具。稱係道光二十五年有同此模形之一船。從上海繞好望角。入於倫敦之太晤士江。華船之去歐洲自此始。我國官場去歐之最早者。旗人斌椿。於同治四年奉委西行。其乘槎筆記中。叙述往遊倫敦南部水晶宮。已見有安徽詹姓。身絕長。湖北王姓。身絕短。爲彼中人挾去。供人觀覽。則詹王二之人赴英。自在斌椿前。詹某家中世爲墨商。故老曾有見之於上海者。言彼入上海城門時。必彎曲其背。所謂水晶宮者。至今尙在。即博覽會場之玻璃房而已。今日各國博覽會場之玻璃房。或華美有過於此。惟此水晶宮之玻璃房。實爲全世界博覽會之祖宗。蓋英國前女王之夫「洛波德」於咸豐中首在倫敦城心之海岱公園。創開博覽會。會罷。即遷其玻璃房於郊外以爲紀念。

有美國人出資租借。房內陳百戲。於房外闢大園。約二十倍於張園之大。其玻璃房亦鐵柱千百。氣魄壯偉。夏夜納涼。並有花火。詹王之前。華人在西歐曾留蹤迹。今可舉其姓名者。則有申報舊主筆之天南遯叟王韜氏。彼於洪楊初失敗之時。遁逃英國。曾居蘇格蘭都城之藹丁堡。王氏爲蘇州秀才。實曾與洪楊軍中有關連。蓋真正老革命黨也。其人頗具才略。惟洪楊既被賊匪之名。而時勢又重君臣主義。故卒見擯於同光之世。雖有隱惜其才如李鴻章張之洞輩。皆莫能薦拔。縱王氏之知識學問。在今日視之。不免膚陋。然在當時。號稱能通外情。實無出其右者。

客問

斌椿歸後。何時再有華官赴歐。

答曰。自遣斌椿歷聘各國之後。同治朝未曾續遣華官。直至光緒初年。始更派郭嵩燾爲正使。劉錫鴻爲副使。名曰特使。所有英法義比德俄。皆往遞國書。覲見元首。此行實有作爲常駐公使之整備。故去無幾時。卽任郭爲英法義比公使。任劉爲德俄公使。當郭劉爲正副特使時。頗交惡。郭告友人。直斥劉氏爲小人。劉氏果爲小人與否。並其小

人程度果何若。今不能知。今所知者。劉在西洋時。迎合朝貴意旨。力攻鐵道。有指陳無數弊病之大文章。三十年前。常采刻於時務策論中。一孔之書生。皆甚贊揚。我國鐵道之不能早出世。劉實有力。其所論之弊病。可笑自不待言。逆計當日。據劉所見聞。不應如是紕謬。蓋有固寵之計。而爲違心之論。真有小人之意味者也。郭嵩燾在英。與上海報界。曾有小小交涉。因申報登載彼延倫敦畫工作像。像爲側影。不見左耳。郭言如是。則見者必謂余曾受有刑帽。上不見頂珠。郭又言如是。則見者將以我爲何如人。然申報之言。郭氏不承認。函滬電滬。囑其更正。皆置不復。最後並匯覆電之費。始答言轉錄倫敦日日新聞(Daily News)某日之報。郭遣隨員設法購得所指之舊報。竟無此條。再與申報理論。則道遠不理。亦止能認爲晦氣而罷。然此等新聞。在今人見之。直付一笑。決不辨正。而當時老輩則兢兢如此。日日新聞者。今仍爲倫敦自由黨偏於工黨之有力機關報。其創辦之時代。正與申報相先後。然該報在倫敦。不算甚銷行者。亦日印四十萬分。郭氏未終任。卽以曾紀澤相代。郭曾二人駐在之時。歐洲之官費學生。始萌芽矣。最先有李鴻章派往德國武弁數人。尙不名爲學生。其名爲學生者。在郭氏正

將回國之年。北洋派往水師學生二十餘人。卽汝丁昌方伯謙等一班。甲午斷送海軍之人物是也。另有文學生八人。二人留法。其一卽馬湘伯先生之弟馬建忠。六人留英。其一卽嚴幾道。其時名宗光。故字又陵。曾侯日記有云。今日嚴生宗光送來文字三篇。一題爲說法。一題爲奈端傳。一題爲某。頗有才氣。惟疵累尙多。余爲批改還之。其時嚴氏年約二十二三。今日老人星之伍總長。彼時亦爲美少年。以自費在倫敦四廟橋學校。時見踪跡於使館。自此票大批學生以後。又曾陸續派遣。大約持續者十許年。惟甲申至戊戌。又爲歐洲留學界中衰時代。迨戊戌後之新留學局面成。而又別有景象矣。

客問

戊戌以後。歐洲新留學之局面。得聞其略乎。

答曰。新留學之動機。發始於戊戌。自北洋湖北及上海之製造局南洋公學合派三十餘人。至日本東京。而留學之聲遂高。庚子遭拳亂。清廷大受懲創。益知二毛子

謂習西學者

之必應培植。兩湖學堂及南洋公學。又有派遣歐美學生之舉。余去英倫。爲一九〇三之夏。所知者。於英則有南洋公學學生五六人。皆在倫敦。又有曾爲上海交涉使之陳

賄範君。似聞係北京同文館所派。大燒漢口中之有名人物。丁士源君及康聖人之快。壻羅昌君。傳說皆保皇黨所資給者。陳丁亦在倫敦。羅則在鄂斯福。余則初居蘇格蘭之藹丁堡。其時止有同舟而去之廈門自費生雷葉兩君。其北扼北旋。又遇有顏永京先生之快壻舒鳳君一人。於法則有前一年孫慕韓同去之隨員。如張靜江夏堅仲李石曾王述勤諸君。夏李二君皆辭官而爲學生。張君則輸其家財而建許多教育上之事業。法國所有教育運動之小小成績。皆張君出資。李君出力所得來。當時之孫慕韓亦非今日之孫慕韓。其熱心道義。殊有足多。卽以余去歐洲後一年一逸事而言。可見孫公當日之慷慨。蓋後一年。則湖北之留學生二三十人。已分居德比法三國。適孫中山又遊歐。中山先生從前屢自歐而美而東。過一短時。又歷一週。故歐美社會最謠知者有二人。一李鴻章。一孫逸仙也。湖北學生如王鴻猷君等。卽結一秘密會。交名簿於孫先生。有留學德國之陸軍生王發科者。旣簽名。爲滿洲同學所恐駭。卽大怖懼。赴法商於今日大名鼎鼎之屠戶。所謂襄武將軍湯薊銘也者。湯亦簽名矣。亦大懼。二人遂伺於孫先生之客寓。乘孫先生外出。卽徑入其房中。剖皮包而得名冊。奔首於法使館。長跪哀哭。孫公詰何故。如是云云。孫公大笑。卽叱之曰。速返其冊。

否則吾反將除爾等之名。王湯出不意。止能返其冊於孫先生。又跪拜謝罪。孫先生亦笑而置之。故當時之孫慕韓。敢作敢爲。富於平民性。遇能從事於改革之人。如孫中山。康長素。梁卓如等。皆敬愛保護。無微不至。卽如張靜江。李石曾諸君。亦皆孫公所感化者。不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繼爲柏林公使。卽受德皇威廉第二之米湯。灌成爲帝國主義之頭腦。於是與魔王爲親翁。遂前後成爲兩人。然其所主張之帝國主義。徒以製造腐敗官僚。滅亡清朝天下。不曾得德皇開明之政治。而止贏得許多亡國大夫之笑柄。故不學李太白做詩。而學李白喝酒。我國人之崇拜德皇開明專制者。屢鬧極開胃之笑話。最後無不爲平民精神所勝利。所以現在開明專制創造家之梁任公先生。已熱誠反對德皇矣。德國之博士如張嘉森先生者。絕德問題發生以後。趕隨馮副總統入京。尙欲一力打消此策。今竟大出風頭。知惟反對德皇。可以爲中國建立大功。此真突飛之進步也。閒話且少講。我等明日再講留學。

客問

如是則歐洲留學之再興。蓋在一九〇二與〇三之交。此十五年內之狀況。試略言之。

答曰。自前清光緒十年以後。歐洲之留學中衰。亦約有十五年。至光緒二十八年。即西歷一九〇二復盛。中間私人留學。亦相續不絕。不過其數甚少。如今日知名之辜鴻銘。林文慶諸君。皆曾畢業於蘇蘭之藹丁堡。又或轉學德意志。英國則南洋之華僑。時有少數往學。特其人皆習律師或醫生。以求衣食於南洋。並無以學問與國家社會相見之習慣。故非內國所知。法國儉學之企畫。雖其具體之行動。始於李石曾君發端於近年。然開山之人。實爲崑山趙仲柎君。趙君爲製造局維新老輩趙靜菴先生元益之子。靜菴先生則於留學中衰時代。爲無錫薛公使福成之隨員。居法三年而歸。趙君又以使館學生繼去。照例各使館皆有學生數人。然名爲學生。實則從不入學。能延失風之法國寒士。去使館教授「阿培賽台」。便算好學。蓋當初使館隨員。亦不算名貴。故學生實爲隨員之候補人也。脚力大者得隨員。小者得學生。當胡維德隨薛福成往法時。其初亦當學生也。但學生之額薪甚微。不過華銀六七百元一年。雖當時鎊價尙低。然有使館面子。除是躲藏館中。否則出必費錢。又需分寄家用。甚爲艱困。所以學生及隨員之低俸者。及我去倫敦時。張德彝之使館中。尙樓上遍布火油爐。及燒飯器。隨員學生

老爺皆自己動手。因與大廚房交涉。其值甚鉅。節省方夠澆裹。則趙君雖頭銜爲學生。其無力入學可知。趙君則辛苦艱難。自習法文。出遊公園等處。遇窮人之閒宕無事者。贈以銅板。與之會話。久之作書於教部。得一廉值之農校。去巴里約華程二百里。曰「蒙達夷」者入之。使館且有詫而笑其迂者。卽一切學校之情形。使館繙譯等概不願與聞。皆趙君輾轉而得之。蒙達夷之農校。甚良之農校也。每年除暑假外。學費膳宿在內。止華銀二百餘元耳。趙君在此校畢業後。卽薦李君亦就此校預備功課。此亦十五年前留學中衰時代之一段故實也。自一九〇二年後至於今日。此十五年中。始則各國皆有五六或七八人。一九〇四年湖北江蘇卽遣大票學生西去。各國倏焉皆有數十人。嗣後自費者亦續續而往。更有儉學會之組織。雖官費學生頗受從前留學迂謹者之忿激謬論。以中國學界如是低下之程度。卽欲學步日本派遣官費生之法。於是節費限額。行其狹義。日形衰落。然自歐戰既開以後。尙官私相并。英法各過二百人。德比近百人。瑞士意大利亦皆有人。此西歐關涉學生之大略也。

客問

居留歐西者。學生以外。試分詳其種類。

答曰。學生以外。其數亦有數十百人者。則爲使館人員。領事則僅聞倫敦及英倫西偏之利物浦有之。皆請一西洋人攝代。並無特派之華人領事。亦無領事館。商則近十年始有古董兩鋪。曰通運公司。曰來遠公司。皆有資本二三十萬。有豆腐公司一家。亦有三十餘萬資本。新近與法人合辦。資本已擴至百萬以外。因戰事開後。豆粉之麪包及餅乾大銷。故驟然發達。此皆在巴黎。巴黎並有南京謝姓古玩雜貨店一家。粵人所設磁器店一家。倫敦除唐人街之雜貨鋪等。本來供給華工者。劃入華工內計算外。有飯館一家。曰探花樓。亦有五六萬元資本。又有曾兆安磁器繡貨鋪一間。資本二三萬元。尙有粵人盧姓之磁器繡貨店。資本二十餘萬。通運公司支店一家。皆於歐戰後暫停交易。餘則比利時有代客買賣一商人。而爪哇大富豪福建黃仲涵有三千餘萬之蔗糖廠者。倫敦設有坐莊。但不設肆。此則商界之大略也。提及巴黎南京謝姓之古玩雜貨店。連帶想起各事。當留學生中衰時代。除唐人街大票唐人及各使館人員外。其不倫不類之人物。當從謝姓說起。謝姓與四川某姓。皆隨曾劄剛赴法。謝則大約爲戈什之類。四川某姓則司事一流。司筆墨帳簿者也。不知如何與曾公使分離。未曾隨之而

歸。二人流落巴黎。皆娶一法婦。謝本販玉器者。故即在法人磁器店內。購中國磁器。充做華來貴貨。轉售法人。當時因其面目爲華人物。必可靠。故頗有願與高價者。因此而漸康。漸漸每年自回中國購貨。數年中。積資二三十萬元。其法婦所生之子。亦略受中等教育。孫慕韓使法時。疑其精通西學。曾委爲商務隨員。而四川某姓。則寒士迂闊。不能經商。其初最落魄時。有法人茶葉店。每日以廉值雇彼。穿服青布長衫。大呢馬掛。垂其髮辮。植立店門之前。以作茶葉來自中國之證據。後則漸有宕空法人。引彼共向州郡演講華事。以爲禮拜日等遊戲場之消閑品。並裝扮新郎孝子。種種怪現象。不與彼中相同。可以驚笑娛樂者。無不引人入勝。每一場之演講。多者可得百元。每月有數次演講。而所入甚豐。因此某姓亦能小康。但演來演去。聽之已熟。使人厭倦。故至留學再興時代。已久輟其業。否則亦必遭學生干涉。今其人聞尙在巴黎。生有子女。已半入法人社會。少與華人來往矣。

客問

此等不工不商。有如江湖落魄之人者。此外尙有若干。

答曰。有兩大奇突之人民。言其以自力發展。則甚可偉。言其終古一撻狗賣漿之狀態。則甚可笑。若傳聞失實。而有以爲甚可憎者。則似稍過其情。一卽浙江温州青田縣之賣石器人。一爲湖北黃州天門縣之賣紙花人。前者去自三四十年以前。後者興盛于十年以來。所謂青田縣之石器者。卽以下劣之印章石。雕刻碑坊屋宇。松鼠梅椿。水盂筆筒等等。凡可以爲書案陳設之小品者是也。三四十年前之華游人記。已在歐西遇有此等賣石器之温州人。究不知去自何年。如何去法。或在甚遠之年載。已經西去。亦未可定。余去英倫之時。卽聞居留各國之學生。皆言常逢此等賣石之人。大城小邑。北窮瑞典那威。南極伊大利西班牙。無處不往。大都長衫辮髮。手攜網籃。置石器于中。穿街巷而兜賣。全歐約有數十人。後在倫敦西郊之植物園。果遇一人。瓜皮帽青長衫。辮髮光潔。網籃整齊。見余微笑。忽忽前行。恐余將有詰問也者。民國建元之前一年。反對華裝及辮髮之聲已高。故又遇一人于柏林之曉洛頗波區。居然洋服楚楚。手提皮包。石器實其中。頗可比于彼中之高等小賣商。卽以每日能售若干錢等語。其人操温州土白。不能了了。遂各點頭而別。此足爲改良之小販商矣。以吾人個人感覺。決無喪辱

國體之問題發生。聞該業年來已有人設石器棧房于柏林。在中國成箱裝去。此等販賣者。即不必回國。可向該棧房按箱零購。每箱約價二百餘元。中間如含大件。止有百餘件。小件則二三百件。得大件則難售。得小件則易銷而利薄。惟大小件參雜之箱。最爲合宜云。天門縣之賣紙花人者。其零星赴歐。亦必甚早。惟當初不甚接觸于在留國人之眼簾。且其數既少。故無顯著之聽聞。迨十年以來。去者突衆。遠過于賣石器人。歐戰將開之年。爲最盛時代。約有二三百人。布于西歐。亦孩童婦女。各色皆備。從前止出現于小城。後來則倫敦巴里之大街。輕易可遇。其服裝雖亦半中半西。然無温州賣石人之光潔。故國人對彼之感情。頗不欣快。常有干涉遣回之舉。即政府亦曾化去甚多之錢。然愈遣愈多。倘非歐戰劇烈。恐年來必又增添巨數。歐戰一定。此曹自必源源而去也。

客問

賣紙花者。挾何種能力。源源去歐。料其必有增無減。

答曰。此等賣紙花之天門人。據云向在內國爲逃荒之勾當。所謂逃荒者。遇秋穀不熟。

卽盡室流徙。輾轉他鄉。丐食而活。淮北一帶。數十年以來。習慣爲此。我等小時。每年冬季。卽見此等逃荒人。扶老攜幼。數十百人爲一羣。續續南下。丐食之法。每以唱歌小販等等。標其特點。習聞歌詞。有所謂「鳳陽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云云。大約淮北水利。不講已久。明時豪貴佔有田產。傭田者畏其豪暴。皆棄而丐食。逃荒之習。或卽起於明時。故歌中稱及朱皇帝。天門是其鄰境。其人覺逃荒之利益。過於田作。或田作旣罷。出而逃荒。有如伊大利之農民。至今在田事旣罷而後。於其隙時。卽赴英倫等處。向猶太人借賃手搖八音琴。一家夫婦子女。環繞琴車。搖動以後。樂聲悠揚。滿街小兒女及小販婦女等。皆婆娑起舞。是爲英倫街坊中常見之活劇。一闋旣罷。卽脫帽向人家及過客索錢。每一農隙。能得三四百元。或且過之。當時天門人逃荒於內國之南省。卽與伊大利荒民流轉。搖琴於北歐諸國。同一性質。余聞廣東同人告我。往時此等逃荒之人。常由浙江越福建。徒步南入廣東。其人有此習慣。所以近年以來。漸走漸遠。竟至全世界。余所以稱其竟至全世界者。蓋在倫敦遇一賣紙花人。彼稱曾去印度「喀爾卡泰」有年。又稱其友曾至黑人國。彼處寒暑與我們相反。就其所言之情狀。無疑

無貳爲好望角。惟彼等在印度斐洲等處之狀況。余尙不能了了。果否曾去美洲亦無所知。大約美洲必由海程。且禁止華工之問題較早。恐當此輩發其野心。欲遠走世界之日。已不易前往。或竟尙未有彼等踪跡。至於彼等在歐洲之行徑。余頗能言之較詳也。

客問

賣紙花人在歐洲之情狀。究竟若何。

答曰。一九〇九年以前。余雖聞有此等人出現於歐洲。然言者稱之曰流丐。余意亦不過一二華工水手之類。偶然落魄。暫爲如此生涯。以救飢寒耳。惟言有婦孺同行。則甚可怪。以向來海外華工。從無攜帶女子之事。然言者亦未親矚。無從知其究竟。一九〇九年之冬。忽由倫敦唐人街上人告我。言有兩男三女一孩。到此數日。賃居於唐人街左近。男則出賣紙花。女則在路旁張貼。言能捕捉牙蟲。而學生中亦以此來告。且言其女子解小足出示於人叢中。博歡笑以得錢。非干涉遺歸不可。使館不肯與聞。事將奈何。余卽走訪其寓所。在一窮西人家之樓上。六人聚於一房。男子二人。甲可三十外。乙

則二十四五。皆着不完全之西衣。頭戴洋小帽。女子三人。一三十許者。即甲之婦。手抱三四歲之男孩。兩皆老婦。一爲甲之孀。一則乙之母也。皆華裝。若北方貧家婦。惟不破碎。問詢之後。乃知爲湖北之天門人。甲獨應對。自稱係作小賣買。因頻年田事不佳。故出而爲此。大約同縣散而之四方者。約有數千人。遠至歐洲者。亦有數十百人。此次大都由西伯利亞陸路而來。在哈爾濱出境時。向華官道台請護照。每人納費兩元。婦女孩童半費。並有山東人往國販綢者。每年尤多。大約年有一二千人。故道台靠此護照一項。年得款項甚巨。並不留難。我等或則短搭火車。或則步行。每次火車之價。約十許元。可行幾千里。每行一程。即在城市中做賣買若干日。然後再行。大約在俄國境中。曾歷二三十城。嗣後即行入一國。其京城似名維也納。彼中警察甚不客氣。不准做賣買。尤反對吾孀之爲人治病。余問汝孀能治何病。甲忸怩而笑曰。能醫牙。其孀笑曰。即是捕牙蟲。余曰。洋人亦信此事耶。孀曰。若非警察干涉。願醫者甚多。甲曰。在俄國境內。每日能治得二三十盧布。惜去維也納。留彼三日。不曾許做賣買一天。後至茄門一城。亦不能自由。故來此間。欲往大西洋國。即西余即言此等賣買。喪辱國體。不如設法在此。

乘船回國。甲卽大稱善。余允代籌三十鎊。託唐人街之華人水手館。覓貨船。附其艙面而行。全家皆謝我。一若甚感激者。甲卽求余同至火車站。取其箱件。因不能會話。被車站扣留。余與同去。知其來自德國薩克森王國京城之哲雷斯敦。卽所謂茄門一城也。彼攜兩箱去寓。余卽至學生會商定錢項。明日下午又往。甫至唐人街。卽見警察在人叢中開道。數十百下流西人男女簇擁一老婦而來。卽甲嬸是也。前後背心。縫有白布一方。上寫治牙捕蟲字樣。皆爲英文。乃寓主人爲書者。因坐鄰近小公園之地上行術。爲警察驅逐而來。甲嬸見余大慚。余強忍。復至其寓細詢之。究有何人令爾治牙。爾不憚出街露醜而爲之。彼言無錢澆裹。今日強出。果已得七仙令。非警察干涉。必可得一鎊金而歸矣。有唐人街一少年。同由人叢中來。在旁聞嬸語。卽曰所得七仙令。其五仙令乃一體面西婦。脫其小脚笑睨之。遂給之耳。甲妻訴其妄語。余縐眉曰。如此終非了局。因爲甲曰。余已約此間水手館王某爲汝覓得船隻。明日卽可行。伊稱謝不置。余再三囑彼等。明日中午待我。更不可出。皆唯唯。豈知余明午攜錢再往。已盡室而行。莫能知其所之。始知彼等決非流落在外。無法可歸。直以此爲大利。而樂之不疲。後函告法

同人褚君。卽以彼在伊大利斯士陵城賽會場中所遇此等二十許曾照之合相見寄。則此大小六人者。皆在其中。余乃愈爲之莞爾。

客問

賣紙花人如此戀戀不舍於歐洲。想有厚利可獲。故不恤數萬里流徙之苦。源源而去。其志固可哀。而於喪辱國體一事。則甚費躊躇。子亦有說以處此否。

答曰。此事當分數節論之。一則此輩因困於內國生計之艱。覓食遠方。能得國中萬不能得之利。如某甲告我。倘賣買順手。每日平均可獲一二十仙令。是每月可得華銀二三百元。除去一家住宿飯食等等。所餘之數亦巨。卽或諸多窒礙。終未能達其順手之目的。然數十百元一月。數人分頭覓取。必可得到。故後來余聽唐人街上人言。此輩在數年內興盛以來。匯去中國之錢。亦年有數萬金。彼等自有匯寄機關。其人雖言不甚了了。然以余揣度。其人必有小小機關。又有頭腦規則。則無疑無貳。因余陪某甲至火車站取箱時。同乘街車。行有半小時。余與劇談。問渠如何能識道路。彼卽在懷中摸出中國連史紙裱襯皮紙之地圖一張示余。其鄭重若村學究珍視推背圖一般。僅揭而指看。不願放入余手。其圖係手繪。略如從前坊本尙書上之禹貢圖。其形狀實似歐洲。

但不甚肖。界畫國都，亦自有彼法。所注中國字地名，皆如天書，莫名其妙。即余所稱彼等曾至維也納，彼圖既無維也納字樣，不過其口述之音，有三分相像。且後知彼從德國哲雷斯敦赴倫敦，先從一大都會北行而赴哲雷斯敦，則前城確爲維也納。見彼地圖，而知彼人必有機關者，因其圖確係一個團體之中，互相抄用，作爲同人秘要之品。非個人偶爾得取者。彼等能獲頗豐之利，有機關互助行旅，互助匯劃，並互通消息，自然樂之不疲。雖資遣回國，莫肯依從。前年法國公使胡維德，曾請得政府款項數萬金，強迫此輩回華。曾有一次約二三十人，由隨員押送至馬賽上船。上船以後，以爲必可無事。不料於夜間船未開行時，盡數逃去。此雖欲加禁阻，大有甚難禁阻之勢。二則此輩如能改良，可否聽其遠流。此一問題，雖不敢率斷，然以余個人感想，作始也簡，將畢也巨。或竟變爲小小團體，生人惡感，固未可知。亦或於苦力社會，傳達小小文明，並由此而得一部分之利益，暗中頗有小補，亦未可知。比諸美國華工，固儼不於倫。然美國華工所得之利益，則頗爲可駭。最多之時，約有三十萬人，平均每人每年得利三百元。輸匯回華，則年款九千萬元，已可補償內國購買洋貨出款十分之二三。所以彼中禁

遇華工。卽此亦爲一大口實。吾人但以爲少數苦力生計出人之問題。則未之深考耳。雖此輩賣紙花人爲數必有限。然積少成多。賣石器者。賣紙花者。賣某某者。合起販絲販茶各種大行業。分途推廣而去。則獲利必可觀。獲利之問題且小。各種人錯雜而爲頻繁之交通。或多或少。足以改良內國各種社會。其問題乃大。故以賣紙花者可否聽其遠流爲問題。其關鍵止問能否改良而已。

客問

然則子見賣紙花人。前後亦少有改良乎。

答曰。如何顯著之改良。於事實上有不能。至於婦人席地而坐。解小脚示人等之活劇。則未有所續聞。自數年中此等賣紙花人驟然增多以來。倫敦街上亦卽數見不鮮。吾人亦倦於勸說渠等回國。一則知力有所不及。二則彼等形式上似頗改良。所謂賣紙花者。本非恰合之名詞。請客勿以爲彼等所賣之紙花。卽福建等處所製像真花草等之一物。彼等所賣者。卽內地江北人插在草帚上。以兩三小制錢賣與小孩玩弄之物。普通以竹絲紮成輪形之圈。輪邊相間周貼紅綠之紙。迎風轉動。小兒見之色喜。西

人小孩少見多怪。亦復顧而樂之。其稍高等者。卽以紅綠紙剪成犬牙之錯紋。摺之甚小。張之爲扇爲球。亦足動小兒之一盼。所謂紙花者如此。二三年中常有一二十人攜售於倫敦。則純粹爲此。並不另翻花樣。或兼捕牙蟲。或使小兒在咖啡店側豎蜻蜓等。前年余又去唐人街賣紙花人寓中。則十許人賃居英人家半宅。在屋頂矮樓中爲工作所。有七八人方調膠黏紙。已製成之輪形或球形等者。懸於竹上待乾。約有十數大竹。懸所謂紙花者數百於空中。製作室中者爲男人。出街售賣者爲婦女及小孩。因婦女小孩得警察之憐憫。少加干涉也。余所謂改良。則女人已不穿中國衣。罩女洋外套。戴女草帽。而着舊皮靴。得比於彼中賣菜之婦。若渠放去紙花。坐黃包車上。在上海南京路遊行。或當疑爲女界新人物矣。小孩亦洋服楚楚。得比於彼中賣報小孩。男人惟於晚間走各酒店。於我所謂豬欄中者兜售。女人間亦有入酒店者。有無受酒醉工人調笑等事。則不能知。蓋英國之酒店中。本常有一班窮無聊賴之人。面塗鍋煤。唇塗紅粉。扮爲黑人。三五成羣。箏琶雜攜。吹彈歌舞。博飲者歡。而乞少資。今則豬欄歡笑中。又點綴賣紙花男女。如是而已。若巴黎之情形。較爲不進化。聞此輩賣紙花之小孩。常

在咖啡館豎蜻蜓打虎跳。伸手要錢。侍者等干涉。反遭強硬之反抗。故常至於傳喚巡警。拘入警署。亦或有爲人疑作竊取小物者。因此留法同人曾屢次干涉。而胡公使亦常常強迫送歸。無如彼等輾轉引避。無法可盡。惟嚴行干涉以後。各種小孩野蠻之狀態。稍稍改除。或者亦能成爲倫敦之情狀。若能純粹變成一小販賣人。衣服完整。舉動安詳。則隨賣石器人。共相遊行於全歐。亦不過若某國之賣香脆餅者在我國中。彼力量既得比頭等國。亦不至以小小貧陋之狀。損其國體毫末也。

客問

留歐之華人。除學生。使館人員。少數商人。及賣石器。賣紙花。兩種小販外。尙有何類之人。

答曰。窮極思索。尙有西人攜去之僕婦。此處彼處。大約必有數十人。因此等人皆在人。家大住宅內。故甚少遇見於街頭。惟船上往來。每次總有所遇。故可斷其暫留西方者。必有一成數。所以女多於男者。因彼中人攜僕歸國之緣由。必因有小兒女需人看顧。且往往因奶媽等之關係。與小兒女生出愛情。小兒女不願分離。故攜之而行。此等僕婦。大都華裝。惟尙潔淨。不致惹人厭惡。在上海等處。數見不鮮。可勿深論。除此之外。卽

當直數華工。因此非盡爲招去之工人。故亦可用普通名詞。稱之曰華僑。大約在水在陸。共有四五千。廣東人居二十分之十九。甯波人居二十分之一。餘如山東湖北等處。常有一二人在陸者。皆聚於英國。共占三大埠。每埠皆有二三百人。常川住居。一曰倫敦。二曰利物浦。利物浦者。英國第二大城。位於西邊。美國郵船停駐之地也。昔年楊篤生先生。卽特從蘇格蘭之扼北淀城。乘車南下。蹈海於此處。今其遺骸。葬於利物浦極美麗之墳園。豐碑屹立。年年華僑春秋。皆以燒豬及威士忌酒等祀之。此處華僑在三埠中爲最多。常多至六七百人。三曰卡笛府。乃威爾斯之京城。英國習稱三島。卽英倫蘇格蘭二島相連在東。愛爾蘭獨立海中在西。然英倫又當劃分爲二。其大部分在東者曰英倫。而小部分在西者曰威爾斯。威爾斯於古亦一獨立國。其人種與愛爾蘭相近。在我國海關發迹之赫德。卽威爾斯人。英國所有巡警。亦皆威爾斯產。想來上海之三道頭。皆產於彼。因其人身軀偉岸。又其地比較寒苦。故充是役。亦如印度人在上海所謂紅頭巡捕者。亦係印度西北一部落之人民。與彼所謂貴族婆羅門種。西人認爲亦係亞利安族者。並非同種。其人雖亦纏頭而帶棕色。惟所纏之布。無如是之高。身

材與華人相等。並無上海紅頭巡捕之高大。其人亦比較的可稱美秀而文。年來留學西方者。多過於吾人一二倍。而受有高等教育之人。亦遠多於吾國。凡學界中人。亦皆西裝不纏頭。華僑在卡笛府者。於三埠中為最少。近年以來。頗有一二學生。學於威爾斯之礦學堂。或實習於礦場。因威爾斯產煤至多。礦業甚盛也。英國之外。惟德國北海邊上。最大輪船馬頭之漢堡城。亦有數十人留住。並有小雜貨舖。皆供華水手者詳述於後餘則荷蘭舊京之洛陀丹。比國大輪船埠頭。即日本郵船終結之地。安土府。常有數華僑留彼。並設小雜貨舖。惟或閉或開。無一定。大都統數處而言。在陸者千人左右。餘三四千人。皆在水。

客問

子言歐洲華僑有在陸在水之分。其在水陸者。不知皆操何工作。

答曰。歐洲之華僑。大異於南洋與美洲者。彼其在陸之千人。亦因有在水者而來。所謂在水。即工作於船上者耳。普通名之曰水手。實非確當之名詞。生活於船上者。其一部曰職員。即船主至於司帳之類屬之。又一部曰工人。工人分三種。彼中口號。一曰船面。

卽水手是也。凡船面之蓬桅櫓索以及支帳搭棚油漆揩洗諸事皆屬之。其人雖辛苦。然在船上工人中爲高等。因其升高犯險頗多英雄氣概。故水手頭腦與上等職員齒。必予以相當之禮貌。卽尋常水手亦往往轉變爲水軍。欲屈其爲服役之事勿屑也。若誤使令之則惡聲報之矣。二曰房間。自廚房洗衣房至於客艙侍者職員房侍者皆括於此類。此類之人雖體面與卑屈至不同。其體面者華服美貌頗似職員。然在品類爲低下。上等水手勿與齒也。三曰艙底。卽燒煤者是矣。其品雖不爲賤。其窘苦則最甚。故在船上往往獨立爲一羣。無與往來。因欲與水手相共。水手不屑下交。若對於房間中人。此則嫌其品下。彼則憎其體穢。亦無相與攜手之餘地。而赴歐水居之老同鄉。船面則無人。房間偶有洗衣者。雖宵波甚多。廚師均在美洲船中。而歐洲則缺。三四千人皆在艙底而已。彼等從中國艙底轉而至於歐洲艙底。積至三四千人之多。頗有一段歷史可述。凡西人赴歐之船。其艙底燒煤皆用華工。由中國去歐。或由歐回華。此等燒煤之華工。每月工資大都爲十四五元。飯食自然皆自備然一經雇用於歐洲各國互相來往於北海大西洋地中海等之小輪船中。可獲每月三十餘元之工資。惟欲自資而往。至少亦

需數十百元。則不能措其資。於是承工於去歐之大輪船中。至歐則逃而改就焉。初則遁逃甚易。迨後每次逃者過多。至非補充歐人。不能開船。於是乃雇華人爲船塢番守之人。特別使防逃工。其初凡華人燒煤者遁逃。往往棄其鋪蓋。及數月之工資而不顧。乘工頭不備而遁走。既已上岸。卽有陸上之同鄉。開設水手館者。匿其人於城中秘密所。迨船開而易衣以出。歐人之視吾人。亦如上海人之視西人。皆若形貌相同。莫可究詰。及本船半年後再來。自然卽工作於鄰船。亦無從辨別矣。迨後既用華人爲番守。而上岸遁逃既不易。且面目姓名。彼此相知。逃後亦能根追。然最後經數番之劇烈對待。羣起而拚命。番守亦不能不通融。彼此相諒。遂變爲有限制之遁逃。卽數次始逃一人。使番守有可交帳。而數次必有所逃。使欲改就歐洲工作者。亦不至絕望也。如欲問此等燒煤華工。彼中人果否傾軋。則常常遇劇烈之反對。至近年而益甚。彼中工人。排斥華工。不遺餘力。大都起於貶值者十有八九。所以年來非受彼中同等工值。必遭尋釁。彼中工值。蓋以三十五元一月爲起碼。然卽取同等工值。而資本家仍喜雇用華人者。則以華工之燒煤。實有可取之處也。

客問

華工之燒煤。亦有秘術乎。

答曰。非也。中國人種。良耶煙耶。複雜而難斷。若從一方面推測。如近日選舉之摸金。致議會政治亦絕望。又如吸烟嗜賭。種種穢濁。皆能令人斷其人種之非良。然從又一方面推測。如中國人愛好和平。性非兇惡。又如能耐勞苦。堪人所不能堪。又足爲人種之特色。此等問題太大。今原無從屢論。余所以略論及之者。因華工得燒煤最良之成績。純然即以能耐勞苦。堪人所不能堪。恃有其一種之特色而得之。余若驟以此特色相歸。疑若余有「種拘」之病。自譽過當。故先表明吾人自有其短。亦自有其長。遂至世界燒煤之人。皆不及華工。然此終爲一滑稽評判。言之傷心。蓋燒煤之艙。雖有風筒。其炎熱之度。可想而知。唐人街之華工語我。曾有彼之燒煤朋友。舟行紅海中。不堪其熱。無法可避。至蹈海自殺。平均大號輪船。每日燃燒煤斤二十四噸。一天十六人作工。每四人爲一班。每四小時而換班。四小時中。應由四人用鐵鏟。鏟起煤斤六噸。約計一百零八擔。即每小時中。每人應鏟六七擔之煤。勞苦亦不可爲不重。歐洲工人之鏟法。薑粟盡力將多。

煤鏟塞爐中。卽自行坐風筒之下而吸煙。於是熱度高時太高。下時太下。印度人及斐洲人。往往磕睡躲懶。鏟舉煤塊。大小不勻。惟華工則能勻擇煤塊之大小。按候徐徐而添。勤動不息。故能保此傷心之位置。而於歐洲有所謂華僑。

客問

然則在陸者。將何所作乎。

答曰。無論逃自去歐之船中。或從此船去彼船。必在陸上小住。又且作如是艱苦之工。稍積工資。亦應當停歇短時。爲陸上之休息。并此三四千人。皆當自備飯食。則其人性嗜米飯。又嗜香腸醃魚種種之鄉味。並有胡琴洞簫。丹藥鴉片。唱本小說等之娛樂。應用品。亦時時需求。於是雜貨店之類。不能不擇陸地而開設。如是則水手館也。雜貨店也。酒食館也。茶菓舖也。鴉片室也。番攤場也。各有三五六。而唐人街因之以名焉。其間惟有沐衣一業。則由美洲華僑移殖而來。爲燒煤外一種獨立之工業。惟倫敦止有一二家。最多有一二十家者。爲利物浦。頗惹起本地洗衣業之注意。時時且聞反對之聲浪。洗衣用機器者。自不及手洗之佳。故美洲洗衣華工。雖遭劇烈之反對。然仍受社

會一般之歡迎。所以曾有一美人。形容華人在美。業洗衣者之多。言美國大小村鎮。苟該處有一禮拜堂者。無疑無貳。亦必有一華人洗衣館矣。

客問

唐人街者係特別建築乎。抑由唐人居住而名之乎。

答曰。此不過一遊戲稱謂耳。彼中亦有支那城（China Town）之稱。其實其地接近船塢。有如上海虹口中虹橋等處之地位。複街貧陋之區。華人在彼賃有住居。設有小店。集有一二十家。就稱謂之便。彼人名曰支那城。吾人稱作唐人街。較易表顯其滑稽之情而已。且惟倫敦集居一二街。而利物浦即散居數街。無唐人街之可名。倫敦唐人街所在之地。爲其東郊區名樸柏潦。在倫敦爲住民最繁密。及最貧苦之區。太晤士江邊之「倫敦船塢」「印度船塢」皆在焉。故住民之中。船工及苦力參半。人種以猶太人爲最多。俄人次之。此區之賣報店門前。皆懸有猶太文之報帖。因售猶太文報紙之故。依船上爲生活之僑民。各種東方人皆有。不惟華人而已。即日本水手。亦常見一二。與印度人三三兩兩。出入於西人所設之大水手館中。唐人街所傍之船塢。爲西印度船塢。

塢旁有大街曰西印度船塢街。街旁有小巷曰石灰庫巷。乃唐人街之老本營。其人去自何年。說不定。猶在安徽詹長子湖北黃矮子之前。余所遇之老者。亦已在彼三十餘年矣。二十年以來。漸延及於西印度船塢街上。十年中。於石灰庫巷之對面銅幣街。由三家而十家。八家。倏忽已將全街占嶺。天門縣賣紙花人之寓所。即在銅幣街之尾。銅幣街東去之高街。自設國民黨俱樂部以來。亦有數家。足見年來西去之人。有盛無衰。其逐去他人。代以華人之法。亦足破涕爲笑。不勝繁感。蓋該街之住民。起先皆爲白人。猶太人耶。俄人耶。或英之本國人耶。要皆有之。居其地者。比較的終較華人爲貧窶。大約皆設舊貨鋪水菓店等。華人今日以三十磅之貼費。逐去一家。明日復以五十磅之貼費。又逐去一家。其人而得三十磅與五十磅。可擴充資本。向他處開張。亦自欣然樂從。然不多幾時。卽盡爲華人所據。轉變爲唐人街矣。此種轉變。固不過爲滑稽之可喜。然反而證之。卽可見萬一吾人再不振作。外人之經濟侵略。日甚一日。中國之城邑。皆可作唐人街觀。昨晤朝鮮某君。卽言朝鮮自吞併以來。四民皆失其業。其先朝鮮雖若何之腐敗。若何之貧困。惟農民不受若何之影響。今則農田皆爲日本人以高價漸漸

購去。農民變而爲佃傭。傭其田則還租太重。不傭則無田可耕。坐以待斃。然則吾人外交得賄。鴉片得賄。選舉得賄。爭名奪利。惟恐個人之慾不滿。惟恐國之不速亡者。其桃源不知何在也。吾念倫敦銅幣街而心痛。

客問

唐人街年來之日日推廣。是何因由。

答曰。僅從表面設想。唐人街不衰落而反興盛。似屬奇異。因年來英國工界。盛倡反對華工之論調。似吾人之居留。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宜乎去者多而來者少。何以反對自反對。而增添自增添。歐戰以後。却減去人數不少。然此爲別一問題。然若從世界交通之趨勢。放開眼界推論。而人數日多之故。至無足奇。即將來禁例愈設愈多。尙恐潛滋暗長。積久益盛。吾以爲吾人今日之外遊者日多。並非因中國貧弱。將出而求智識求利益之人。獨於一時間強迫而遠行。或好奇而浮動。此乃世界交通之利器。二三十年來。日臻敏妙。而世界各國外遊之人。無不增多。中國人又適有遠行之需要。浮動之興趣。遂亦同爲此利器所牽掣而動。而爲其乘客之一部分。故不惟學商諸界。出遊者續續而推廣。卽工界亦有

十年以前。此人本重去其鄉者。今日亦追蹤遠走。無端而湊合。月百而歲且千矣。故他人之反對者自反對。我之增添者自增添。因人數之增添。故居留之家屋。佔住益多。蓋所擴增者。無非水手館。飲食鋪。娛樂所之種種而已。吾十五年前初至其地。僅有水手館五六。鴉片室三四。酒食茶點鋪兩家。雜貨店三家而已。其時却有一福音堂。名曰英華書院。專爲華僑而設。一老教士曾居留香港三十年。粵語嫻熟者主其事。所以名之爲英華書院者。不惟每日有一點鐘之英文教授。名實可副。而且此曹華工皆仇教甚深。若名講道福音等堂。將愈裹足。名之曰書院。借中國向來高貴之名稱。或可歆動其數往。然終之當時之老同鄉。既已仇教。又不好學。雖書院近接芳鄰。此輩宵守鴉片鋪而不去。學習英文者。偶有一二人。入班一二週。亦即鬆懈不往。故教書講道。皆止有空名。此老住居中國有年。頗有華人敷衍之習。且如我國老師宿儒。垢穢之程度。亦可相等。余曾訪彼於住宅。住宅去唐人街二里。附郭之村居。照例應當幽潔。乃入此公之門。誠不愧鄉居。桌椅東倒西歪。積垢盈寸。在其書齋小坐。滿檯滿橙之破書。大小橫疊。皆沒於厚塵之中。至少有三年未動。欲放小手簿。求一檯角。用鉛筆寫一住址。亦不可得。

此老七八年前化去。此書院亦因之而銷滅。今已爲一水手館主人吳某之居宅矣。近來之唐人街。自蔓延西印度船塢街。全占銅幣街之後。約得雜貨店五六家。酒食茶點館七八家。水手館十餘家。鴉片室六七處。賭博場三五處。復有公所三處。曰忠義堂。廣府等之機關。曰致公堂。惠潮嘉應等之機關。粵人好分黨派。各派各有其堂號。堂號與堂號。在美洲常有械鬥之事。卽區區倫敦之唐人街。兩堂亦積不相能。其一則曰國民黨俱樂部。設自民國三年。幸有此機關。兩堂人皆有攜手之餘地。至今兩堂之高明一流。因此而化其畛域。和親甚至者極多。

客問

如何謂之
爲水手館。

答曰。此亦相沿之名耳。其實卽華工住宿之地。與上海江北人開設小客棧。租住黃包車。車夫同一作用。在彼中亦必領有執照。方能開設。按照警章。每屋住宿之人。皆有限制。注重衛生。防空氣之不足。所謂文明造其極點者也。故如上海之小客棧。實行疊床架屋主義。每室可居十許人。但有空隙相容。卽可自由招接。在倫敦斷斷不能。有如上

海小客棧之一室。止能容許兩人。室中懸有警署所給牌票。文曰「此室容許住宿兩人。違者議罰。」本地小客店皆有之。惟局面像一文明客店者。方不懸此牌。然老同鄉之水手館。則常常不能遵行此例。

因明明一可設三四榻之室。僅宿兩人。豈不可惜。所以宿必三四人。迨夜半巡警或來檢查。則其一二披衣出後門去街上閒行。倫敦固澈夜不禁行人者。檢查以後。復入室高臥。問何以此等住客。獨肯不憚此煩。一必其價較廉。二或停工之際。無錢給值。出於賒帳。不得不勉爲其難。三或本爲親友。義當體諒。設此水手館之人。必爲彼中翹楚。或竟去自內地。卽有力對付者。爲水手館主人。非僅如上海小客棧之主人而已。卽無異爲其人之頭腦。若在豬仔時代。卽虎而冠之牧人也。故有行爲狠辣之水手館主人。羣水手水手從廣義稱之卽詬之曰鱷魚。粵人謂鱷魚猶內地謂老虎。其人第一必與船公司諳熟。能爲水手之薦引人。否則徒住而已。固無人顧問也。館主人之入款最優厚者。爲得新逃之人。此人在由華去歐之船上逃出。必投一水手館。於是館主人匿彼於城中秘密所。一二週後出頭。乃故不爲薦引。卽真有需之者。亦必匿不使知。因居宿在彼。華銀二十六元一月。雖出賒帳。短一錢不可。飲食薄劣。夜半使出後門避巡警檢查。皆不敢較。

迨住有時日。央懇再四。乃爲薦引。又視酬資厚薄爲遲早。迨兩三月而得工預支工資。三月皆入館主人之荷包中矣。然此猶商業之手段。無足獨爲此館主人詬病。更有進者。其人勤動年月。積有金磅高一二寸。卽欲住陸上休養。或遊戲以自娛。然此等人從前大都短衣垂辮。入五都之市。自慙形穢。而一切公園劇場博物院運動會等。既不敢往。亦非所嗜。名爲休居於倫敦。其實皆未出唐人街一步。至多在隣近酒肆中。三杯威士忌。亦立於豬欄中。以爲不痛快。吾人習慣高坐據案。旨酒佐以嘉穀。欲淺斟小酌者也。卽有二三半掩門之私窩子。敢與洋太太之調笑者。亦屬少數。於是惟一之娛樂勝事。曰抽烏烟。曰賭番攤。館主人者。又往往爲其東道主。視此爲正項進款。而宿食費不過視爲副產物。所謂一二寸高之金磅。積之盈年者。一半月又入館主人之荷包矣。然此猶營業變相也。尙不足爲鱷魚之鐵證。其有真爲鱷魚者。又狠辣狡騙。無所不至。舉實事以見一斑。則有某老水手者。在船中爲機器傷一臂。體殘不能作工矣。照例船公。司皆保有工人死傷之險。船主予以卹券。館主人爲領得卹金七十五磅。匿其五十。止予以二十五。又誘使烟賭以罄之。此人欲工不能。欲歸不得。愁嘆無計。館主人又日下

逐客令。年來既有所謂新黨。而工人中亦有之。老水手之同邑某。偶聞傳說卹賞金數之非實。積不平。代延能操英語者往探於保險公司。再三而得實。乃聚衆與起交涉。館主人笑曰。汝等知若用錢如糞土乎。吾預爲彼貯此。以便其歸計也。人亦止。能無可如何。一笑謝之。其人能行惡而從容如此。

客問

唐人街之烟賭。英國巡警獨不加干涉乎。

客曰。英國人對待異種。用一種寬大的滅絕主義。彼則屢試而必效。人則飲恨而難訴。假如民國改建以後。各處皆停廟祀。而獨南京路紅廟之香火轉盛。各處皆絕剪髮辮。而獨租界之髮辮。有人保護。果也。彼有先見之明。未幾而吾亦仍淫祀日多。髮辮牢繫。並無改良之資格。落得彼亦并享不尙操切之佳譽。倘彼時外論稍能相助。安見世界人類所有一種之惡習。不能及早小革。彼則不願爲也。栽者培。傾者覆。自己不愛好而他人能代爲愛好者。固未之或有。卽吾人居留日本等處之官若民。日夜麻雀。秘密吸烟。巡警之干涉。雖稍若嚴緊。然終不若對待其自己人民之周密。英則自信其民之自

治力過於世界各人類。不似日本人等之尙懼容易傳染。故在倫敦。簡直聽我唐人之自由烟賭。惟利物浦與卡笛府二處。尙數聞捉賭罰金之新聞。而倫敦則二三十年止捉賭一二回耳。烟則本爲其主顧。故未嘗干涉。如至唐人街而游行。觸鼻聞鴉片之氣。如當日過內地煙館林立之曲巷。又時有一二家半開其門。室中聚立一二十人。團圍番攤之桌。一路門口窗上。或貼「今日開皮」或貼「樓上燈吸」字樣。巡警見之。本亦不能通其義。况卽通之。亦一笑耳。吾亦數至幾家烟室。一室之中。三四床對設。與內地小烟間。惟妙惟肖。必有三五六人橫陳至上。「國客」至。而舉頭於枕上。欠身招呼。手烟鎗請吸。禮當然也。何以水手館不許三人聚臥一室。而獨煙室可設三四榻。此則所謂行政上之慣例。不能過以情理討論。蓋惟客店有檢床之舉。人家則無之。所以東倫敦猶太人家。一屋聚居大小十數人。雖衛生家以爲詬病。而警章不問。水手館必自循客店規則者。因亦可享自由招客權利之故。烟室中固亦有借宿者。而宿之過多。必遭水手館之告發。則私設客店之罰。又難逃矣。故欲享自由招客之權利。不得不受室容多榻之限制。

客問

鴉片之吸食。英人果無傳染者乎。

答曰。余去唐人街曾見有一十八九歲之西童。唐人役之如走狗。問此童何以肯如此就範。有人乃曰。彼已染鴉片之癮。欲博人之歡心而得鴉片。故即受呵斥。亦不敢較。此童乃一猶太人耳。余問英人有似此人者乎。皆曰無有。即其他白人嗜唐人酒食夥矣。獨少嗜鴉片者。有之則有法人與美人。且皆爲溫飽之人。不居於唐人街左近者。山東某姓（僅此一人）之老烟室內。常有美國之女名優及豪商。中夜赴跳舞盛會。凌晨會罷。馳摩托車而至。吸烟數管。付多資而去。余問如是必備精室容之矣。皆曰否否。即汝曾數到之室中。有兩榻者。某姓一榻。裊縵稍厚。沿床有貯藏金磅鐵箱之一邊。彼摩托車人常據之而有餘味焉。蓋彼非臥於此厚膩積寸之枕上。不能過癮。是亦所謂中外之烟客。一既人而鬼。無不有怪僻之習尙矣。

客問

然則鴉片在世界上。漸有嗜之者矣。

答曰。惟其如是。故西洋之仁人志士。亦大聲疾呼。共起而爲禁阻。若無過半之有道人。集會反對於後。則其少半之無道者。方挾其金錢主義之勢力。使永遠直接流毒於中國。間接則漸漸流毒於世界。幸而其有道者爭相持之。故政界盜賊。肯舍其巨大之餉源。爲吾民造福。吾之飲恨。止恨昔日彼中無人道者耳。至於今之有道者。若在華多半之教士。皆足受吾人感謝。而且吾人而不竭力反對戒除淨盡。使隱留污點於世界。則吾民將於世界史上。爲極無知識之賤種。曾有一小說。叙述英國在二百年前。亦曾受鴉片之毒。當時如何吸法。不得而知。論今日鴉片烟之吸法。在食法中爲繁複。吾昔日首先受禍之愚人。恐必無如此巧妙。或者與斐根之算術。奈端之重理。爲當時同由彼中人發明。亦未可知。此書但言吸鴉片人之俾晝作夜。道德倫理。皆被喪失等等。彼中一團痛苦戒除之歷史。亦尙未暇詳考。大約在彼中二百年前。亦必有許多斷頭截足之慘劇。方能制止。今則居然能使鴉片日處於鄰閭者數十年。而無人沾染。則可見民德之增進。無論若何人種。止需自修。早晚能使國民全體。皆成爲高尚之品也。八年前余在倫敦。張君博泉由瑞士介紹一瑞典文學博士某君來寓。囑陪其人向勃烈顛博

物院街購買中國書。彼所欲急購者。爲老子道德經有無詳解之本。其人年可五十許。視其狀貌。樸誠敦篤。談吐高尚之人也。對華人至親切。彼有友人。法國人。名古龍君者。一工校退職之校長。閑住於倫敦已久。亦張君之友。曾介識於余。購求東洋菜。言可食

之以防中風。

所謂東洋菜者。日本人在大阪等處製以海草。消行於中國。吳中名曰洋菜。鄉人以鷄絲肉絲和之。名曰三絲湯。以代魚翅或燕窩。廣東人用以製涼粉。據云此海草實與燕窩爲

一物。燕窩則經過燕子口銜一過。功用更大。此草本亦足稱食物中小小補益品。西洋名阿哥阿哥。(AGARAGAR) 若云能治中風。則亦彼中老式迷信家之蔽耳。

亦一古道之老學

者。瑞典君購書不能得。遂偕余同訪古君。途次頻問唐人街何在。至古君所。相見歡然。雜談華事。涉及鴉片。瑞典君盛稱鴉片能助文思云云。余力闢其妄。古君亦助余張目。瑞典君如廁。古君見余反對鴉片甚劇烈。卽謂我曰。此君吾之至友也。其道德學問。皆爲我所崇拜。惟彼不識鴉片之利害。欲輕於嘗試。則吾深非之。蓋此君結成惡癖。因推服中國老莊諸賢。從而效法華事。無一不以爲可愛。故卽鴉片亦在兼愛之中。彼固未成癮。君切勿告以唐人街之所在也。余曰。鴉片中國之害耳。來自印度。固非華產。我國疾惡之者大半。在少年爲尤甚。嗜之者特老朽卑劣之人耳。尤於腐敗官僚爲最多。古君乃大擊掌。且曰。如是乎。我亦當以實情語汝。吾人在安南歸者。爲彼處華僑所湔染。

吸煙者至多。余婚爲巴黎時報訪員。今居倫敦者。卽其一也。今夜我等與瑞典君晚飯市中後。汝肯與我順道同過吾婿。隱諷以鴉片之害。吾且感汝。余欣然諾之。

客問

何以居上海之西商。不聞吸鴉片之事。獨於安南而小異。

答曰。日前大陸報曾載俄國革命黨搜查老官僚。在某城知事之書房中。搜出鴉片一磅半。此城與海參威相近。想來俄人之居住東三省近邊者。亦與法人居住安南。同一天高皇帝遠。肆無忌憚。腐敗程度增進。遂易與鴉片作緣。蓋吸鴉片者。無一不荒謬。荒謬之人。亦無有不吸鴉片。其人於明明毒害之物。不恤吸之以自困。但圖幾小時之快意者。則其智昏志短。有可想見。人而願作腐敗官僚。卽同一智昏志短。但圖短時快意之表證。所以甘心爲黑暗境域之惡物者。無不與鴉片有針芥之投合。當瑞典君尙在廁屋時。古君又言吾婿一敏捷有爲之人也。彼獨嗜鴉片。吾甚心痛。君不見近日報上。吾法外交部有從官某人。私賣秘密地圖與德政府乎。此案在當時。閩傳全歐。此人卽一吸鴉片者也。不知其一吸鴉片。何遂荒唐至此。余乃嘆曰。我國政治之腐敗。其原因雖多端。然無

恥之徒。秉國鈞而敗壞國事者。無非皆吸鴉片耳。古君亦太息不置。深懼此禍之西行。冀竭力聯合阻止。瑞典君至。余乃邀彼同去城心探花樓食華餐。彼甚欣然。即古君亦頗重華物。瑞典君雖不能使筷。亦喜勉爲之。飯罷同去古君女婿處。其人住居英國議院之隔岸。住屋甚華。古君之女僅二十許。美麗作時世妝。其婿長身玉立。滬上所謂滑頭之一種。一見即知爲久居東方之人物。心肝皆已特別改造者。情態之間。甚藐東方人。特以妻父引來遠客。竭意交歡。設茶點以佐談。談言略洽。古君詞鋒涉及鴉片。其婿初尙支吾。嗣知意有所指。遂露不悅之色。然強忍焉。改用報館訪事之面目。縱談時事。詰余汝信中國之鴉片能禁絕乎。余曰。恐現政府能力稍短。彼即怫然曰。禁種而不種。此事實也。曷爲爾却信心之未堅乎。余既操斷續之英語。不能與之深論。且知彼以橫七豎八之法。欲阻余不敢言。西人頗重情意。古君恐其婿忤我。且恐我亦予其婿以不堪。遂一團高興者。至此知不是話頭。各打野話。盡歡而散。然則世界志士仁人。若不能用特別精神。與此毒物相鏖戰。世界之內幕。真有不堪設想者。數年前余見英國報紙。屢及法國搜獲烟館之新聞。故吾望安南法人。既受此苦痛。而南洋羣島中西人。若

不加意將此物剷除。今日以爲無與於乃公事者。異日之子孫。恐必有一日受其弊害矣。

客問

何爲番攤。與廣東所有者相同否。番攤以外。尙有別種賭法乎。

答曰。麻雀便是麻雀。番攤便是番攤。此等惡弊。皆一道同風。無遠之勿屆。豈有倫敦唐人街番攤。與廣東者有不同之理。其法以精白小制錢數百枚。陳於桌邊。任握一把。置於桌心。以飯碗掩蓋之。任人於青龍白虎進門出門。擲其孤注。揭露碗錢。用長籤撥數。四枚爲一撥。剩餘之錢。卽定門類。一爲進門。二爲白虎。至易了解。故卽十五六歲燒煤工人之煮飯小厮。亦無不通曉。其餘尙有白鴿票。將三寸見方之紙。刻印天地玄黃等八十字。任以朱筆點選二十字。中若干字者。一錢能得若干錢。稍繁複矣。余則未暇詳詰其賭法。但每到唐人街見家家桌上櫃上。皆有此八十字之印紙。有時購買醬油乾菜等之食物。裝箱見寄。箱中或滿塞此等印紙。以防瓶罇相碰。據云此票範圍甚廣。故家家寄售。每日開彩。往往亦有用六辨土獲得數十金磅者。然得者爲少數。而勞苦所

得之血資。皆爲吸收而去。則一定不移者也。

客問

如子所述唐人街之情形。亦腐敗甚矣。

答曰。如移其街上之狀況於內地。尚可曰文明。無所謂腐敗。腐敗二字之品題。亦幾無可諱。但尚有當分別論之者。倫敦利物浦之兩處。皆夾雜於彼中腐敗之區域。利物浦爲口工商業繁盛之大城。東半城亦烟戶稠密。窮民由愛爾蘭對渡而來作工者。其生活之狀況。與東倫敦之猶太人相似。我唐人雖以烟賭之生涯。居於其間。而表面尙算光鮮。此其一可慰也。十五年前唐人街之唐人。比較今日之唐人。其改良不可以道里計。當時皆短襖拖鞋。垂辮遊行。怪狀百出。今則一律西衣整齊。鞋帽完全。十中三四。頗與留學生無所分別。遠體面於彼中船塢之工人。聞美洲華僑。有其一部分。尙演倫敦十五年前之怪狀。而全歐洲之華僑。則皆改去舊時面目。頗足與世相適。此其二可慰也。年來開水手館及雜貨舖者。頗有一二正當商人。集合有限公司。西去營業。烟賭皆屏勿近。卽舊日一二鱷魚。亦甚多改行率德。有離去唐人街。設肆鬧市。以華貨之繡磁等等。售與西人之傾向。此其三可慰也。此等華僑。從無攜帶眷屬之事。而

積資略多者。有一二十人。皆與西女結婚。所生子女。面目雖類西產。大都心向中國。蓋爲彼中社會所夷視。彼等忿疾西人。有過於我。年來頗有受過中等教育之人。欲一躍而入大學。特有一二人試求之。以考試不易而罷。西女之嫁華僑者。亦不似留學生所娶之西婦。但圖奢逸。華僑之西婦。皆黽勉相夫成家立業。而且和而不同。欣然與唐人相交接。而家庭之一部分。仍用西法。脩治整潔。不類其舖房。余見利物浦有一人。爲廚司。而設酒食館。其人肥胖而頑固。一切酒肉薰天。涕唾任意。衣履膩垢之習慣。直與內地骯髒廚夫。毫無異同。見彼之日。尙在宣統時代。開通之華僑。剪辮者已多。獨彼垂其綫香之小辮。抵死不肯剪除。其妻則終日爲司帳櫃。和氣與諸華工交接。任其夫午後打睡大椅中。鼾聲如雷。痰唾淋漓。而伉儷至篤。愛護有加。生有子女四五。皆甚類上等西國工人之子女。衣服整潔。面目酷肖其父。而髮淡鼻聳。又類其母。成年者一一皆在校讀書。此生於英倫者。認爲英人。已及學年。自應入校。卽他國人西去無幾。苟在七歲至十四歲之間。亦必強迫入校。否則科罰與本國人相同。除店屋外。其一部之客堂房間。收拾清潔。與西人有規則之住戶相同。是華僑頗能增殖合種之愛國小華人。此其四可慰也。

客問

然則英國華僑之溫飽者。頗不乏人矣。

答曰。國外尋錢。比較略異。因其錢幣之值。即較大於我國三四倍。我國向以小制錢爲本位者。今已漸以銅圓爲本位矣。以銅圓爲本位。則食麵一碗。給值六銅圓。再過百年。想及今日之物價。必有以爲碗麵僅需六錢。猶夫故老傳說前清康熙時代之造屋匠。僅七錢一工。紅棗僅三錢一斤。同一感想。物無定價。貴賤實皆幣價之升降而已。惟幣值驟降。十錢之幣。視同一錢。購物則幣值極低。收入則幣值仍昂。蓋大多數能力可得工值三千之人。今得銅圓三百枚。不啻大匠已貶爲小工。以三百枚之錢。得其應需之物。皆自不能備具。遂嗟物價之騰昂矣。而不知實爲工價之銳落也。以我華工能力。值錢三千者。忽得辨士三百枚。乃值中國制錢三十千。故在彼中爲平常者。而以積資計算。以語國人。便覺富厚。不惟工價然也。而售物之所得。亦有此比例。如廣東點心一件。現在上海值一銅圓。在彼即售一辨士。所以凡有雜貨舖水手館等之營業者。積資數千金磅。直與內地積數千元相等耳。以華錢計算。其人即已有數萬元之資本。如是之

人。不下數十百。等而上者有數人。卽皆爲腰纏十萬以外之富翁。倘移唐人街之人物於內地。在理亦必爲商會體面商董。雖不能比於南洋與美洲。而歐洲華僑亦儼然華僑。可受內地人歡迎華僑之敬禮。卽彼等年來盡力於公益。如數次革命。通電內國。三四百元之長電。數人集得。頃刻拍發。僅如內地拍發數元之電報。前年助設一飛行學校。隨便出資。數月亦耗一二萬元。皆毫無難色。凡諸公益。動集數千元。頃刻而致。此皆內地富足城邑所不易得者。今但舉山東某君一人而言。三十年前子身去歐。與一西婦成婚。舉有子女三人。年過四十。尙貧困無聊。自言一日不能舉火。無物可值錢。遂取吾妻之皮鞋。付之質庫。而得止饑之麵包。吾妻竟傷窮而逝。某君爲此言時。其臥榻旁之鐵箱中。有工人艷其藏。謂內貯現金千磅。銀行萬磅之存簿亦在焉。雖其子女不令見也。後數年此君大開通。欲覓一學生而嫁其女。其女亦受有國民教育。能爲大衣店之女夥。若行上海南京路。儼然一某洋行之洋太太。嗣得一粵中少年華僑。頗有留學生風味者爲婿。其父所給奩贈甚厚。某少年又善於運營。今已在香港開有甚華美之西洋客店一所。頗不讓於上海之匯中旅館。每當夕陽在山之時。夫婦同乘馬車。向公

花園遊行。見者必以爲某財神之公子。娶有西婦者也。

客問

水上三四千。陸上一二千。唐人之情形略悉矣。此外尙有華工乎。

答曰。此次我輩爲半個月之問答。本爲今番西歐招工之問題而起。未入本題。先說野話。幾忘此番談話之目的。惟此次西歐招工。固以法國爲主要。而法國於未招工之先。已有改良文明之工人百餘人。則不可不述。百餘人之中。其半五六年前去。乃自用於華人所設之豆腐公司之中。豆腐公司者。李石曾君受法國農學家植物學家諸名人之慫恿。化驗大豆所含之滋養料。實與牛乳同等。豆腐漿同於牛乳。豆腐乾同於乳餅。卽西名其絲。因此糾款開辦。惟豆腐一項。雖尸公司之名。却不易發達。此乃西人向來習慣上之食法。不能與豆腐相融之故。西人食品以菜爲主。而麵包佐之。不似華人以飯爲主。而菜佐之。吾鄉俗語有云。豆腐弗殺饞。全靠熱同鹽。故若不鹹則熱食尙可不熱。則鹽拌乃宜。西人則不喜熱食。不喜鹹食。豆腐若溫敦而味淡。必豆腥劇烈。難於適口矣。且豆腐之爲物。數小時而味變。若設大廠。不易配達。止宜於小販賣。所以李君之豆

腐公司。未能違此原則，起首即姑置豆腐一項。所辦者爲廿餘種大豆出品之物。如豆腐漿、豆腐乾、豆糖醬、豆咖啡、豆餅乾、豆麵包之類。積數年之經驗。而以豆腐漿、豆糖醬、豆餅乾、豆麵包爲最銷行。普及則以豆腐漿爲盛。歐戰未開之先，已有德國人用數百萬資本。建一豆腐漿廠。與李君之豆腐公司。欲相攜手。豆腐漿者。其初本欲直接供給人食。後以法國懷疑派尙多攻擊。英人特恐其攙入牛乳。以僞亂真。尤於議會上生出詰問。遂議以豆腐漿供給小牛。省出牛乳。以供人食。皆無異詞。此即德人出而調停。該數百萬資本之德廠。正欲興高采烈之進行。而歐戰忽起。不能於法地存身。德國亦無大豆入口。此事大約暫停。巴黎華人之豆腐公司。自歐戰一開。本賣豆漿至少。因豆餅乾、豆麵包之需求太多。無暇兼及之故。至前年急欲大擴資本。內地無可增籌。遂不得不與法人合辦。合辦以後。發展更速。一則資本增多。二則豆餅乾、豆麵包之銷路日廣。一日。因凡患有糖病之人。固不可食飯。亦不宜食麥製麵包。西人固不食飯。然必食麵包。近來醫生考查有糖病者。實居人類之一部分。向時患此。止以爲脾胃不寧等等。今乃知或多或少。悉爲糖患。戰線之上。食品之衛生。又當考究。故豆餅乾、豆麵包等之輸

送於前敵者。爲數甚巨。因而該公司頗能獲利。其間所用四五華工。李君初時卽妙選人才。皆爲鄉里敦樸之子弟。或曾受學校教育者。飲食居處。與辦事人一律同等。廠中設有課室。工餘則延師教授語言文字及普通科學。其人作工時。服彼中工作之衣。整齊有條。工餘則一律裝束如留學生之式。卽所謂尋常體面人之服。本亦彼中上等工人所相同也。有時則引彼等觀覽博物院遊行名山水等等。彼等亦踴躍作工。溫雅自處。其實並無所費。今日華工赴彼者。倘能有人爲之經理。未嘗不可人人如此。如能造成千萬如此整潔有度之工人。居於彼國。則受敬重。返於本國。則已改良。豈不至快。所以李君焦毛濡髮。欲盡力圖維。彼中知道之人。亦熱誠相助。正在進行中也。吾等當續續而談。國人亦必能知其利害矣。

客問

法國尙有先去華工百人
之半。則爲何種工作。

答曰。其半五六十人。亦由李石曾君於四年前介紹去法。因法人工作需人。不惟戰後爲然。卽戰前亦有然。倘所去之人。能文明如彼中之工人。資本家固歡迎。卽工黨察知

無貶值破規等之舉動。亦甚相愛。此五六十人者。李君尤妙選人物以應之。其中甚多中學校及師範學校之學生。彼等皆慕日美苦學生之成績。思開我國苦學之先聲。非求餬口海外。純爲工值者也。所去工作之廠。則爲假絲廠。該廠設于巴黎西北六七百華里一海口大城名「棣菱坡」者之南鄉。此鄉自爲一小鎮。約有人口二三千。廠房規模。略如上海製造局之大小。民國三年春間。余與蔡子民李石曾諸君之父子。及褚重行君等。同遊該廠。先至吾國工人特別設備之寓所。該寓本爲一廠中棧房。收拾清潔。故暢朗萬分。樓上爲臥房。鐵床整列。窗戶明淨。窗中外望。周遭花木。村景秀雅。樓下一廣室。約有上海張園安壇第大小者。爲飯堂。亦卽爲演講堂。兩面玻璃窗。陽光和煦。法國少用地毯。故地板光澤而淨潔。白木長桌。蓋以黃色充楠木漆布。雖甚樸素。亦極精整。北壁之上。懸掛黑板及動植理化等之圖表。蓋此間工人。亦每日延有法國教師。授課一二小時。並有某君經理帳目飲食起居諸事者。用華文助教。余等卽與作工諸君會食於此堂。飯罷數十人列坐。爲一演講式。蔡君與余皆有所陳論。余述教育部注音字母。便於通俗。作工諸君。本亦有曾習王小航君之簡字者。皆有願任推行之興會。此寓

之旁。繞一小澗。有亭翼然。臨於澗上。余初入寓時。以爲點綴使有園林之趣味耳。及飯罷往觀。乃一安設水動電機之方亭。亭後爲閘。置廣輪於閘口。上流之水。激而動輪。借此動力。牽轉發電機。全鎮數百家所用數千盞之電燈。皆恃此區區水閘之力。惟假絲廠之電力過多。廠中另有汽機造電。閘之上流。並無高山大嶺。惟一數尺高底之平岡。邈迤有半里者而已。故有人云。中國不惟如富春江上流諸處。可造絕大之電廠者甚多。即他處亦無不可。蓄蓄水勢。裝用電機。以供農工諸事。及城鎮燈火等等。惟求研究水學及電學者日見其多。此亦足增社會實用上甚大之力量也。余親臨此鄉。覺其風景。曾無少異於吾邑之鄉間。吾鄉亦有岡有澗。胡爲水聲淙淙。僅使與疎松短竹。同供詩人之流連耶。爲踟躕久之。

客問

假絲者究以何物製成。子曾親見之乎。

答曰。當吾未遊假絲廠時。吾亦以爲假絲者。不過略得其形似。偶以攬入織物中。博些小之微利耳。迨入廠觀之。始爲狂駭。我等飯後。自工人寓所赴廠。約行程一里。既抵廠

門。李君以姓名來意告門者。門者入白。久之。廠中之副經理特來延接。此君固與李君因招工交涉。審熟已久者也。先導余等曲折至經理室小坐。出經理室。首觀原料廠。原料者。厥狀如南貨鋪中包物之粗草紙。約四倍而大。兩倍而厚。所以引以相比者。因其質地之鬆度。恰正相合。至於顏色。草紙爲焦黃。假絲原料則爲石灰色。略似宣紙而無其白。此等紙料。係用那威國之松樹所造成。其實世界木材。可以製此紙者尙多。那威產松特盛。出品價廉。故現時假絲廠就便購取耳。非必那威始有此假絲之原料也。數千百張疊一二尺厚爲一捆。鐵架之廠屋十許座。堆積數萬捆。次至化料處。室中開有巨大方池。用水泥製成。投紙原料於池水中。入以硫酸諸藥。遂腐爛成漿。次至縲絲廠。其絲旋等等。全與上海廠內縲絲室之裝置。粗看無甚異同。惟湯盆則爲水槽。槽中卽入以腐爛之料漿而已。引漿以入抽絲孔。亦如繭子之隨卽引出纖維。入孔而被抽。其孔則以白金爲之。以其能鑿極小之孔。且不懼酸性。每孔引纖維之細。真匪夷所思。蓋聚十六孔所引之纖維。併成一絲。才如上海絲廠中所出經絲之粗細。我國工人皆作工於此室。所以然者。因此室頗有硫酸蒸發之氣。彼中工人。過講衛生。赴招者不甚踴

躍。因有外人之餘地。其實此室甚暢朗。空氣亦極流通。我等入其中。不甚有十分酸性之感覺。較之入照相製板室之鋅片腐蝕所。則彼之劇烈於此者已多。而彼且視爲上等工作也。次觀紡紮室。將新繅之絲。從椗上取下。改紡於搖輪。取自輪上。乃成長短畫一之絲紮。此時其色爲麥柴黃。於是送入漂白室。漂白室之蒸發氣。遠烈於繅絲室。故至室外遠望。導者卽示不必入內。領略惡氣之意。遂未入觀。然見此中之工作人。則爲彼中工人。且比較似高等。據云假絲之色澤等等。在此漂白一手續中。最有關係。最後乃至包絲間。數十紮堆聚爲方形。復入壓架壓緊。取出乃以厚紙包裹。貼以彩色之牌號單子。於是以若干包爲一箱。置入大木箱中。數千百箱送火車。以供他城邑織廠之用。而此廠之能事遂畢。紡紮室與包絲間。皆用女工。男女工人約有三千。華工固滄海中之一粟。歐戰不開。本議續續招往。今則此廠逼近戰地。停辦久矣。其絲若與真絲比較。色澤稍璨耀。不及真絲之溫靚。略如上等燒料與玉之比例。倘但看假絲。其勻淨可愛。遠勝於我國土產之肥絲。自觀此廠以後。乃能辨知西洋市上千百種之便宜綢緞。皆假絲所成。恐輸入我國之外國綢。夾雜此物。亦必不少也。

客問

此等工人。其
得值幾何。

答曰。所得之值之確數。吾未嘗過問。不過談話中略聞其概算。除其人食宿零用及每月寄家一二十元外。言能年積五六百佛郎。作工三年。可得二年入校之學費。然以歐戰等之阻礙。此法尙未能實行。前年冬間。因法政府發生招募華工問題。李石曾君知新募之華工西去。若不幸而仍顯其南斐華工等之老狀態。則既失西行之好處。又生彼人之惡感。甚非細故。欲免乎此。非導以工餘求學。冀以演講等等。與爲接近。使輾轉化誘。共能於兩三年中。各得細微之文明而歸。不惟免於工作時以野蠻舉動。得野蠻待遇。亦且數萬人多獲改良。可爲不虛此行。故商於彼中士夫。欲組織華工教育。皆大稱善。遂擇豆腐公司及假絲廠之工人數十人爲師範生。先立華工學校於巴黎。迨工人至法。卽以此等師範生爲之助教。爲之傳譯。故先去之舊華工百人。多半已不復正式作工。

客問

新募華工之議。
發自何時。

答曰。大約在前年帝制問題發生時代。法之陸軍部。特派武員至華。商定招工計畫。在華法國外交官等。指引該武員與梁士詒商量。因梁素有能名。且與外人多所扯攏。外人亦以其信用於袁氏。國中容易呼應。由彼指揮。招集數萬工人。較爲捷速。商量之餘。遂訂一合同。託彼包辦。彼卽成一惠民公司。專爲招致六萬華工而設。計算在每名工人身上。可扣得四十元。卽有二百四十萬元之利益。除去其從黨之報酬。彼必能坐獲二百萬元。不料三次革命忽起。馴至身爲罪魁。逃亡不能出面。呼應大不靈便。去夏才招成第一批工人。一千七百人放洋西行。至八月而到法。北方旋因起老西開案而中阻。分設惠民公司於香港。甫招若干人。又因尅扣太多。待遇太劣。遭粵人之劇烈反對。朱省長亦依從衆意。禁止招募。惠民公司因而擱淺。去冬旅華法人。又自於上海等處別招機匠。今亦零星續招。散無定法。故政府又有派官代招。不准隨便私招之議。加以華工爲加入戰團之交換品。而華工問題益紛。

客 問

聞李石曾君。亦曾擬有招工之章程。其議發生於何時。

答曰。李石曾君受法國工部之要求。爲之改良章程。以求雇主工人雙方之利益而已。彼並非自擬章程。以與招工作緣也。前年帝制正熱鬧之時代。法國陸軍部派人與梁士詒訂設惠民公司。工部始知之。以爲工人不關於軍用。最好由工部主政。而且數萬之外國工人。破天荒而去西歐。倘有如英報所譏評。

英報當時大不滿意。頗譏評法人之失策。不應引導野蠻工人。侵入歐洲文明

之地。則散之於通國。將社會上感受不良之影響。因宿知李君有改良工人之計畫。而且工部之主事者。適爲法國工黨之一派。極歡迎世界改良之工人。頗懼一不慎。至於破壞成規。決非肯貪圖一時牛馬役人之小利。而自壞其鐵血爭得之工約。所以特就李君而訪問。李君卽言梁氏之爲人。恐不足恃。最輕之結果。若廣招失業無賴。吸烟嗜博之徒。遍於法境。則必生有小小不良之傳染。且昔日華工之貽人口實。其半亦當歸咎於招工者之刻扣苛待。不以平等工人相待。於是就招者既鮮好人。其人亦卽自暴自棄。生出種種不自愛好之舉動。倘以平等工人相待。招募時良工樂就者多。既可嚴於選擇。其人得與歐工相比。亦卽謹於步趨。工部諸人皆大韙其言。囑擬改良之章程。其時聞梁氏已開招五千。主由陸軍部。故擬趕卽就李君章程。亦招五千。主由工部。

使兩批工人到法。作一比較之試驗。李君尤爲設法。惟約銀錢。皆由法人派人自理。而彼惟盡其鼓吹之力。適當時李君又與法國數名人。立有華法教育會。一面遂由會中組織華工教育。一面因西南逐漸獨立。其頭批之五千人。就雲南招募。私計雲南地處偏僻。必尙多樸實之農民。或近日生計艱難。苦學萌動。必有學校生徒。亦能應募。區區五千人。不難立集。遂約蔡子民汪精衛諸君。共爲通告。對於學校教師及教育會人員。使相助號召。不料重重阻難。旅華之法人。不皆如工部之存心。不以工部所定之章程爲當。卽李君派人至雲南。方知彼處之人。正還重去其鄉。號召三兩月。僅得數百人。無足成行。至於今日。尤極紛錯。隨時隨地。自爲章程。李君歸來後。至北京與法使已交涉數四。聞已稍得頭緒。或政府所謂派人管理。禁止私招。亦能采用李君章程。以適應法國工部之希望歟。

客問

法國招去之工人。究任何等工作。

答曰。法國人口。在各國之中。比較加增爲最少。所以卽戰事以前。年來百業增盛。而人

口不增。不能不添招外工。德人之工作於法者。亦復不少。戰局既開。百工半應兵役。一部分之德人等。又絕交歸國。故無業不缺人。加以製造軍用品。添出絕大之工事。區區華工數萬。卽盡供政府之使用。亦尙不給。況農產及商品之類。間接與軍事有關。政府亦不能不代覓補充之人。使產生之數。不致缺乏。因而華工之西赴者。十之五六。固皆用於兵工諸廠。亦有四五散派於全國農作之地。商貨之廠。已無不各有華工縱跡。工事之分配。無論用於何處。皆視其人之巧拙。巧而易於了解者。則派司機及製作等事。其拙者。則惟出勞力。惟出勞力之工。如在廠則搬移品物。裝箱上車。皆其所有事。治地則發土去草。潔除場圃等等。亦皆其所有事。前年冬間留法儉學會之學生。亦有試其苦學之能力。願往作工者。有往兵工廠。有往商廠。大都任勞力者。十之六七。此非學生之拙。良以我國學子。素務理論之學。以博自己社會中一般之信仰。故一握工具。漫不合其素習。非徒畏難而退避。且略含習之無用之意。僅欲博一苦工之美名。故不若敝疲其手足。自告盡瘁。有四川某君。固優秀之文士。而又爲軍界健將。然工作之嗜好。則非素篤。故亦一聊疲手足。姑盡苦工之義務者。彼曾作工於巴黎之糖廠。問何所作。則

該廠製出各種糖食。在特別包裹室。由女工包紙裝匣裝訖。卽由某君捧匣入大箱。大箱既滿。某君與其同工作者。抬箱送至別室。以備輸送。如是捧匣抬箱。抬箱捧盒。卽名作工。華人去作如是之工。卽所謂華工。別廠雖非盡糖廠。然皆可作糖廠觀。因有人又在兵工廠。曾捧彈子入箱。抬箱他赴。情形略同。故可類推而得也。異日華工將去鉅萬。除萬一發生戰事。又當別論外。如平常工作。大都十有六七。皆操如是之工。所以在學生則認爲勞苦。若以真正苦力視之。固非異人任矣。所以前月大陸報載英國在山東招去工人一千。運往「哈浮」及「博羅尼」。並攜去小車等等。將見該二城當聞邪許之歌聲。不覺悠然有古意矣。蓋其人向日作工。亦必口中嘖叨發嚷。節宣其氣力。今則久已不聞。得華工去而其聲再現。故以爲古調之復彈。想見如上海工人多去。必有一處。當打樁築地之時。於疏林之外。遠聞杭育杭育。以黃浦灘頭之風韻。移而點綴於巴黎森河之旁矣。哈浮與博羅尼者。法國極北海邊之大城。哈浮卽今比利時之政府。在焉。博羅尼者。英法對渡處之第二孔道。其第一孔道在稍東。卽所謂「卜雷」。蓋爲德人所注重。莫人所死守。卡雷有失。卽德國之大炮。可橫穿海峽。攻打英國之「獨佛」。

口。所以英人以全力扼之。今之相持於伊布。相持於松墨河。皆爭此而已。哈浮博羅尼。皆有英軍供應之要地。

客問

所謂十之二三。不僅出勞力。兼出智能者。爲狀若何。

答曰。譬如在兵工廠中。能司刮刨鑽鑿之機械。在商品廠中。能爲包裹蒸烘之工作。爲匠則能塗聖削木。爲農則能紮樹壅土。諸若此類。皆爲上工。彼所持以得值者。非僅扛抬移徙之勞力而已。如其人而具有察物呈能之巧。亦不難於數星期中。得指示而了解。彼中缺人爲多。原非僅勞力之工。有需手外人。卽刮刨鑽鑿。包裹蒸烘。塗聖削木。紮樹壅土。皆不能取足於己國。必參用他人。所以苟有巧智之人。願充上工者。彼人亦必盡力指導。因急迫之中。不能吝其教引也。然機械之工。養成較難。故去冬在滬招致之六百機匠。以吾甚其詞而言之。實足爲至寶。我國當世界戰爭。機械工作之貨物。無不翔貴時代。有此衆多之機匠。獨不能臨時製造次等之品物。以應需求。從而擴張國貨之範圍。抑亦可謂無能而劣謬也矣。其惟一之過失。當歸罪於我國學者。我國學者

在今日。尙陷落於他人十五六世紀文學復古時代。止尙玄理。不重物質。故雖科學科學之聲頗高。如不重物質之文明。決與科學爲南北。其轅轍玄理。雖亦各國所重視。且就學問之分配。亦當有其一部分。然其勢力把持於我國朝野間。如是其專橫者。卽從古以口舌得官。而又非官業不貴。隱隱弄其一魔力。故今日儘有志行高尚之青年。惡官業如蛇蝎。決有終於社會之志。然仍偏好於文學哲理。與國中之草頭名士。爲品等之追逐。迨閱世較深。僅十之二三。忍苦而爲社會事業。十之六七。仍爲官業與間接於官業之事所誘致。卽名爲習科學者。亦復如是。如是而欲望注重科學。從而振興工藝。從而發達實業。與世界爲同等之生計。而有自力之供應。蓋亦憂憂其難矣。生計由世界不能不趨同等。而供應之力。遠不相逮。此滅種之禍。非特已國而已。若徒以消極爲惟一救濟之法。是苟且一時。非根本救濟法也。此次歸國。記憶上海之所謂冷鐵店。四處留意。覺其能力花色。擴充甚多。並且英法兩租界。皆此方彼方。有兩三具車床。用馬達帶動而工作者。隨在可遇。此皆電氣馬達之所賜也。當時汽機火油機。裝備既不。易。而手搖則甚勞而少功。故此等冷鐵店。卽不易發達。倘我國之學子。能與此等工人相連結。一則有繪圖布算計畫新器物之功能。一則能雕模翻砂。刮削鋸鑿裝配之技巧。何致區區洋鐵皮之玩物。必輸自東鄰乎。烏乎傷矣。

今乃不用其人於內國。而使工作海外。真所謂倒行逆施者也。但爲後日此曹工人計。赴法一行。固非無益者。親見諸多之新機械。又熟習彼中之工人之技能。並入市而睹各種利用之品物。必增擴其能力者至多。歸來於冷鐵店中。必能增加生色。此次頗有有志之士。來問赴法作工。從而得機苦學。果否可行。余答言。李石曾君之勸引工人西去。本一半爲苦學者着想。非爲我國艱食者多。便餬其口於遠方也。此事言之長矣。明日再縷縷商量何如。

客問

作工而影響於學子之學業。果安在耶。

答曰。客不嘗豔稱俄王大彼得。因調查造船工術。遂隱姓名。親作工於荷蘭乎。否則以俄國皇帝之尊。密派心腹數人。赴荷作工。亦安見不能得其秘術。而必親行胡爲者。則可見一種新事業。而欲爲完全之布置。非特了解其工術而已。且必深察其關連之情況。無不了然於辦事者之胸中。而後能布置悉合。假如四川某君。欲作苦學之模範。強去糖廠爲搬運之工作。然因其目的不在糖廠。故止比較工作之甘苦。要而結之以告。

我曰。作工而爲此搬運之動物。既簡單無味。勞勞終日。止得兩三元。苟力能自了者。萬勿自苦。然同時有其同鄉某君在座。隔三分鐘不相謀而告我曰。四川產蔗甚豐。用以熬糖。亦至佳。惜不解提鍊。今爲日本人販之而去。復挾精糖來售。惜我忽忽而歸。未於糖學有所研究。余兩聞其說而慨然。雖糖不爲四川大宗之產品。然苟犧牲此二君。改良四川之糖業。亦必可闢蜀中一大財源。糖學之精微。雖過於大彼得時。荷蘭造船術之粗略。然今日製糖術之著作。亦遠多於當日造船術之羗無記載。可見二君卽不欲於糖學爲曠日持久之研精。但於市上購得一二精本而讀之。必可粗通崖略。所苦者無術可以實驗。糖廠之門至高。卽可介紹而參觀。五光十色。周轉一遭。必一無所得。苟得搬運之機會。能侵入其門。縱苦工之徒。例不准任意游行。復無大彼得之金錢結納。所可窺探者至少。然既有其心願。積以歲月。既在門內。必可稍知一二。朝爲工作。暮參書本。歸而能爲次等之改良。決非夢想。諸若此類人。亦患無志耳。既入寶山。倘能不空過。必非僅往海外作牛馬。贏得不值一笑之工資而歸。至於能司機械。刮刨鋸鑿諸事。工業學生號稱實習。亦不過熟習於此。當日大彼得之所爲船工。更不過手工之刮刨。

鋸鑿。一覽無餘之事。何必積以歲月。遲遲乃歸。今則機械之工雖繁複。然車床鑽座。大小同一式狀。新舊同一法理。惟習於書本者。而能熟於手頭。則應因咸宜。而變通愈善。習工人之甘苦。必能爲管理之適當。此作工於今日。而他年繼習工學。自無徒費勞力之憾。卽其人自度後日無正式入學之機會。我輩旣非蠢然之工人。則今日可以粗淺自習之書本至多。聯結吾人之實習。歸而足以製造日用之品件。正自無窮。上海冷鐵店主人。所苦者惟不能讀書布算耳。況事在人爲。昔日改良蒸汽機之華特。不過一度量器店之學徒。發明火車機頭之司提芬孫。更爲燒煤之小廝。皆不過拆視他人機件。憑空鑿想而得。未嘗能爲工學學生也。故余有親戚兩人。二十年前。經人薦往漢陽兵工廠爲藝徒。去未能久。皆歸而訴苦曰。不過令我等磨刀銼鐵而已。余亦笑而置之。念卽習熟而爲工匠。不過得二三十元一月。俾改業爲小學教師。亦可得此結果。彼等亦欣然願爲教師。彼等向之願習藝徒。亦以爲可聞機械法理而已。今知機械法理。彼等能讀能算。後日學習。正自不難。所缺者卽此磨刀銼鐵之能力。工匠之子習之。僅博後日二三十元之工資。彼等習之。從而以工匠爲學生。其結果却不爲小。惜乎至今尙未

有願行之者。止近日有淮北某某兩君。從前曾去法國。曾來商之於我。欲先就上海冷鐵店作工。我乃曰。此事却非容易。彼等所收學徒。年紀既不可過大。且必先爲師娘淘米洗菜。君等着洋服而去。彼且疑欲罄其秘密。將皆以學生相待。使彼等無餘地。必嚴行拒絕。即使婉告以來意。亦復疑爲瘋顛。兩君亦大笑而罷。仍預備法文。俟有機會。再赴法國實習。

客問

其人既願在上海冷鐵店實習。何不竟往法國作工。

答曰。吾人並未有工業智識。故一言作工。亦必趨重理論。而輕視實習。不知理論之智識。決不能得之於工場。且非其人勤於搜討。敏於思索。即得理論於學校。亦動欠活用。所以理論是理論。實習是實習。我輩既爲學生。理論之事。原屬本分。或學校。或書本。或精思。應當隨所遇而致力。非一經實習。即委運命於工場。全拋理論而不顧。舍可致之力而不求。所謂可致之力。即身處工場。不能入校。亦可用自力從書本研求等是也。故理論亦可不必要盡委運命於學校。苟知理論自爲理論。實習自爲實習。以實習論。冷鐵

店與華工之工廠。或學校之試驗室。皆同一銼鐵磨刀。一覽無遺之工作。今日如是。明日又復如是而已。然非其今日如是。明日亦復如是。必如是如是。操之極熟。斯謂實習。否則了了於心頭。棘棘於手頭。卽所謂中國學子。常欠一番實習是也。換言之。亦卽所謂雖去身充華工。實地操勞。亦能贏得一番實習是也。吾人惟不深究夫冷鐵店。與華工工廠學校試驗室之毫無異同。故一若華工工廠。止作工而已。冷鐵店容或有師父指導。學校試驗室更有教師之講解。其實則殊不然。工廠中偶不小心。刮磨有錯誤。卽遭工頭之呵斥。尤於實習爲致謹。

客問

然則此次法國招募華工。尙懷實習之目的。有志者亦不妨應募歟。

答曰。法國此次招募華工。其章程甚不一致。恐一經受有募定之特約。卽工作皆不獲自由。如其人願爲機械之實習者。彼偏派往治田。或願爲場圃之實習者。彼偏派赴造屋。故應募爲工人。止大多數眞作工者。爲相宜。若主旨而欲爲工作之實習。先作學校試驗之替代。而後積得工資。復爲學校之補習。則莫如自籌川資赴法。自尋工作。據

李石曾君告我。彼中亦歡迎此種作工之人。因既不需來往川資。且亦不需照料。合則可留。不合可辭。甚屬便利。在我則可以揀擇愛作之工。得資且可較豐。因今日所招之工。普通工值。除飯食住宿供應外。約為三十元。若自行作工者。至低之工值。每日可獲五佛郎。普通可得七八佛郎。既達刮削銼磨之目的者。可得十許佛郎。即以六佛郎計算。每月作工二十四天。即為一百五十佛郎。除住宿飯食七十佛郎。亦贏八十佛郎。即抵三十元矣。七十佛郎之住宿飯食。必較工人住宿所為豐美。復為自由。偶爾一日不工作。亦無人督責。晚間訪友求學等等。亦較無拘束。吾曾問自去工作之人。當華工大票去後。可容若干。李君言。即去一兩萬。亦必能容。想來此等志士。少則數百。多亦千數而已。決無無工可作之虞也。故彼現欲設立職業學校。專為赴法工作之預備。迨一二年後。貸以二百元川資赴法。其法甚美。惜終限於少數。倘有人能想一川資貸與法。資助無力者源源西去。則更善矣。其法止需有人出資一萬元。借與五十人。半年後此五十人加微利歸還。再借於後次之五十人。有人肯借資五萬元。又能訂得妥善之還歸法。則一年內亦可助五百人西行。

上海泰東圖書局書目

政 治 小 說 紀 念 碑

著 滬 隱

平 製 一 冊 定 價 洋 三 角

(特 色)

- 事皆徵實非憑空臆造
- 讀此可以知近今政局之秘史
- 意主忠告故率用苦口
- 讀此可以窺官場現行之怪狀
- 文用白話為雅俗共賞
- 讀此可以徵社會一般之心理
- 封面美畫尤動人與感
- 讀此可以啓國民應具之常識

武俠奇書 技擊彙刊

奚燕子 聞野鶴 合著
吳綺緣 平襟亞
平製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全書凡二百餘篇都十一萬餘言由葉小鳳姚鵷雛戚飯牛諸名家加評揚了公書而珠璧合蔚為大觀凡關民有尚武精神學生抱愛國思想軍界具好身手商界有俠義風者均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拳術見聞錄

向 愷 然 著
平製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書為著留東外史之向愷然先生所精心結構實因各界紛紛函請彙刊單行本故特請王無為先生

熙先生序文尤見精采誠研究拳術者之良師益友

義俠小說 俠骨忠魂

平製一冊
定價二角

是書敘一衛士結交三劍客復鍾情於一女子

復得三劍客之助卒成大名終則所鍾情之女子

間敘述衛士之忠勇劍客之義憤狡婦之毒狠無

俠小說看並可作偵探小說哀情小說看是一書

小說界所罕觀愛讀小說者不可不手置一編也

上海泰東圖書局

傅克思氏 經濟學

精製布皮金字一冊 宋任述 定價一元一角

德國傅克思氏為著名之歷史派經濟學者是書即傅氏所著國民經濟學之精義日本帝國大學經濟科專攻宋君任譯述之以餉吾國學者惟傅氏原書偏於歷史派者則略之而益以意國柯薩美國薛禮門等之學說誠近今經濟學界最新之傑作也

商業政策

湖南吳瑞譯述 和裝一巨冊 紙數二百七十六頁 定價大洋九角

我國通商惠工古有明訓然而方略不載其道何由是以國中談振興商業者實繁有徒而迄今卒託空言可慨也是書叙論世界商業之趨勢及各國所採政策之利害得失均極詳盡我國借鏡參觀庶幾知所趨避能生存今日商戰之世乎無論政界學界商界皆應手置一編尤為法政學校商業學校教科必備之書

外交政策

日本早稻田大學講師稻田周之助著 楊永泰譯 紙數一百〇六頁 定價大洋八角

本書共分三編第一編闡明外交之原理通則第二編敘述歐洲列國近世外交形勢之變遷及日本美國在外交界之地位第三編論巴爾幹問題亞非利加現狀及中國問題自維也納會議以來外交家縱橫捭闔之跡與現在列強外交政策之目的所在皆原本要終擇精語詳今次奧塞構疊歐亞諸國相率捲入戰潮皆數十年來同盟協商親近諸種交涉有以致之凡欲知大戰爭之真因及對付戰爭終局講求吾人之立國方針者真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支那貨幣論

楊端六譯述 定價洋六角

吾國貨幣之紊亂不但省各為界甚至一縣之中亦不一致今則日倡言改革矣然迄未見實行荷蘭士林氏爪哇銀行之總裁以改革荷屬南洋之幣制有聲於世吾國特聘為幣制顧問彼以改革所得之經驗並參以歐美各國歷來改革之程序酌量吾國之現狀應用何法進行將來至何地步切實指陳著為專書現經楊君端六譯述其譯筆雅潔可讀留心改革幣制者不可不手置一編以為參考之資料也